

第一个留美毕业的中国学者
叙述他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容 闳 西学东渐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K827/41

走向世界叢書

西學東漸記

容 闳著	張秋方補譯
徐風石 傅鐵維 譯	徐 星 傅 鐵 維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8461



湖南人民出版社

788461

西学东渐记

容 闳原著 张叔方补译
徐凤石 原译 杨 坚 校点
恽铁樵 钟叔河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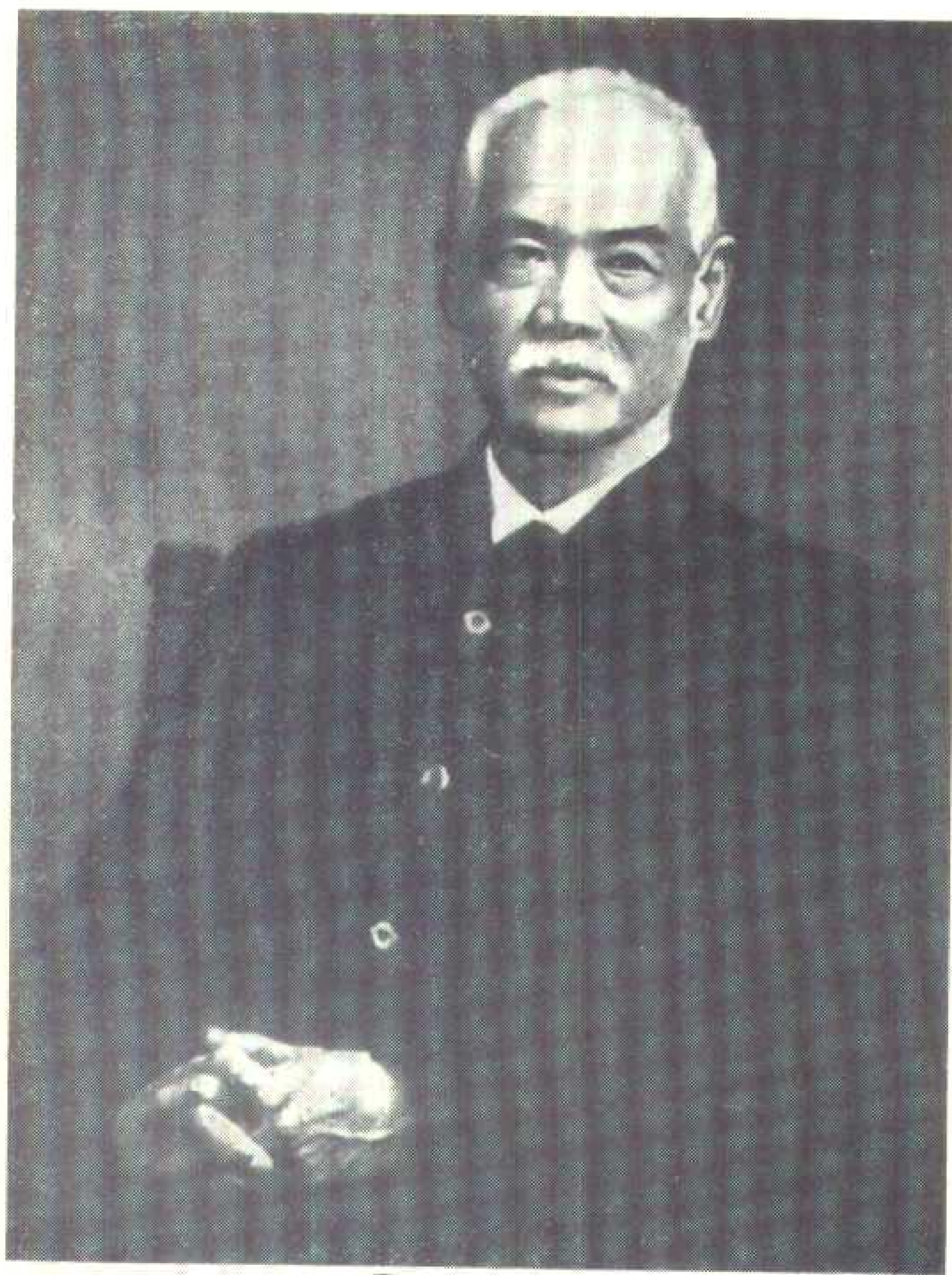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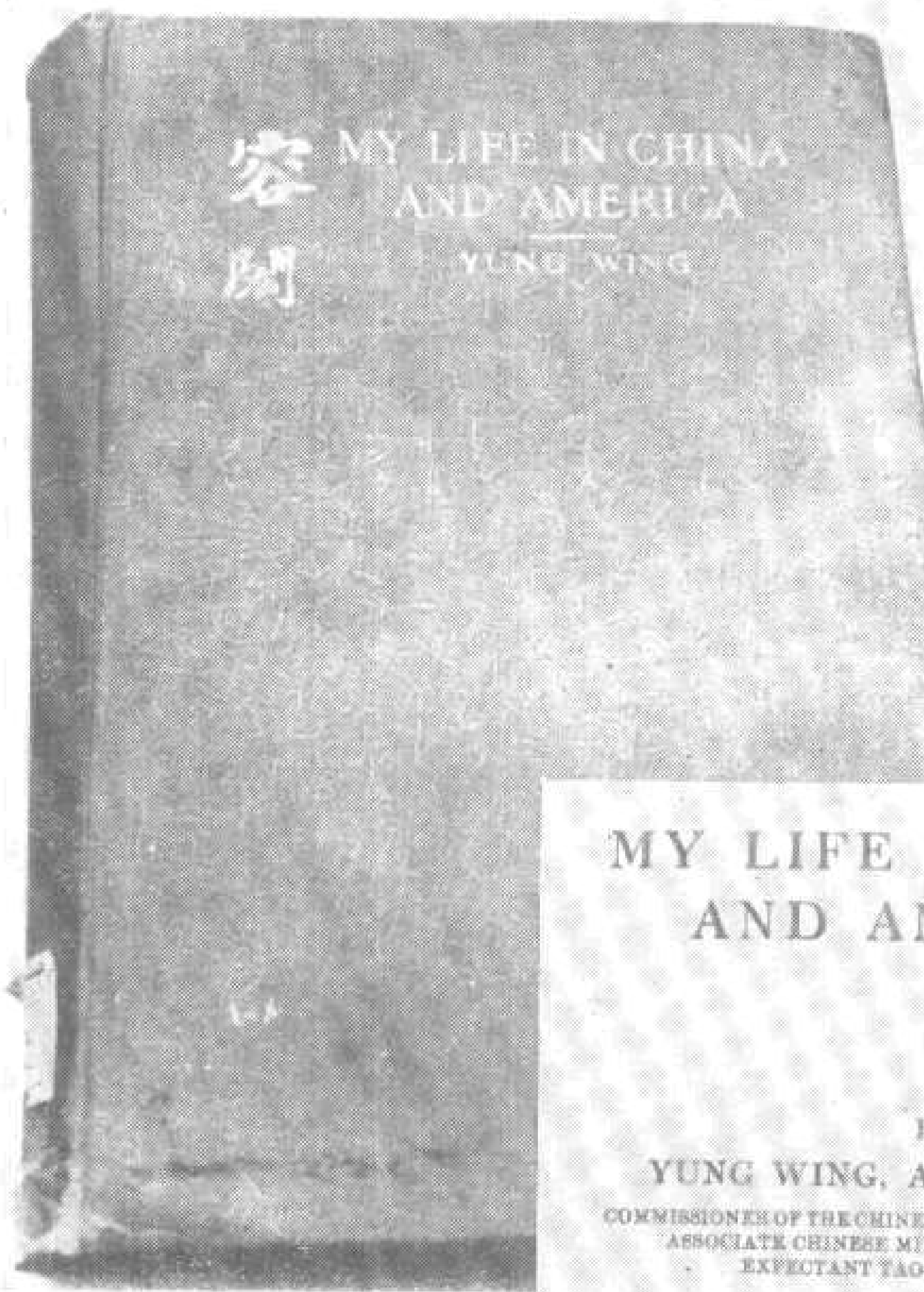
字数：81,000 印张：5.375 印数：1—7,900

统一书号：11109·161 定价：0.54元



Very truly yours
Yung Wing

容闳 (1828—1912)
照片上的英文为容氏亲笔签名



本书原版封面
上有容氏
签名。1909年
纽约出版。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BY

YUNG WING, A.B., LL.D. (YALE)

COMMISSIONER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ASSOCIATE CHINESE MINISTER IN WASHINGTON,
EXPECTANT TAO-TAI OF KIANG SU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原版扉页

书名直译为：
《我在中国和美国
的生活》

when room is needed for cargoes. These boats ply between Hangchau and Sheong Shan and do all the interior transportation by water between these entrepôts in Chéhkiang and Kiangsi. Sheong Shan is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Chéhkiang, and Yuh-Shan is that of Kiangsi.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entrepôts is about fifty lis, or about sixteen English miles, connected by one of the finest macadamized roads in China. The road is about thirty feet wide, paved with slabs of granite and flanked with greenish-colored cobbles. A fine stone arch which was erected as a land-mark of the boundary line separating Chéhkiang and Kiangsi provinces, spans the whole width of the road. On both sides of the key-stone of the arch are carved four fine Chinese characters, painted in bright blue, viz., Leang Hsing Tung Chu:

兩省通衢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arc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has been carried on for ages past. At the time when I crossed from Sheong Shan to Yuh-Shan, the river ports of Hankau, Kiukiang, Wuhu and Chinkiang were not opened to foreign tr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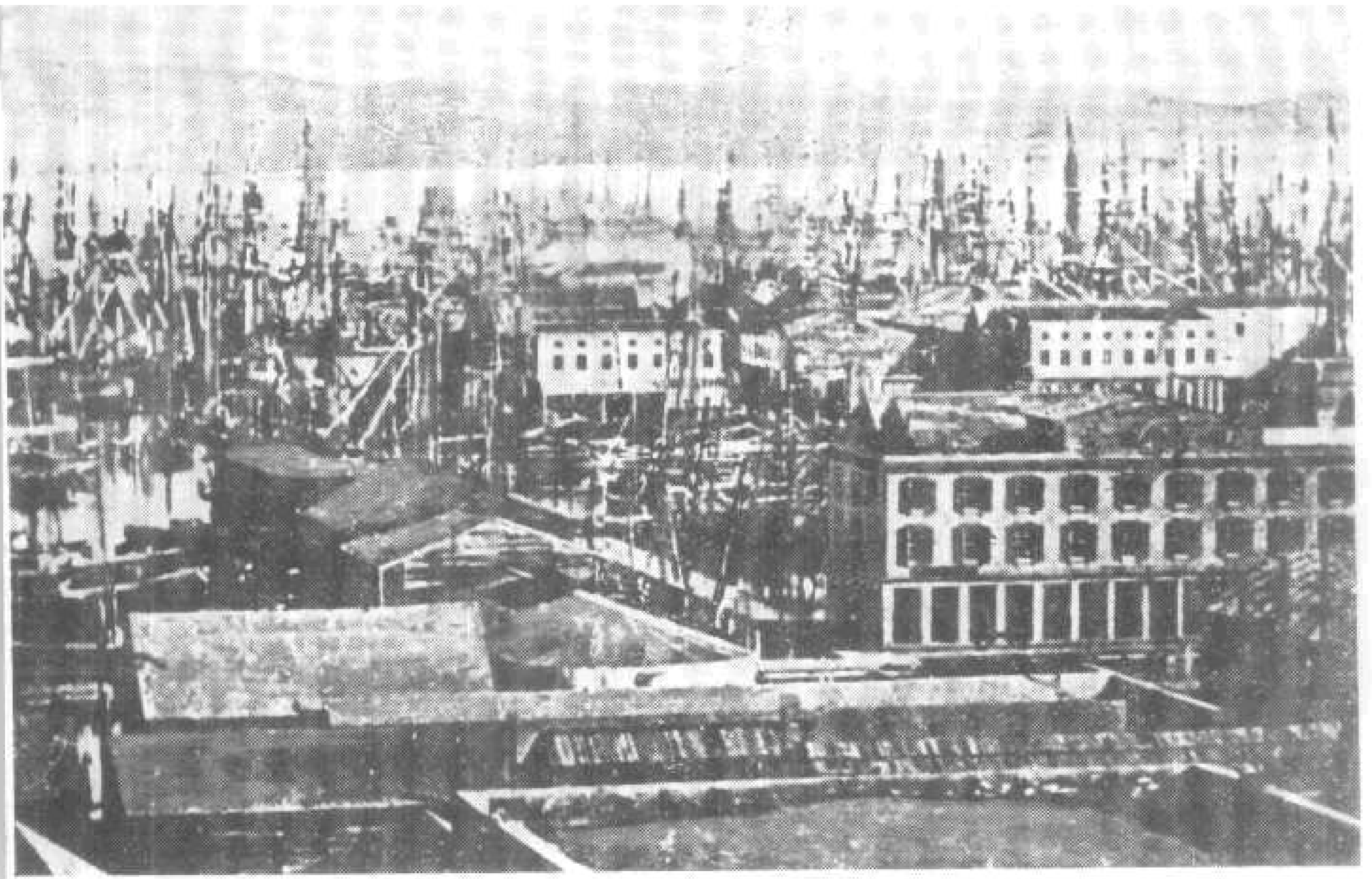
原版第83页

浙江、江西两省分界处的牌坊上的题字，用中文写字和排印(第九章)

曾国藩 (1800—1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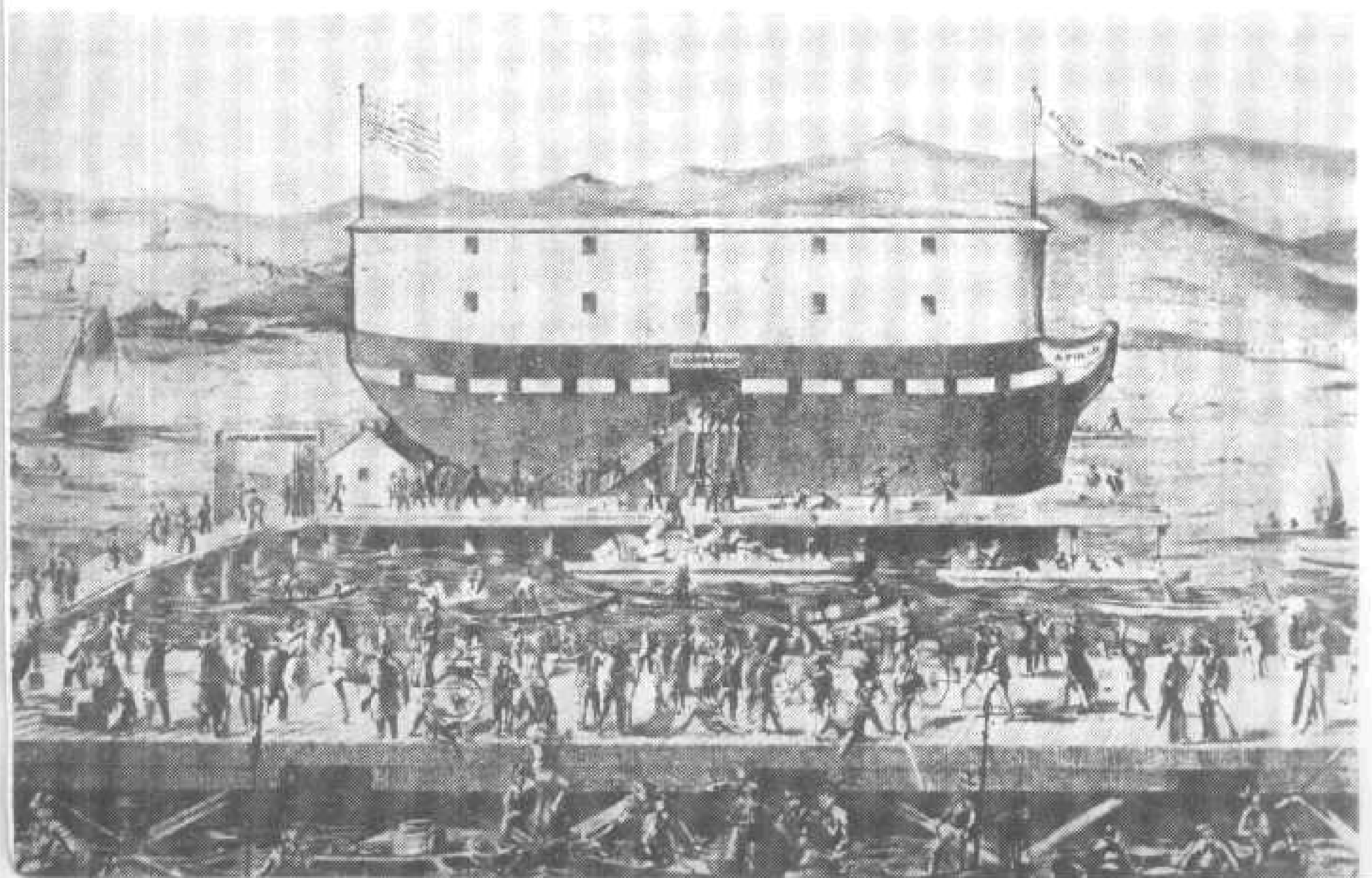
与容氏后半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参看13、14、16等章)





容氏初到美国时的旧金山港口

当时旧金山港口停泊的“阿波罗”货船。



美国的重要古迹“自由厅”
千容氏初到美国时（1847）
已有七十余年的纪念历史。



1895年在芝加哥
落成的丽莱安斯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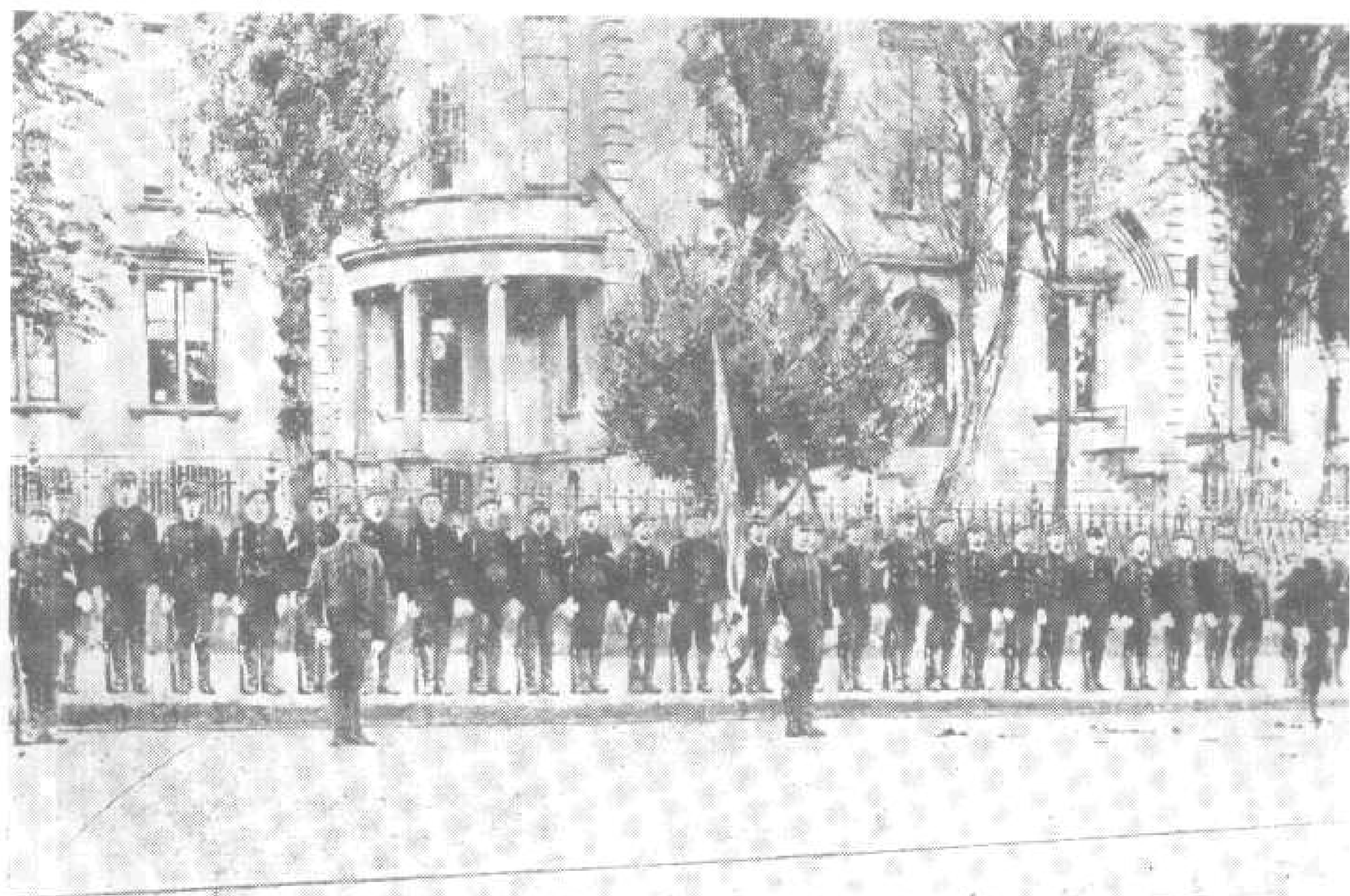


1872年由容氏带领
出洋的第一批中国留
美幼童中之六人



詹天佑也是第一
批留美幼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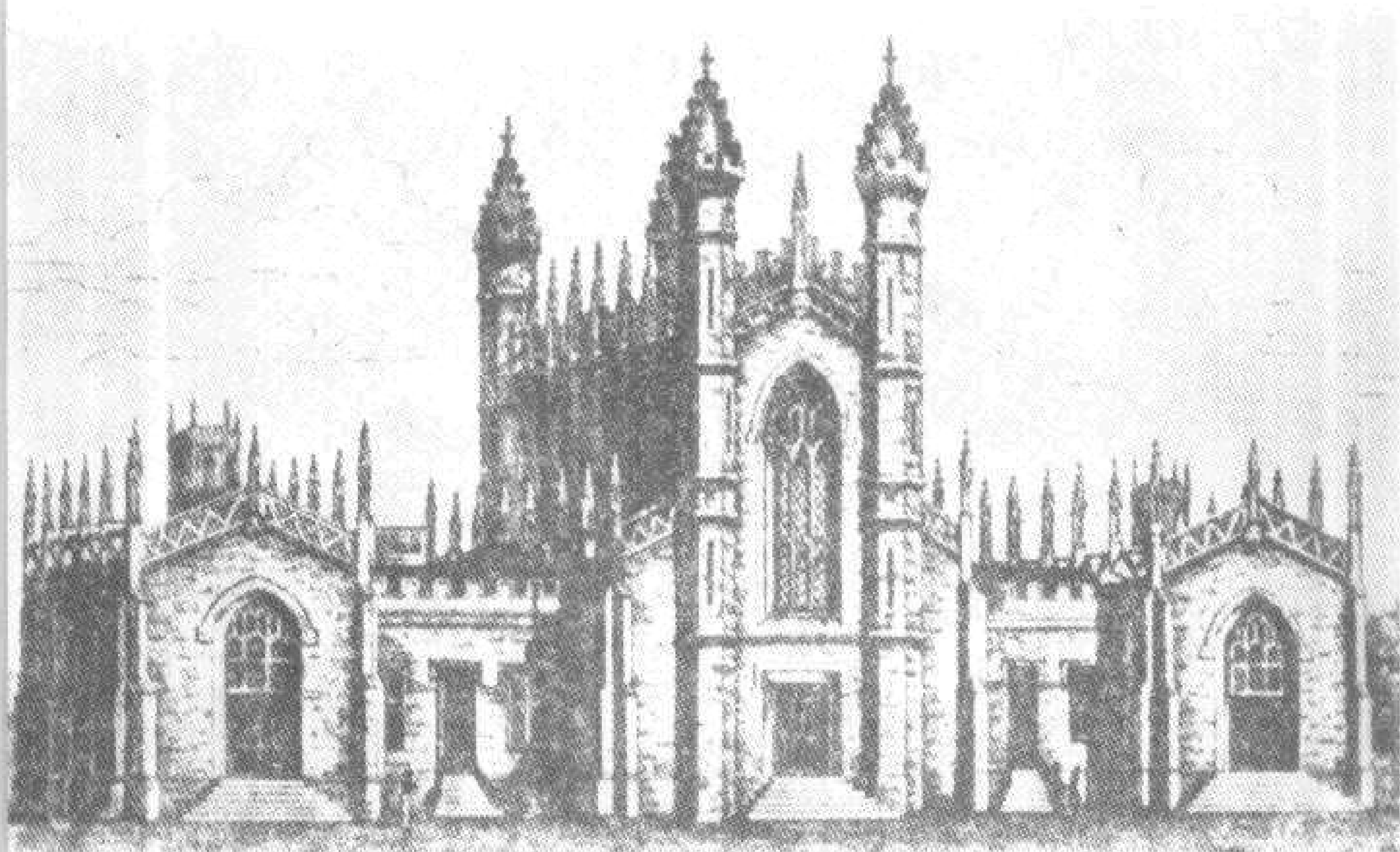
后来他成了中国著名
的铁路工程师。这是我国
为他发行的纪念邮票。



中国的留美学生后来日渐增多
这是八十余年前在波特兰市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上兵操课



三位早期留美的中国女学生
(从左到右)黄琼凤、薛锦琴、赵淑兰



十九世纪中叶的耶鲁大学图书馆
建成于1827年，容氏1850—1854在此学习。
(参看第五章)



容氏主持的“中国留学事务所”
在哈特福德城克林街。前面是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棒球队。
(参看第十七章)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1391/31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Ⅷ.XXⅧ.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菻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

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命却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1847年留学美

国，斌椿、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这部丛书，收的就是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丛书以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所处地位重要，写的书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酌予收录。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的情绪是有的，盲目崇外的情绪也是有的。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为这套丛书撰写的评介文章，将适当地作些分析，请读者注意。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

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钟叔河

在美国康州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 (Cedar Hill Cemetery) 的绿阴深处，一块方座圆顶、正面刻有一个中文“容”字图案的墓碑后面，长眠着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死葬在异邦绝域，他的心却一直眷恋着祖国，眷恋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

他死于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4月21日。在他逝世的第二天，《哈城日报》刊登了如下一则消息：

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在他的沙京街284号寓所去世。……

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星期六(4月20日)他刚收到新中国领袖孙逸仙博士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惜已太晚，因容闳博士早已昏迷不醒。……

在他逝世时，他的大儿子容覲槐正在中国接受孙中山

和黄兴的委任，到胡汉民当都督的广东省担任制造局（兵工厂）总工程师兼总理，并被授予少将军衔，因此后来被袁世凯逮捕监禁，险些遭到杀害〔详情见《东方杂志》第11卷第2、3号（民国三年八、九月）译载美国《世界杂志》刊载的《容颢槐（容闳之子）在华遭际之自述》〕。孙中山亲自寄赠照片给容闳，说明中国革命人民和这位居住在美国的同胞是息息相关的。

正如容氏在他这部唯一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所叙述的，他从赴美留学，到学成归国，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到筹办江南制造局，到组织中国留学生出洋，到参加维新变法运动被清政府通缉，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整整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用这本书的名字来说就叫“西学东渐”）的道路，不断地“上下而求索”的一生。

* * *

容闳出身贫寒。从本书第一章可以看到，他本人从小劳动，在齐腿深的水田中干过割禾等农活，当过卖糖果的小贩和印刷作坊的学徒。至于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纯粹是由于两个原因：（一）家庭贫苦；（二）资质聪明。

关于这两条，引用H.N.Shore所著的《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1881年伦敦出版）根据Brown博士（即本书第二章中的勃朗先生）1877年9月在天津演讲时提供的事实，似乎更直截了当一些。

……有一位聪慧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她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儿英文的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末后，这位贫穷的妇人，因生计完全不能维持，所以要把小孩领回。……有一人听到这事，保证要维持她的生活，以便使小孩留在学校。他继续维持她的生活到十七年之久。勃朗先生在领导这个学校七个年头之后，回到美国去，把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带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聪慧矮小的学生容闳。……

容闳在美国是一个苦读的学生。他不怕生活艰苦，洒扫拂拭劈柴生火等劳动都“甚乐为之”，“雪深三尺，亦必徒步”；而且还不断“为人工作”，如替同学办伙食，替“兄弟会”管理图书等等。

中国有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苦读的学生在美国读出了好成绩。他在澳门、香港不过修完了小学课程，到美国后“仅治拉丁文十五月，希拉文十二月，算术十阅月”（其中还有因为学校附近修铁路而停课的时候），就考取了美国第一流的耶鲁大学。在耶鲁，他这个远东来的异国留学生，两次夺得英文论文的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大家都充分承认这位优秀中国青年的卓越的学习能力。

由于容闳在学习上的努力和能力，美国的“机会之门”

曾经不止一次向他开放。正如本书附录的特韦契耳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的演讲中所说的，“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但是容闳却不肯改变他的“终生的打算”。他在拿到羊皮纸的美国大学文凭后，立即动身回国了。

* * *

容闳的“终生打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中国谋福利”。

容闳是鸦片战争后到西方接受西方学术（西学）的最早的中国人之一。当时的美国和中国有显著的不同。固然每个国家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比”的。但是无庸讳言，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确实要比东方的封建阶级教育高明一些。“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只允许把孔孟经书当作教条不断地摘抄的八股文，是中国读书人的唯一主课。而在美国学校里，容闳学习的却是拉丁、希腊文化和数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

在1847—1854七年间，容闳拚命吸收一切新的知识，“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在数学上尤其付出了大量精力。他并没有多的时间去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对于一个思想敏锐、时刻关心着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的青年人来说，化学实验在玻璃仪器里向他显示了一个全新的物质世界，微积分可以激发起对合理化

的思考和追求，古雅典的民主政治史也足以使他痛切感到专制制度的缺乏道德基础。简单地说，他在这七年之中，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同时也接受了民主的思想和精神。“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来是一对形影难分的孪生兄弟。

其实，早在容闳到美国之前二十九年即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美国康州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就有来自中国广州的一名王姓学生入学（见哥伦比亚大学1931年出版的《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书）。至于到欧洲去学习的中国人，更可以远溯到郑玛诺（？—1674），他“自幼往西国罗马，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文字……康熙十年来京，十三年甲寅，卒。”（见韩霖、张赓《圣教信证》）但是这些人不仅被“西化”成连名字都已经“西式”了的“西籍华人”，而且还被“教化”成了西方国家“派来”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已经忘记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当然也就把他们忘记了。

容闳和郑玛诺之流完全不同，他始终不渝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正是由于爱国，他坚决拒绝了要他当传教士的建议，以及留他在美国工作的邀请。也正是由于爱国，他身在美国，却时时为中国政府的腐败而愤慨，为中国人民所受的压制而痛苦。他写道：

……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第五章《大学时代》)

怀抱着这样的志愿，容闳于1855年回到了中国。他赶回到他那贫穷老病的母亲身边，依坐在母亲的膝下，让老母抚遍他的全身。他母亲见他已经蓄了胡子，说：“你哥哥还没蓄胡子呢。”他听母亲这样说，立刻出去找理发匠剃掉胡子，再回到母亲身旁。母亲十分高兴，因为儿子虽然到外国这么久，成了“洋秀才”，但是并没有变心，仍然是她的好儿子。

* * *

可是，这个好儿子回到母亲身边来以后的情况，远不是令人鼓舞的。正如特韦契耳所说：

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微贱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

一个接受了哲斐逊、林肯思想洗礼的新青年，回到正在疯狂镇压农民起义革命者和中国人民的清朝统治区域里，心情是不可能平静的。容闳在广州，正好赶上了叶名琛在那里的大屠杀，一个夏季杀了七万五千人。本书第六章回忆了他在刑场目睹的惨状：“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掷尸沟中，无需人力更施覆盖，以

尸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余，不令群尸露少隙也。”容闳自述他此时的感觉道：

予自刑场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几欲起而为之响应。……

(第六章《学成归国》)

1860年，容闳真的从上海到南京，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军进行了实地的考察。

笔者认为，容氏的这次行动，决不是为了好奇。尽管他在太平军已经失败、清朝还没有覆亡的时候写回忆录，不能不用一点“韬晦”的笔法。如在叙述他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会见时说：“予告以此来初无成见，亦无意投身太平军中。”等等。但是，他向干王建议七事，都是关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的“大计”，是他早就筹熟于胸中所要贡献于中国人民的。他并且对洪说：“倘不以为（这七条建议）迂缓而采纳予告，愿为马前卒”。这就已经把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

容氏考察太平军的结论是：“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而“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同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但另一方面，“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画，实未敢信其必成”，因为“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

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第十章、第十一章）。他说：象埃及石人有两面一样，太平军也有两面性，既有革命的正义性、合理性，又有宗教和游民的落后性、破坏性。平心而论，容氏对太平军的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的水平。太平军确实没有成事。农民起义本来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农民起义蜕变成封建迷信和游民的运动，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容闳“为中国谋福利”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这与其说是容氏个人的失败，毋宁说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中国的封建主义的根基实在太雄厚了，不仅盘错于朝廷上下，也扎透了草野田间。容闳向洪仁玕建议建设有效能的政府、创办银行、设立学校……；洪仁玕却给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生一颗长方官印、一个黄缎子铃记的“××义”头衔。这是何等尖锐的讽刺，又是何等深刻的悲剧啊！

* * *

容闳寄希望于太平军既已失望，转而于1863年找到了曾国藩，希望通过曾来实现自己使“西学”得以“东渐”的计划。应该说，这一次他在开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至少办成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第二件是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120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这两件事，被称为中国办“洋务”的两樁大事业。容闳本人也因为经办这些事，成了中国在美国所设立的“留学事务所监督”和

中国政府驻美“副使”。

在本书中，容氏对曾国藩的评价极高，说曾“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独耸于喜马拉雅诸峰之上”。如何评价曾国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吾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设使易以他人，岂能若是。”那么，容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独服”曾国藩，至少也用不着人们大惊小怪了。

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打败太平军，清末以来就被骂为汉奸。后来因为蒋介石赞扬标榜过他，问题牵涉到现实的政治斗争，谈到他时，大家的感情往往更加不能平静。但就事论事，他接受容闳的建议，设立制造局，派学生出洋，这两件事情总算是做得对的。

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得到了象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的支持，容闳的“为中国造福”的大计划——派遣学生留学的教育计划，在勉力推行一段之后，也终于还是完全破产。本书的十六、十七、十九等章，对这件事的全过程有详细的介绍。120名学生，从1872年起，分四批逐年赴美，原定十五年学成回国。可是由于受到坚持闭关自守、反对学习外国的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继曾国藩而主持“洋务”的李鸿章首鼠两端，1881年这些学生又全部被撤回了。

这里有一封第一批出洋学生黄开甲被撤回国后1882年

1月28日于上海写给美国巴脱拉夫人的信，是旅美的高宗鲁教授在美国发现，寄交台湾《传记文学》1979年第二期发表的，摘录如下(用高氏译文)：

……你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跨进门槛，立刻雾气扑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我们在期待容闳先生的到达。他是解救我们由政府虐待下的希望。我们对他的信心一直不变。他的迟迟不归，使人们怀疑他对总督的影响力已减。……

……各人被分派各地去“完成”(?)各自的教育，但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员来决定。……一些原来学法律的同学，被送入海军学校。……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她该受一个惨痛的打击。彻底清除并改革的政府，才适合治理她万千的子民。……

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害怕人民的专制政府，本质上是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开放政策的。

* * *

留学事务所“终局”以后，连容闳这样温和的人，也开始觉悟到：光凭“教育计划”不可能达到“为中国谋福利”的目的，“而于中国根本上的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了。

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认识。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教育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而听任叶名琛、吴子登之类的酷吏和官僚来领导一切，教育计划既不能认真施行，教育出来的人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于是，他走上了和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一起谋求变法维新的道路。第二十二章简单地记述道：“予（在北京）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戊戌政变发生，他逃出北京，到上海继续活动，参加唐才常组织的张园“中国国会”，被推为（自立会的）会长。结果因清政府指名通缉，逃往香港、台湾。在台湾，清政府又行公文给日本总督，请日本当局把他捕送中国。于是，1902年他被迫再度去美国避难，一直到死。

容闳并不乐意做美国人。虽然在本书第十四章中他说：“余曩曾入美籍。”但1898年美国国务卿雪曼公开宣布：“容闳从未合法地归化为美国公民”。1902年容氏去美避难，还是通过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及耶鲁同学帮忙才得以实现。前面所引容覲槐的自述，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

予父虽为华人，而予则生于美，长于美。……或有叩予以感情之所向，究为中国，抑为美国者，予殊无以应。……此或以我母之隶美籍，……以是而感慨之情发于不自觉，未可知也。

一个自始至终热爱祖国的人，却不得不“远托异国”，直至埋骨在海角天涯。这是容闳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

所幸的是，容闳以他的精神和贡献，为“西学”的“东渐”铺下了路基，为外国人在外国建立了名誉。英国的H.N.Shore氏1881年在叙述容闳的事迹时写道：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虽然从事物的表面上去看，这个国家也许有一些困惫与后退的迹象。和西方的国家以及人们在过去半世纪内的巨大进步相比较，中国的景象是不能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文化是许多世纪以前的文化——那时英国和欧洲还在野蛮的状态之中。至于中国是否退步？它的人民是否在腐化之中？它的才能是否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证实。

从这些例子又可以看到，中国自己拥有材料，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这位英国人的话说得何等好啊！借用它作为这篇简单介绍容闳和他的回忆录的小文章的结语，实在也没有什么需要再添加的了。

* * *

附带讲几句关于这部书本身的话。《西学东渐记》是容闳用英文写的回忆录，原名《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因为《西学东渐记》这个名字流传已久，我们仍按旧译本标点重印，另附一译文正误表于书末，以资参考，并在正文中作了一些

注和按语。这些注和按语，一律加方括弧，以区别于旧译本原有的圆括弧。原书前有容氏1909年11月自序一篇，后附录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4月10日的演讲一篇，旧译均未译出，特请张叔方同志补译，以存全貌。

根据台湾杂志报道：1972年我国政府与美国建交之前，台湾“教育部长”蒋彥士在容闳墓前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不长，全录如下：

先生字纯甫，德才朗识，淹博多通，为我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第一人。归国后力主遣幼童留学国外，当轴者纳其言。

一八七二年乃遴选学生三十三人，由先生携以赴美，遂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而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嚆矢也。

自先生初次携学生赴美，至今适届一百周年。寻声考迹，想高躅于当年；振铎扬芬，播景行于终古。维兹俊哲，实系人思。爰泐碑文，借申虔慕。

看来文章还算典雅，听说写、刻也都不错。但是，短短一篇碑文中，却出现了两处重要的史实错误。

其一、和容闳一同去美留学的，还有黄胜、黄宽二人。加上上文所举1881年那位王姓学生，可见碑文称容氏“为我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第一人”是弄错了。应该按容氏本人自己的说法，改称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大学者”。

其二、1872年清政府派学生赴美留学，名额总数定的

是120名，“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1872年夏由容闳、陈兰彬带往美国的第一批学生即为三十人，包括上文所述黄开甲及著名的詹天佑在内。以后1873、1874、1875三年，每年也都是三十人，分别由黄平甫、祁兆熙、邝其照带往。第二批有广东自费学生七人搭附前往。碑文所云“一八七二年乃遴选学生三十三人，由先生携以赴美”，也是错的。

据说，台湾“教育部长”撰写碑文时，是依靠美国人士提供的材料。美国人士记错了一百多年前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中国人提笔写文章，不看一看中国自己的资料，完全靠向美国人士请教，就不免太草率了。

因此，仅仅为了给海内外同胞和全世界研究东西交通史的学人提供史料，免得再出台湾“教育部长”这样的笑话，我们重新整理校点出版包括《西学东渐记》在内的这套《走向世界丛书》，也就可以说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吧！

自序

本书前五章缕述我赴美国前的早期教育，以及到美国后的继续学习，先是在马萨诸塞州芒森城（旧译马沙朱色得士省孟松）的芒森学校，后来在耶鲁大学（旧译耶路大学）。

第六章从我出国八年后重返中国开始。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接下去的几章专门用来阐述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随着中国留学事务所的突然撤销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从而告终了。

1872年那批留学生的仅存者中，有几人由于艰苦努力，

勤奋不懈，终能跻身于中国重要的经世之才的前列。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原先的留学事务所也复活了，虽然形式上已有变更。因此，如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翩翩联袂，从遥远的海角天涯，来到欧美接受科学教育。

1909年11月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阿特伍德街16号

(张叔方 译)

代 跋

——特韦契耳(Joseph H. Twichell, 旧译吐依曲尔)牧师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之演讲

现在，到哈特福德城的来访者很可能在街头遇见成群的中国男孩，穿着多少改制过的本国服装，说着本国话，然而看上去却非常安适自在。偶尔也能碰到中国成年男子，他们的举止给别人的印象是，他们是本民族中有身份的人。

这些有身份的人是官员，这些孩子是中国留学事务所的学童。这个留学事务所是当世最堪注意和最为重要的组织之一，已有将近六年的历史，其宗旨是在美国以十五年为期为中国政府培养一批年轻人。全部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年度开支约十万美元。官员五人：主持的监督两人，教师两人，译员一人。教师的职责是指导学童们的汉文教学，以便同西方教育齐头并进。学童原是120名，现有112名：一人夭亡，七人因故回国。最近，中国政府拨五万美元在西城建成一座华美的大厦，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所

址。其中有官员办公处，也寄住了学习汉文的班级。学童们为此分成约二十个班，每班每次在大厦中小住两周，轮番更替。学童定居在哈特福德的是少数，大部份都住在别处，但不太远，一般是两人一道上学或在家庭中接受私人讲授。

从1872年开始，每年30人一批同来，最后派来的一批，现时主要还在学习英语。

这一计划是要借用美国优良的教育组织：学院、大学以及部分专门学校为这些学童提供方便。等他们的才智逐步增长后，再派他们攻读各种专门课程，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史和经济、国际法、民政原理与应用以及一切对现代行政有用的一切知识。经过这一番教育过程，要使这些学生牢记：他们属于他们的祖国，而且必须属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希世殊遇的。如果一切顺利，计划实现（眼下显然没有什么障碍），1887年前后就会有百十来人由美国回到中国。这批人从青春初期到成年，是在我们这儿非常良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注定会在本国政府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除缺少经验外，他们受过各方面的美好培训，足为中国解决那些当务之急。比起同辈中任何其他一百个中华儿女来，他们会以更为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励自己的工作。天意如此安排，谁能预知日后将产生何等影响？

监督容闳

上面对中国留学事务所作了简略的叙述。这整个不平凡事业的首脑人物就是监督容闳。尽管其他人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会儿就要说到），他们已经为这件事出了力，而且迄今仍然在加以支持，因而应该同容闳分享荣誉。然而，这件事应归功于容闳之处，实在比其他任何人为多，也许比其他所有人还多。不提到这些就没法讲清留学事务所的历史，因为它们密切相关。但要说到容闳就要遵守如下的原则：对谦虚的人必须恰如其份，因为，象他这样谦虚的人是罕见的。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中国南部澳门市附近的一个生活简朴的可敬的家庭。1839年他上的小学，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开办的。容闳的父母所以同意他去，是认为让他学会英语会有好处。果然孩子可教，容闳及时升入莫里森〔Morrison，旧译玛礼孙〕学校。这个学校是澳门的英国商人创办的，以莫里森博士的姓氏命名。莫里森是第一位英国传教师〔Protestant〕。但这时主持校务的是莫里森教育协会聘来的教师布朗〔Brown，旧译勃朗〕牧师。布朗后来随校迁往香港，直到回美国时才离校。可是容闳的学业这时由于父丧而受到影响。尽管他还是一个孩子，他就得回去从葡萄牙天主教澳门传道会的印刷所挣取工资来帮着养家。

1847年，布朗先生长时间注意到容闳求学热情，才智

不凡，志气坚强，在容十六岁〔编者按：应为十八岁〕时，带了他和另两个年龄相若的本地学童，同去美国。香港《中国日报》〔The China Mail〕创建人、业主兼主笔绍特雷德〔Shortrede，旧译蓄德鲁特〕是一位乐善好施的苏格兰人，应允资助他们两年。这三个男孩一同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芒森学校，并住在布朗先生太夫人在芒森的家中。太夫人是一位高雅的妇女，她的名字是基督教堂中值得纪念的，正如赞美诗《余欲片刻偷闲》作者的名字一样。作为她虔诚家属的一员，容闳信奉了基督教。

这里提一下不算不合适，容闳给1876年出世的头生子洗礼命名为莫里森·布朗，用意是易于理解的，实际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表白和报答的行为。容闳的两个同伴之一黄胜〔wong Shing〕，次年由于健康欠佳，被迫回国，在《中国日报》社学印刷技术。从1852年或1853年起，黄胜同勒格博士（Dr, Legge）主持的伦敦传道会的印刷所有几年联系。勒格博士现在是牛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的著名教授。1873年，黄胜伴随第二批派遣的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现奉命到即将建立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充当译员。

另一位是黄宽〔wong Fun〕，1850年去苏格兰，接受两年的普通教育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后以极优的成绩毕业。1856年黄宽回到中国，在广州开业行医，在那边沿海一带极受敬重，一来由于他的个人品德，再则因为他的医学才能，许多外国侨民推崇他为加尔各答〔正文作“好望角”〕以东才华出众的医师。黄宽于1878年10月15日

故去。〔这一日期在本演讲以后，恐系后注，似应加括号。〕

在耶鲁大学

容闳在马萨诸塞州芒森城度过两年半后，虽因时间短促，备考不足，仍于1850年被录取入耶鲁大学一年级。他的大学经历有些方面是非同寻常的。由于预修不充分，他虽然刻苦攻读，也不曾在总的学习成绩上取得高名次。然而他在写作和哲学方面颇为擅长，屡次夺得英文论说奖金，蜚声于校园以外。在整个大学过程中，他都与贫困奋斗，其处境值得注意。当他在芒森成为基督教徒时，他一听就接受了牧师要他献身于本国基督教工作的召唤。但是这一工作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这个问题他必须回答，至少必须部分地回答。就他的已知情况来设想，他的朋友和公众都认为他会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牧师。然而就在此时此地，这个十七岁的男孩，虽然一点也不怀疑基督教传道会的价值，并充分认识到他自身也就是传道会工作的直接的成果（这要永远记住：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却以在他那种年龄就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期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而如果学做牧师，他本来会得到援助的。因此在大学时代他很贫困。现在他

微笑着回忆当时穷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到底从纽黑文〔New Haven〕和别处关心他的人们那里得到了援助，这主要是通过查彻教授〔Professor Thatcher〕办到的。查彻教授当时对容闳的关怀，使容至今还热情感谢。这样，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

他的国籍使他成为一个十足的陌生人，加上他天性极为沉默，又很贫穷，这些都妨碍他参加大学社交生活。他没有几位知心朋友。然而他从头到尾的言行却赢得了全班的敬重。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Carrol Cutler，现在是西方储备大学校长）的几次散步长谈中，他提出和谈论了当时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想法产生了，愿望正在成形；但要变成现实，道路却是漫长的。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有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其中就有哈特福德城的布什内耳博士〔Dr. Bushnell〕。他听说过容闳，并且基于自己的广阔心胸而对中华民族很感兴趣，因此希望会见容闳。布什内耳博士后来对作者讲过那次会见中的一件轶事，值得重提一下：介绍见面后，博士谈到，他要求相识的原因之一，是在报纸上读到几篇关于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文章，它们流露出作者的经国之才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弄清作者是谁，并想容闳也许知道。博士回想当时的情景是：容闳低下头来，羞赧如处女，手足不知所措，承认他就是那些

文章的作者。只有补说一句才是公允的：容先生说他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过，再补说一句同样也是公允的：在这种场合，布什内耳博士或任何别人的记忆，都比容闳的记忆更值得相信。

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象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象上帝的声音似的在他耳边萦绕盘旋。那条经文说道：“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基督教，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活象是从整个民族中选拔出来领受这份恩泽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图利自私。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

还是决心回去。因而他就去做了他所做过的那些事。

毕业后不久，他坐船去香港，经过151天航程，于1855年4月到达。当中国领港人上船时，他虽然不能使领港人听懂自己的话，却能带些困难听懂领港人说的是什么。这表明他回到中国时的汉语程度。他足足花了两年，什么别的都不干，下工夫熟练汉语。

初入社会

至于宏伟的留学生派遣方案，他决定促其实现的第一步是设法把方案提到某些有权势而又关心公益的人面前去，这本身就是一樁无比难办的事。他为了这个目的，当然也为了谋生，找到给议员派克(Hon. Peter Parker)当私人秘书的职位，派克是当时派到中国的美国特派员。容闳希望这会开辟他所希望的通路。但是屡经尝试，均告失望，几个月后，他便辞职离去，另找门径。香港英国律师团有律师十来人，为当地外国贸易商行办事。容闳想，要是当上律师，其地位和交游，也许能带来他所寻求的机会。他因此进一家律师事务所学法律。但不久，那帮外国律师探听到这个年轻人是谁，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懂得，在中国城市，如果不阻止容闳开业和他们竞争，那是受不了的事。因此容闳的老师对他说了许多抱歉的客套话，以法律界同行的吩咐为借口，通知容必须另找地方去学法律。由于别无途径可寻，他只得放弃这条道路。

此后将近两年，容闳从事汉文和其它学习，靠能找到的商业译述糊口，静候机会的来临。后来，他抱着与历次经历同样的希望，在上海海关谋得一席职位。但经过尝试，照他看来，也没有给他的行动计划以立定脚跟的希望，因而不久他又弃之如敝屣。

这时是1860年，五年虚度，一事无成。对于光看表面的人来说，似乎容闳一直是在摸索一条劳而无功的道路。但如果人们看透了容的真实企图和内心打算，就不会那样看了，毫无疑问不会。要是人们知道，在此期间，容闳东道屡易，贫贱不移，谢却了简直是富埒王侯的职位。1860年，上海一家头牌丝茶商号邀他充当内地行商。他决定接受，部分地由于这会让他走遍河山，增长阅历，对他日后有用。他从事这项生意一年后，发现一个替代的好机会，他便开始自营商业，确是一本万利。要是他锲而不舍，本来会转眼致富的。事实上，他挣得了很可观的一笔钱。

但在1862年，他从回国那天起坚定不移摸索寻找的机会之门，出乎意外地向他开放了。

事情是这样的：容闳在上海时，结识了一位中国天文学者，是一个有地位而博学知名的人士。更确切些说，这位天文学者知道容闳的学历后，要求结识，以便谈论天文学。经过反复交往，彼此熟悉到了互相友好关心的程度。容闳在大学学到的天文知识比大多数毕业生都高明，这时竭诚传授，使天文学者百尺竿头，长足猛进。这位天文学者是著名的曾国藩的属员。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官军最高统帅，

大清帝国权重一时的头面人物。由于天文学者推荐，曾国藩随即给容闳去信，希望见面，并示意想延揽任用。对曾的邀请，容闳虽在礼貌上作了应允，但由于当时情况和某些不便解释的理由，他拖了很长时间不肯应邀亲自前去。情况是微妙的，容闳需要十分小心谨慎。

但容闳最后如约拜会了曾国藩。他意识到这是个关键的时刻，当被引进到这位大人物面前时，他觉得难于保持镇静。曾国藩首先热情、锐利、长时间地凝视着他。容闳常说，他生平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让人注视过。后来曾国藩请他坐下，要他谈谈自己的履历，容闳谈了。曾国藩然后问他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需要、中国的前景、中国的一般政策之类。在接下去的长谈中，总督透露了自己的见解。容闳惊奇地倾听着，因为，看哪！容不曾料想中国竟还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在中国教养的人，而且还不是年轻人，头脑中很有见地，懂得中国在争取国际地位中许多弱点的起因，是一位豪爽惊人、热情进取的人。

初任官职

接见后让容闳到曾国藩幕府中当五品官。在中国官阶等级中，一共有九品。当时，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处于高潮，曾国藩正在战场上。实际上，这次是在长江沿岸安庆曾的军营中会见的。这位总督先请容当军事指挥官，由于缺乏资历，容辞谢了。后不久在1864年，根据容自己的建

议，派他到国外去采购制造兵器的机器，交给一笔巨款供开支。为了这个使命，他访问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最后在美国订货。1865年容闳带着采办的机器回中国，上司很嘉赏，给他晋升一级，当了四品官。他买到的机器就是江南兵工厂的基础。说来奇怪，一个人出于基督教的动机，最高抱负是促使祖国文明前进，但他的头一件工作，竟会是创办一个兵工厂。不过这倒也同容闳热爱祖国的想法十分一致。

从1865年到1870年，容闳几度变更职位和上司。这期间，他的笔译工作是杰出的。译成汉文的有帕森〔旧译派森〕的《契约论》和一本英国法律。也译了大部分科耳顿的《地理学》〔旧译哥尔顿之地文学〕，认为地理知识同其他知识一样，很可能对他的同胞有益。

不过，容闳时刻在念的还是怎样去促成他想望多年的计划。这时他有了充分机会坚持不懈地阐述和鼓吹他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他的主要论据是：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它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容闳问：在同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协商条约中，竟让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充当中国的首席代表，那怎么会是合适的呢？这就是他论证推理的总线索。

听过他倡议的人，大多数漠不关心，不过有三位官阶高而有支配影响的人却留下了印象。他们是总督曾国藩，现任直隶总督、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李鸿章以及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这几个人虽然信服容闳的游说，赞助他的打算，但即使他们地位和权势烜赫，也不乐于把这个计划大胆提到朝廷。一切守旧势力定会反对。提出的时机还未到来。

不过在1867年，三人中赞助最力的丁巡抚让容闳提出条陈，修成说帖送给文祥相国，文祥应允提请朝廷重视。这时，形势是颇有希望的。不想条陈还不曾上达宫廷，文祥因母丧丁忧。按中国官场礼制，文祥必须停职三年，不得与闻朝政，从而希望幻灭，事情又退回到原位。这是对容闳严重考验的年代。从一方面看，他的确也算得上诸事顺遂的，但他孜孜以求的心愿，却困顿不前如此之久，往往使他气短心灰。要知道，他在中国实际上正过着孤独的生活。1855年回国后不久，他重新穿上了本国服装，而且不只从外表还从各方面尽量同本国同胞打成一片。特别从他当了中国政府官员时起，他进入了中国社会之中，并几乎从其他社会完全消失了。他阅读书籍，努力了解外面学术界、著作界的进展情况。这是他惟一的消遣。但他还是非常孤独和寂寞的。对他所作的努力，挫折迎面扑来，是如此地频繁，如此地顽梗，使得他有时一半倾向于从此罢休。然而，只是一半。

有一件事对他未必是鼓励性的，但却很能解除他精神上的消极沮丧。逐渐不时传进他耳朵里的，是他在中国的

英美朋友窃窃私议，说他失败了，说他有过优越机会而不知道利用；说他是此路不通的；还说他的计划是十足的黄粱美梦，永远不会成功。每逢听到这些冷嘲热讽，容闳总是咬紧牙关，另找门径。但总的来说，他的信心和勇气都受到严重的考验。

事情往往是这样发展的：疑到山穷水尽，忽而柳暗花明。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而且近乎戏剧性地到来了。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叫作天津教案的悲剧，许多法国天主教男女传教士被中国暴民杀害。随后列强任命了专门委员会，作为在华外交代表，同中国政府指定的同级委员会受权解决这个事件。当年在天津开会，调查暴行，商议赔偿。中国的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有上述三人：总督曾国藩、李鸿章和巡抚丁日昌。〔正文中委员共四人，李鸿章未参加。〕

良机在握

容闳这时隶属丁日昌部下。丁日昌奉召去天津时，给远离的容闳传信，让容尽快去天津参加会议，有事需要他办。容闳虽然兼程前进，但到达现场已晚，和议已告结束。但在接到和议遇到困难报告，并观察到委员们认识到和议中处境不利时，他看出了这正是为他的倡议作一番努力的大好时机，因而全力以赴重申他的论点，以眼前案件为实例，加强论据，并恳切坚持此事刻不容缓。这回，他的

劝说奏效了。三位赞助者当时当地就议定立即办理，并愿意影响政府，促其赞成。他们联衔奏请为公用公费派遣少年留学团体出国。奏本送到北京后，又以其全力支持，1871年8月，大清帝国政府采纳了奏本的建议，拨出相当于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专款，促其实现。

容闳几乎无法消受这一成功带来的喜悦，对作者说过，他有两天乐不可支，废寝忘食，飘飘然如凌虚御风，顶礼上帝。这是他回国十六年、立愿二十年后，老天爷才终于让他如愿以偿。这番事业的组织工作，主要委派给容闳。学习和培训的过程定为十五年长期，应该特别归功于他，这反映了这个人的才干、见解和性格。

立即在上海开办了留学预备学校，通过考试选拔学童，第一批三十人于1872年到达美国。中国留学事务所的所在地也是由容闳确定的。他本来也可把它设在英国、法国或德国。但如他自己所表白：给他照耀启蒙的光，来自美国，来自新英格兰。饮水思源，他决定让留学事务所设在美国和新英格兰。

容闳被任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正监督。随着任命，第二次提升他的官阶到三品顶戴。和他共事当监督的是年高德劭职位甚高的学者陈兰彬。但陈在美国不到两年，就把职位让给较年轻的区谔良。此人出身名门，学识渊博，教养有素，平易近人。

到此为止，派出的留学生几乎无例外地显露了学者的才能，甚至非凡的才能，并且以模范的操行引人注目。他

们理所当然地值得美国公民尊重和友好，他们到处受到殷勤接待。

容闳于1876年12月11日和老同事陈兰彬都被任命为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的副公使。这时又晋升为二品顶戴，并授以江苏省道台的头衔。

陈兰彬当时快要到达美国。容闳期望去接受华盛顿的住所，但不放弃对留学事务所的总监督，因为留学事务所对他是如此地亲切，花费他如此多的心血，其中凝聚着他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如果作者的目的在于揄扬容闳（并非如此，只不过叙述中国赴美留学事务所的内情），那就还有更多的事可同他联系，全能表明他具有成为英雄的素质，是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知名人物之一。不过由于提到那些会离开本题，也由于把那些公之于众会难堪地冒犯容闳，那些事就放过不提了吧。最后，还必须说说，留学事务所的功绩归功于他的即使有那么多，他自己承担的份额却是远远超过的。他惯于把主要荣誉归之于中国那三个人，他们以其权势强有力地促成了此举。曾国藩于1871年去世。曾的肖像现挂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另两位的肖像也挂在那里，教育学童们把这三人敬奉为他们的恩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然而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容闳，他们那番光芒四射的善举

是决不会完成的。

(张叔方 译于1980年7月)

目 录

自 序	(张叔方译)	1—2
第一章	幼稚时代	1
第二章	小学时代	6
第三章	初游美国	11
第四章	中学时代	15
第五章	大学时代	19
第六章	学成归国	23
第七章	入世谋生	32
第八章	经商之阅历	36
第九章	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	42
第十章	太平军中之访察	50
第十一章	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	58
第十二章	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	63
第十三章	与曾文正之谈话	69
第十四章	购办机器	77

第十五章	第二次归国	81
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计划	85
第十七章	经理留学事务所（派送第一批 留学生）	90
第十八章	秘鲁华工之调查	96
第十九章	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99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与悼亡	110
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归国	113
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变	121
代跋	（张叔方译）	1—16
〔附一〕	《西学东渐记》译文正误表（杨坚）	1—5
〔附二〕	今昔译名对照	1—2

西学东渐记

第一章 幼稚时代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予生于彼多罗岛（Pedro-Island）之南屏镇。镇距澳门西南可四英里。澳门，葡萄牙殖民地也。岛与澳门间，有海峡广半英里许。予第三，有一兄一姊一弟。今兄弟若姊俱已谢世，惟予仅存。（按先生于一九一二年逝世，著书时为一九〇〇年。）〔编者按：著书时为一九〇九年。〕

一八三四年，伦敦妇女会议在远东提倡女学。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Mrs. Gutzlaff）遂于是时莅澳，初设一塾，专授女生。未几复设附塾，兼收男生。其司事某君，予同里而父执也，常为予父母道古夫人设塾授徒事。其后予得入塾肄业，此君与有力焉。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

英国人到
澳门办学

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

一八三五年，随父至澳门，入古夫人所设西塾，予见

对古夫人
由怕到爱

西国妇女始此。时才七龄，当时情形，深印脑中，今虽事隔数十年，犹能记忆。古夫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时方盛夏，衣裳全白，飘飘若仙，两袖圆博如球，为当年时制。夫人御此服饰，乃益形其修伟。予睹状，殊惊愕，依吾父肘下，逡巡不前。虽夫人和颜悦色，终惴惴也。我生之初，足迹不出里巷，骤易处境，自非童稚所堪。迨后思家之念稍杀，外界接触渐习，乃觉古夫人者和霭仁厚，视之若母矣。予于学生中齿最稚，乃益邀夫人怜悯，入塾后即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盖特别优待也。

予儿时颇顽劣，第一年入塾时曾逃学，其事至今不忘。古夫人之居予于女院，本为优遇，予不知其用意。男生等皆居楼下层，能作户外运动。而予与诸女生，则禁锢于三层楼上，惟以露台为游戏场，以为有所厚薄，心不能甘。常课余潜至楼下，与男生嬉。又见彼等皆许自由出门，散步街市，而予等犹无此权利，心益不平。乃时时潜出至埠头，见小舟舢集，忽发异想，思假此逃出藩笼。以复我自

由之旧。同院女生，年事皆长于予。中有数人，因禁闭过严，亦久蜚思启，故于予之计划，深表同情。既得同志六人，胆益壮。定计予先至埠头，雇定盖篷小船，乘间脱逃。翌晨早餐后，古夫人方就膳，予等七人遂于此时潜行出校，匆匆登舟，向对岸进发。对岸为彼多罗岛，予家在此。谓同伴六人先至予家小住，然后分别还乡。在予固自以为计出万全，不谓渡江未半，追者踵至。来船极速，转瞬且及。予乃惶急，促舟子努力前进，许渡登彼岸时酬以重金。但予舟只二橹，来舟则四橹。舟子知势力悬殊，见来舟手巾一挥，即戢耳听命，而予等七人束手受缚矣。放豚入笠，乃施惩戒。古夫人旋命予等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于晚课后，课堂中设一长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时。予立中央，左右各三人，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悬一方牌大书逃徒，不啻越狱罪囚也。予受此惩戒，羞愧无地。而古夫人意犹未足，故将果饼橙子等分给他生剥食，使予等馋涎欲流，绝不一顾。苦乐相形，难堪滋甚，古夫人洵恶作剧哉。



古夫人所设塾，本专教女生。其附设男塾，不过为玛礼孙学校 (Morrison School) 之预备耳。玛礼孙学校发起于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成立。未成立时，以生徒附属古夫人塾中，酌拨该校经费，以资补助。是予本玛礼孙校学生而寄生于此者。忆予初入塾时，塾中男生，合予共二人耳。后此塾逐渐扩张，规画益宏。夫人乃邀其侄女派克司女士 (Miss Parkes) 姊妹二人，来华襄助。派女士

两位派
克女士

之兄海雷派克司 (Mr. Harry parkes), 即一八六四年主张第二次之鸦片战争者, 因其于此事著异常劳绩, 故英皇锡以勋爵云。予于此短期内, 得亲炙于派克司女士二人, 亦幸事也。

其后此塾因故停办, 予等遂亦星散。古夫人携盲女三人赴美, 此三女乃经予教以凸字读书之法, 及予辍教时, 彼等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派克司姊妹则一嫁陆克哈医士 (Dr. William Lockhart), 一嫁麦克来穿教士 (Rer. MacClatchy), 仍受伦敦传道会之委任, 在中国服务甚久云。

予既还家, 从事汉文。迨一八四〇年夏秋之交, 方鸦片战争剧烈时, 适予父逝世, 身后萧条, 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 三人年齿稍长, 能博微资。予兄业渔, 予姊躬操井臼, 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 兢兢业业, 不敢视为儿戏。每日清晨三时即起, 至晚上六时始归, 日获银币二角五分, 悉以奉母。所得无多, 仅仅小补。家中措拄, 惟长兄是赖耳。予母得予等臂助, 尚能勉强度日。如是者五阅月, 而严冬忽至, 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乃不得已而改业, 随老农后, 芸草阡陌间。予姊恒与予偕。相传古有卢斯 (Ruth) 者, 割禾无所获, 遇波亚士 (Boaz, 亦人名) 时时周给之, 予惜无此佳遇。幸予粗通西文, 窘迫时竟赖以解厄。予之能读写英文, 农人本不之知。予姊告之, 乃忽动其好奇心, 招予至前, 曰: “孺子, 试作红毛人之语。”

贩卖糖果

予初忸怩不能出口，后予姊从旁怂恿，谓：“汝试为之。彼农或有以犒汝。”农人欣然曰：“老夫生平从未闻洋话，孺子能言者，吾将以禾一巨捆酬汝劳，重至汝不能负也。”予闻此重赏，胆立壮，乃为之背诵二十六字母。农人闻所未闻，咸惊奇诧异。予为此第一次演说时，稻田中之泥水深且没胫。演说既毕，获奖禾数捆，予与予姊果不能负，乃速返家邀人同往荷归。予之拉杂英文，早年时即着此奇效，是则始愿所不及。时予年十二岁，即古时卢斯之获六斛，其成绩亦不予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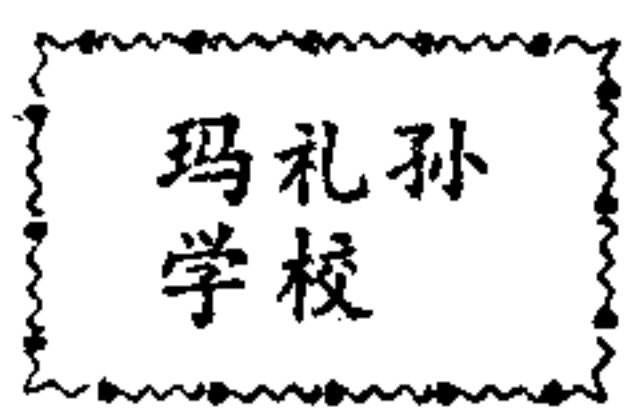
读英文得
到的奖赏

刈禾时期甚短，无他事足述。其后有一比邻，向在天主教士某处，为印刷书报工人。适由澳门请假归，偶与予母言教士欲雇用童子折叠书页，仅识英字母及号码无误即得，程度不必过高。予母告以此事予能为之，乃请其介绍于教士。条约既定，别母赴澳门就新事，月获工资四元五角，以一元五角付膳宿费，余三元按月汇寄堂上。然予亦不遽因此致富。可四阅月，忽有梦想不到之人来函招予，而上帝又似命予速往勿失时机者。函盖来自霍白生医生 (Dr. Hobson)，医生亦传道者，其所主任之医院，距予执业之印刷所仅一英里。予在古夫人西塾时数见之，故稔识其人。此次见招，初不解其故，以为霍氏欲予从其学医也。继乃知古夫人赴美时，其临别之末一语，即托予于霍白生，谓必访得予所在，俟玛礼孙学校开课时送予入校云。霍氏负此

澳门遇霍
白生医生

宿诺，无日或忘。盖觅予不得，已数月于兹。相见时霍氏谓予：“玛礼孙学校已开课，汝亟归家请命，必先得若母允汝入塾，然后舍去汝业，来此伴余数月，使予得熟知汝之为人，乃可介绍汝于该校教习也。”时予母方深资予助，闻言意颇不乐，然卒亦从予请、命予往澳门辞别天主教教士。该教士虽沉静缄默，四月之中从未与予交一语，然亦未尝吹毛求疵，故予去时颇觉恋恋。予辞出后，迳往医院，从霍医生终日杵臼丁丁，制药膏丸散。霍氏巡行医院，抚视病人时，则捧盆随其后。如是者二阅月，霍君乃引予至玛礼孙学校，谒见校长勃朗先生 (Rev. Brown)。

第二章 小学时代



玛礼孙学校(Morrison School)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开课，主持校务者为勃朗先生(Rev. S. R. Brown)。先生美国人，一八三八年由耶路大学 (Yale University) 毕业，旋复得名誉博士学位。乃于是年 (一八三九年) 二月十九日偕其夫人莅澳，以其生平经验从事教育，实为中国创办西塾之第一人。予入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黄君胜、李君刚、周君文、唐君杰与黄君宽也。校中教科，为初等之算术、地文及英文。英文教课列在上午，国文教课则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与其余五人同时授课，

读音颇正确，进步亦速。予等六人为开校之创始班，予年最幼。迨后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勃朗先生因病归国，六人中竟半数得附骥尾，亦难得之时会也。

玛礼孙学校何由而来乎，读者宜急欲知之矣。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玛礼孙博士 (Dr. Robert Morrison) 卒于中国，其翌年一月二十六日，乃有传单发布于寓澳之西人，提议组织玛礼孙教育会，以纪念其一生事迹。并建议设学校，及设施他种方法，以促进中国之泰西教育。至玛礼孙博士之来中国，乃为英国传道会所委派。彼为中国之第一传道师。博士于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由伦敦启程，经大西洋而至纽约，改乘帆船名“屈利亥登” (Trident) 者而至中国。原拟在澳门登陆，因为天主教士之嫉忌，不果，乃折至广州。后因中外适起交涉，中政府与西商感情颇恶，乃往麻拉甲 (Malacca) 暂时驻足，以植基础。于是从事著作，成第一部之华英字典，分订三册。并以耶教圣经译成汉文，以供华人披阅。又有第一信徒名梁亚发者，助其宣讲，为传道界别开生面，成效卓著。此后寓华之教士，咸奉玛礼孙所著之字典及其所译之圣经，以为圭臬。玛礼孙博士既在中国成如许事业，其名永垂不朽，允宜建一大学以纪念之。乃所建者只区区一塾，规模褊小，且因经费仅仅恃侨寓西商，时虞匮乏。以玛氏之丰功伟烈，而纪念之成绩，乃不过如是，庸非一憾事哉。

第一部华
英字典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其后结果，即以香港让于英

学校迁
香港

人。玛礼孙学校遂于一八四二年迁于香港某山之巔，高出海平线几六百英尺。山在维多利亚殖民地 (Victoria Colony) 之东端。登山眺望，自东至西，港口全境毕现。即此一处，已足见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阔，足为英国海军根据地。有此特点，故此岛终不我属，卒为英国有也。玛礼孙学校既设于山顶，其后此山遂亦以玛礼孙得名云。

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二日，威廉麦克 (William Macy) 先生来港，为玛礼孙学校之助教。是校自澳门徙此以来，大加扩张，学生之数已达四十余人。新增三班，教授一人之力不能兼顾，故须延聘教习，相助为理。麦先生之来校，适当其会。勃朗先生则仍专心校务，毫无间断。直至次年秋间回美，乃以麦先生继之。盖其时麦先生已有一年之经验矣。

勃朗与麦克二君之品性大相悬殊。勃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此虽由于赋性聪敏，要亦阅历所致。盖当其未来中国、未入耶路大学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生，无论其为华人、为日人、或为美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师莫若弟，以才具论，实为一良好校长。其后先生回国，任阿朋学校 (Auburn Academy)

两位老师

之监院，后往日本亦从事教育，皆功效大著，足证是言之不谬也。至于助教麦克先生，亦为耶路大学之毕业生。第未来中国之先，未尝执教鞭，故经验绝少。而于中国将择何种事业，亦未有方针。然其天性敏捷，德行纯懿，思想卓萃，使君自不凡也。

一八五〇年玛礼孙学校解散，麦克与其母返美，复入耶路大学圣教科学道，一八五四年复经美国公会派至中国传道。其时予已毕业于耶路大学，准备回国，乃与之偕归。自桑得阿克（Sandy Hook）启程以至香港，计历百五十四日之久，始达目的地。长途寂寂，无聊殊甚，当于第六章中详之。

一八四六年冬，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已与家属均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

三个学生
愿去美国

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数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愀然不乐。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予是也。当勃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第予等虽有此意，然年幼无能自主。归白诸母，母意颇不乐。予再四请行，乃勉强曰：“诺。”然已凄然泪下矣。予见状，意良不忍，竭力劝慰之曰：“儿虽远去，尚有兄弟与姊三人，且长兄行将娶妇，得有兄嫂承

欢膝下，不致寂寞。母其善自珍摄，弗念儿也。”母闻予言，为之首肯。由今思之，殆望予成器，勉强忍痛也。呜呼！

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斧，则无米安能为炊。幸勃先生未宣言前，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内，不独

经济上得到的支持

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贍。

既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

可谓至矣。资助予等之人，本定二年为期限。其中三人之名，予尚能记忆。一为蓄德鲁特君(Andrew Shortrede)，苏格兰人，香港《中国日报》(China Mail)之主笔。其人素螺居，慷慨明决，有当仁不让之风。一为美商李企君(Ritchie)。一为苏格兰人康白尔君(Campell)。其余诸人，惜不相识，故无从记其名姓。此外又有阿立芬特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者，为美国纽约巨商兄弟三人所设，有帆船一艘名“亨特利思”(Huntress)，专来中国运载茶叶，予等即乘是船赴美。蒙公司主人美意，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亦盛德也。此数君者，解囊相助，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盖全为基督教慈善性质，并无他种目的。今则人事代谢，已为古人，即称道其名，亦已不及。然其后裔闻之，知黄宽、黄胜与予之教育，全为其先人所培植，亦一快心惬意事也。

第三章 初游美国

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予等由黄浦首途，船名“亨特利思”（Huntress），帆船也，属于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前章已言之。船主名格拉司彼（Captain Gillespie）。时值东北风大作，解缆扬帆，自黄浦抵圣希利那岛（St. Helena），波平船稳。过好望角时，小有风浪，自船后来，势乃至猛，恍若恶魔之逐人。入夜天则黑暗，浓云如幕，不漏星斗。于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电灯星星，摇荡空际，飘忽不定，有若圩墓间之磷火。此种愁惨景象，印入脑际，迄今犹历历在目。惟彼时予年尚幼，不自知其危险，故虽扁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中，不特无恐怖之念，且转以为乐，竟若此波涛汹涌，入予目中，皆成为不世之奇观者。迨舟既过好望角，驶入大西洋，较前转平静。至圣希利那岛稍停，装载粮食淡水。凡帆船之自东来者，中途乏饮食料，辄假此岛为暂时停泊之所。

乘帆船由
黄浦往西

自舟中遥望圣希利那岛，但见火成石焦黑如炭，草木不生，有若牛山濯濯。予等乘此停舟之际，由约姆司坦（Jamestown）登陆，游览风景。入其村，居民稀少，田间植物则甚多，浓绿芸芸，良堪娱目。居民中有我国同胞数人，乃前乘东印度公司船以来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属。此岛

拿破伦坟
前折柳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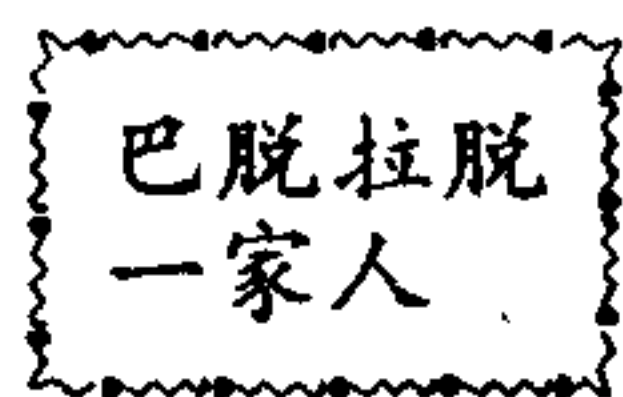
即拿破伦战败被幽之地，拿氏遂终老于此。其坟在岛之浪奥特(Longwood)地方，予等咸往登临，抚今吊古，枵触余怀。坟前有大柳树，乃各折一枝，携归舟中，培养而灌溉之，以为异日之纪念。后抵美国，勃朗先生遂移此柳枝，植诸纽约省之阿朋学校(Auburn Academy)中。勃朗即在此校任教授数年，后乃往游日本。迨一八五四年予至阿朋学校游览时，则见此枝已长成茂树，垂条万缕矣。

舟既过圣希利那岛，折向西北行，遇“海湾水溜”(Gulf Stream)，水急风顺，舟去如矢，未几遂抵纽约。时在一八

到美国的
第一天

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即予初履美土之第一日也。是行计居舟中凡九十八日，而此九十八日中，天气清朗，绝少阴霾，洵始愿所不及。一八四七年纽约之情形，绝非今日(指一九〇九年)。当时居民仅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耳，今则已成极大之都会，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耸云表，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与伦敦相颉颃矣。犹忆一八四五年予在玛礼孙学校肄业时，曾为一文，题曰《意想之纽约游》。当尔时搦管为文，詎料果身履其境者。由是观之，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予之意想得成为事实者，尚有二事：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愿以偿。则予今日胸中，尚怀有种种梦想，又安知将来不一一见诸实行耶。

予之勾留纽约，为日无多。于此新世界中第一次所遇之良友，为巴脱拉脱夫妇二人(Mr. and Mrs. David E. Bartlett)。巴君时在纽约聋哑学校教授，后乃迁于哈特福德，仍为同类之事业。今巴君已于一八七九年逝世，其夫人居孀约三十年，于一九〇七年春间亦溘然长逝矣。巴夫人之为人，品格高尚，有足令人敬爱。其宗教之信仰尤诚笃，本其慈善之怀，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影响所及，中国亦蒙其福。盖有中国学生数人，皆为巴夫人教育而成有用之材。故巴夫人者，予美国良友之一也。



自纽约乘舟赴纽海纹，以机会之佳，得晤耶路大学校长谭君(President Day of Yale University)，数年之后，竟得毕业此校，当时固非敢有此奢望也。予等离纽海纹后，经威哈斯角(Warehouse Point)而至东温若(East Windsor)，迳造勃朗夫人家。勃夫人之父母尔时尚存，父名巴脱拉脱(Rev. Shubacl Bartlett，与前节之巴君为另一人)〔编者按：据高宗鲁《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二十五信注一，前节之巴君即为此处巴脱拉脱之子。见台湾出版之《传记文学》杂志第三十六卷第二期，一九八〇年二月〕，为东温若教堂之牧师。予等入教堂瞻仰，即随众祈祷，人皆怪之。予座次牧师之左，由侧面可周瞩全堂，几无一人不注目予等者。盖此中有中国童子，事属创见，宜其然也。予知当日众人神志既专注予等，于牧师之宣讲，必听而不闻矣。

巴牧师乃一清教徒 (Puritan, 清教徒为耶稣教徒之一派, 最先来美洲者), 其人足为新英国省清教徒之模范(按

模范的
清教徒

新英国省[New England States]为美国东部之数省, 纽约省亦在其内), 宣讲时语声清朗, 意态诚恳。闻其生平兢兢所事, 绝不稍稍草率。凡初晤巴牧师者, 每疑其人严刻寡恩, 实则其心地甚仁厚也。惟以束身极谨, 故面目异常严肃, 从未闻其纵笑失声, 尤无一谐谑语。每日起居有定时, 坐卧有常处, 晨兴后则将圣经及祈祷文置于一定之处, 端正无少偏。举止动作, 终年如一日。总其一生之行事, 殆如时针之移动, 周而复始, 不爽晷刻。故凡与巴牧师久处者, 未见巴牧师之面, 咸能言巴牧师方事之事, 历历无少差也。

巴牧师之夫人, 则与其夫旨趣大异, 长日欢乐, 时有笑容。遇人接物尤霭吉, 每一启口, 辄善气迎人, 可知其宅心之仁慈。凡牧师堂中恒多教友, 酬酢颇繁。巴牧师有此贤内助, 故教友咸乐巴君夫妇。牧师年俸不过四百美金, 以此供衣食犹虞其不足, 乃巴夫人且不时款享宾客。余不解其点金何术, 而能措置裕如。后乃知巴牧师有田园数亩, 岁入虽微, 不无小补。又其幼子但以礼 (Daniel) 尤勤于所事, 以所得资归奉父母。牧师得常以酒食交欢宾客, 殆赖有此也。后予在孟松中学及耶鲁大学肄业时, 每值假期, 辄过巴牧师家。

第四章 中学时代

予在东温若，小住勃朗家一星期，乃赴马沙朱色得士省，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肄业。彼时美国尚无高级中学，仅有预备学校，孟松即预备学校中之最著名者。全国好学者之士，莫不负笈远来，肄业此校，为入大学之预备。按孟松在新英国省中，所以名誉特著，以自创设以来，长得品学纯粹之士，为之校长故。当予在孟松时，其校长名海门(Rev Charles Hammond)，亦德高望重，品学兼优者。海君毕业于耶路大学，夙好古文，兼嗜英国文艺，故胸怀超逸，气宇宽宏。当时在新英国省，殆无人不知其为大教育家。且其为人富自立性，生平主张俭德，提倡戒酒。总其言行，无可訾议，不愧为新英国省师表。以校长道德文章之高尚，而学校名誉亦顿增。自海门来长此校，日益发达，气象蓬勃，为前此未有云。而斯时中国人入该校者，惟予等三人耳。海校长对于予等特加礼遇，当非以中国人之罕观，遂以少为贵，而加以优礼；盖亦对于中国素抱热诚，甚望予等学成归国，能有所设施耳。

进入孟松学校

在孟松学校之第一年，予等列英文班中，所习者为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其生理、心理两科，则为勃朗

一位仁慈的女教师

女师 (Miss Rebekah Brown) 所授。美国学校通例，凡行毕业礼时，其毕业生中之成绩最优者，则代表全体对教师来宾而致谢词。勃朗女师尝为此致谢词之代表者，毕业于霍来克玉山女校 (Mt. Holyoke School) 之第一人，后与医学博士麦克林 (Dr. A. S. McClean)，结婚，遂寓于斯丕林费尔 (Springfield)。勃朗女师之为人，操行既端正，心术仁慈，尤勇于为善，热心于教育。夫妇二人，待予咸极诚挚，每值放假，必邀予过其家。及予入耶路大学肄业，处境甚窘，赖渠夫妇资助之力尤多。归国后，彼此犹音问不绝。及再至美国，复下榻其家。斯丕林费尔有此良友，令人每念不忘。一八七二年予携第一批留学生游美时，即赁屋邻麦博士，公假期常得与吾友把晤也。

勃朗君 (此指勃朗牧师) 之至美也，以予等三人托付于其老母。母字余等殊周到，每餐必同食。惟勃君有妹已孀，挈子三人，寄居母家，遂无余室可容予等。乃别赁一屋，与勃朗对门而居。

寄居生活

方予游学美国时，生活程度不若今日之高。学生贫乏者，稍稍为人工作，即不难得学费。尚忆彼时膳宿、燃料、洗衣等费，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惟居室之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火诸琐事，须自为之。然予甚乐为此，藉以运动筋脉，流通血液，实健身良法也。予等寓处去校约半英里，每日往返三次，虽严寒雪深三尺，亦必徒步。如此长日运动，胃乃大健，食量兼人。

于今回忆勃朗母夫人之为人，实觉其可敬可爱，得未曾有。其道德品行，都不可及。凡知媪之历史者，当能证予此言不谬。计其一生艰苦备尝，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然卒能自拔于颠沛之中。尝自著一诗自况，立言幽闲沉静，怡然自足，如其为人。

校长海门君之志趣，既如前所述。其于古诗人中，尤好莎士比亚，于古之大演说家，则服膺威白斯特，于此可想见其所学。

学习英
国文学

其教授法极佳，能令学生于古今文艺佳妙处，一一了解而无扞格。每日登堂授课，初不屑屑于文法之规则，独于词句之构造及精义所在，则批郤导窾，详释无遗。以彼文学大家，出其为文之长技，用于演讲，故出言咸确当而有精神。大教育家阿那博士（Dr. Arnold）之言曰：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海君之为教授，盖能深合阿那博士所云教育之本旨者也。予在孟松学校时，曾诵习多数英国之文集，皆海君所亲授者。

在孟松之第一年，予未敢冀入大学。盖予等出发时，仅以二年为限，一八四九年即须回国也。三人中，以黄胜齿为最长。

学费问题

一八四八年秋，黄胜以病归国，仅予与黄宽二人。居恒晤谈，辄话及二年后之方针。予之本志，固深愿继续求学。

惟一八四九年后，将恃何人资助予等学费，此问题之困难，殆不啻古所谓“戈登结”，几乎无人能解者，则亦惟有商之于海门校长及勃朗君耳。幸得二君厚意，允为函询香港资助予等之人。迨得覆书，则谓二年后如予二人愿至英国苏格兰省爱丁堡大学习专门科者，则彼等仍可继续资助云云。予等蒙其慷慨解囊，历久不倦，诚为可感。嗣予等互商进止，黄宽决计二年后至苏格兰补此学额。予则甚欲入耶路大学，故愿仍留美。议既定，于是黄宽学费，已可无恐。予于一八四九年后，借何资以求学，此问题固仍悬而未决也。亦惟有泰然处之，任予运命之自然，不复为无益之虑。

赴英学医
的黄宽

此事既决，予于一八四九年暑假后，遂不更治英国文学，而习正科初等之书。翌年之夏，二人同时毕业。黄宽旋即妥备行装，迳赴苏格兰入爱丁堡大学。予则仍留美国，后亦卒得入耶路大学。予与黄宽二人，自一八四〇年同读书于澳门玛礼圣学校，嗣后朝夕切磋共笔砚者垂十年，至是始分袂焉。

黄宽后在爱丁堡大学习医，历七年之苦学，卒以第三人毕业，为中国学生界增一荣誉，于一八五七年归国悬壶，营业颇发达。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继复寓粤，事业益盛，声誉益隆。旅粤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士有加，积资亦富，于一八七九年逝世。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悼惜，盖其品行纯笃，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工也。

第五章 大学时代

予未入耶路大学时，经济问题既未解决，果何恃以求学乎？虽美国通例，学生之贫乏者，不难工作以得学费。然此亦言之非艰行之惟艰，身履其境，实有种种困难，而舍此更无良策。计予友在美国人中可恃以谋缓急者，惟勃朗及海门二君。勃朗即携予赴美者，海门则予在孟松学校时，尝受其教育者也。予既无术自解此厄，乃乞二人援手。彼等谓予：“孟松学校定制，固有学额资送大学，盖为勤学寒士而设。汝诚有意于此，不妨姑试之。第此权操诸校董，且愿受其资助者，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乃克享此利益”。予闻言爽然自失，不待思索，已知无补额希望，故亦决然不向该校请求。数日后，诸校董忽召予往面议资遣入学事。是殆勃朗与海门二君，未悟予意，已预为予先容矣。校董之言正与勃朗、海门同，谓毕业后归国传道则可，第具一志愿书存查耳。

拒绝毕业后当教士

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对予极抱热诚。而予之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

决心为中国谋福利

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余既有此意，以为始基宜慎，则对于校董诸人之盛意，宁抱歉衷，不得不婉辞谢之。嗣海门悉予意，深表同情。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



人生际会，往往非所逆料。当予却孟松校董资助时，为一八五〇年之夏，勃朗方至南部探视其姊，顺道访乔治亚省萨伐那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之会员。谈次偶及予事，遂将得好消息以归。尤幸者，勃朗之归，适逢其会。设更晚者，则予或更作他图，不知成如何结果矣。渠对于予之意见，亦深以为然，因语余萨伐那那妇女会会员，已允资助。此岂前此梦想所及者？遂束装东行，赴纽海文，迳趋耶路大学投考，居然不在孙山之外。盖予于入大学之预备，仅治拉丁文十五月，希拉文十二月，算术十阅月。于此短促之岁月中，复因孟松左近地方新造铁路，筑路之际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辍，而予之学业遂亦因以间断。同学之友，学程皆优于余。竟得入彀，事后追思，不知其所以然。余之入耶路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

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坐是体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继续求学焉。

至第二年级，有一事尤足困予，则微积学是也。予素视算术为畏途，于微积分尤甚。所习学科中，惟此一门，总觉有所掙格。虽日日习之，亦无丝毫裨益，每试常不及格。以如是成绩，颇惧受降级之惩戒，或被斥退。后竟得越过此难关，则赖有英文为助。美国大学制，每级分数班，每班有主任教员，专司此班中学生功课之分数。学生欲自知其数多寡者，可问主任教员。予班之主任教员，曰白洛及(Blodget)，乃教拉丁文者。予在二年级时，自愧分数过少，至不敢向教员探询，私意或且降级。幸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故平均分数，犹得以有余补不足。自经两次获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然余未敢略存自满心，以予四学年中平均分数之少，扞心惭汗。若因人之誉己而趾高气扬，抑自欺之甚矣。

英文论说
两次获奖

第二学年之末及第三学年，学费渐充裕。以校中有二三年级学生约二十人，结为一会，共屋而居，另倩一人之为司饮膳。予竭力经营，获充是职。晨则为之购办蔬肴，饭则为之供应左右，后此二年中予之膳费，盖皆取给于此。虽所获无多，不无小补。萨伐那妇女会既助予以常经费，阿

半工半读
学费充裕

立芬公司亦有特捐相助。此外予更得一职，为兄弟会管理书籍。兄弟会者，校中两辩驳会之一也。会有一小藏书楼，予以会员之资格，得与是选，博微资焉。

第四学年，兄弟会中仍举予为司书人，每岁酬予美金三十元。予既得此数项进款，客囊乃觉稍裕，不复以举债为生。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师，每年薪俸所入，亦不过二三百金。彼且以赡养八口之家而无缺乏，则予以个人而有此，又有妇女会赠予以袜履等物，更不必自耗囊金。于此犹云不足，则亦过矣。

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生，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于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令人注目。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于今思之，亦无甚关系。浮云过眼，不过博得一时虚荣耳。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

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虽然，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界也。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俾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

要使西学
传到中国

第六章 学成归国

自予毕业耶路大学，屈指去国之日，忽忽十年。予之初志，所望甚奢，本欲延长留学年限，冀可学成专科。盖当予在耶路

希望我早
些回中国

大学时，校方方创一雪费尔专门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院长为诺德君 (Prof. Norton)。予修业时，曾入此院附习测量科，拟为将来学习工程之预备。设予果能学成专科以归国者，自信予所企望之事业，将益易于着手也。惜以贫乏，不能自筹资斧。助予之友，又不愿予久居美国。彼盖目予为中国有用之人材，虑予久居不归，乐不思蜀也。于是捐弃学习专科之奢愿，而留学时期，予以告终。美人中劝予归国最力者，其一为白礼特 (Perit)，其人执业于美国某东方公司中；其二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 (Olyphant Brothers) 之主人翁，所谓阿立芬特公司，即八年前曾以帆船载予来美而不取值者。此数人之见解皆甚高尚，其所以怂恿予归中国，非有私意存于其间，盖欲予归国后热心传道，使中国信仰上帝，人人为耶稣教徒耳。

从纽约
回国

有麦克教士 (Rev. William Macy) 者，于一八四五年至香港代勃朗为玛礼孙学校教员，于前第二章中已言及之。迨后玛礼孙学校解散，麦克乃重归美国，复入耶路为学生。兹复经美国教会派往中国传道，遂于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与予同乘纽约某公司帆船名“欧里加” (Eureka) 者，自纽约首途。时值冬令，为过好望角最恶劣之时会。盖隆冬之际，东北风极大，凡帆船向东方行，必遇逆风，无可倖免，而欧里加船此时正依此航路以进行也。此船本为运货以赴香港者，舟中乘客，除予及麦克外，实无第三人。起程之日，适彤云密布，严寒袭人。舟又停泊于东河中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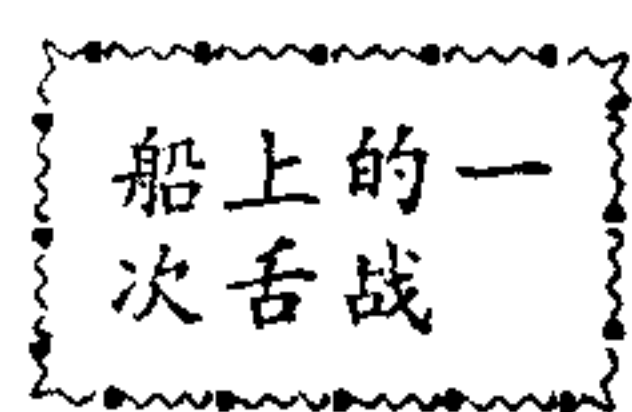
不能傍岸，予等乃觅小舟以渡。当登舟时，回顾岸旁，不见有一人挥巾空际，送予远行者。及舟既起碇，岸上亦无高呼欢送之声，此境此情，甚萧条也。

船初行，先以他船拖至桑得阿克(Sandy Hook)，迨出口后乃解缆自颺。正值逆风迎面而来，势殊猛烈。风篷不能扯满，则张半帆，旁行斜上，曲折以进。船中载货极少，即欲觅一压舱之重物，亦不可得。以故冲击风浪中，颠簸愈甚。沧海一粟，如明星倒影水中，荡漾不定。此航路之恶，为夙昔所著称，固非自今日始也。由桑得阿克以至香港，几无平稳之一日。计水程凡一万三千海里，船行历一百五十四日乃达目的。予生平航海不为不多，然寂寞无聊，则未有如此行之甚者。

船主名辉布(Whipple)，籍隶费拉特尔费亚城，为人粗犷无文，以口吃故，举止尤燥急。每日于船中所为，令人可笑之事极多，而于晨间则尤甚。彼每晨必登甲板，自船首至船尾，来回急走，以测候天空气象。有时忽骤止其步，驻足痴立，对逆风吹来之方向，仰首瞞天，筋涨面赤，眼珠几欲突出。暴怒之极，则伸两手尽力自搔其发，一若与此烦恼丝有无穷夙憾，必欲根根拔而去之者。如是往来跳跃，齧齿有声。或以足与甲板斗其坚，力踣不已。口中作种种褻语，对天漫骂，谓天公之作此逆风，盖有意与之为难，阻其进行也。顾船主虽毒骂，而口吃乃期期不可辨，其状可笑亦复可怜。予初见其狂暴如疯，颇生怜悯之念。迨后见其无日不如是，

愚蠢粗鲁
的船主

乃觉其人可鄙，殊不足怜惜。彼每次向天示威之后，必至力尽筋疲，乃于甲板上独据胡床，枯坐历数小时。舟中虽无人愿与之接谈，而彼固怡然自得，恒力搓其两手，自语自笑，状若无辜之疯人。长途中凡其举动，非疯非慎。船中水手，司空见惯，不以为奇。虽外貌不敢显轻侮之色。而心中固无不匿笑其为人也。



舟行之际，一切调度，全由大副一人指挥。此大副之专制，不啻海中一暴君。幸水手皆为挪威及瑞典两国之人，故尚肯服从其命令。若在美国人遇此野蛮无人理之事，必不能堪，或且起暴动以为对待矣。盖此船主、大副之役使水手，有如牛马，日夜无少停。途中所得暂事休息者，惟船行至热带时，适风波平静之数日耳。予稽旅行之日记册，计自解缆后约行两星期，始至马加撒海峡 (Macassar Strait)，舟中人殆无一不生厌倦之心。过海峡后，船主乃扬言于众曰：“予此行所以不幸而遇逆风者，以舟中有约拿其人在也。”（相传约拿为古时先知，运最蹇。一日航海遇暴风，舟且覆，同舟者拈阄以求罪人，适得约拿，举而投诸海，风乃立止云。）语时故使予友麦克闻之，其意盖以约拿况麦克也。予友闻是言，绝不介意，惟对予目笑而存之。时予方与麦克谈论舟过海峡事，乃语麦克曰：“设以予司此船者，过此海峡不过十日足矣。”语时亦故高其声浪，使船主闻之。一则报复其语侵麦克，一则使彼自知其航术未精也。

当隆冬之际，设行舟不过好望角，而绕亨角 (Cape

Horn) 以进，利便实甚。盖如是则可得顺风，不独缩短航海之期，且可省船主无数气力。但予以乘客资格，亦莫知其内容真相。该公司驶行此船，既无甚货物，又必逆东北风而行，岂其经济上有特别之目的耶？若以予意，则必经亨角遵新航路以行，而予又可借此耳目一新矣。

船近香港时，有领港人至船上。船主见其为中国人，乃倩予为舌人，询其近处有无危险之暗礁及沙滩。予默念此暗礁与沙滩者，中国语不知当作何辞，久思不属，竟莫达其意。幸领港人适解英语，乃转告予以暗礁、沙滩之中国名词。噫，此领港人者，竟为予回国后之第一国语教授，不亦异乎！船主及麦克等见予状，咸笑不可仰。予自念以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亦无词以自解也。

讲中国语
遇到困难

登陆后予第一关怀之事，为往视予友蓄德鲁特(Shortrede)。蓄德鲁特者，《中国日报》主笔。予在孟松学校时，彼曾以资助予一年有余，盖予之老友也。把晤后，彼即邀予过其家，小作勾留。旋赴澳门，省视吾母。予去家日久，慈母倚闾悬念，必至望眼欲穿矣。予见母之日，以一时无从易中国衣，乃仍西装以进。是时予已须矣，若循中国习惯，则少年未娶者，不应若是早须也。予见母无恙，胸中感谢之心，达于极点，转无一语能出诸口。质言之，予此时喜极欲涕，此种状况，实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母见予立现一种慈爱之色，以手抚摩予身且遍，谓此十年中思见儿而不可得也。予知母尚未悉予旅美之详情，乃

依坐在母亲的膝下

依坐膝下，告之曰：“母乎！儿方经一五六阅月可厌之长期旅行也。然今幸无恙，已得抵家省母矣。儿自离膝下，前后已有八年。

此八年中，在在皆遇良友，能善视儿，故儿身常健无疾病。儿在校肄业，常思借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当未入大学之前，又曾先入一预备学校。于预备学校毕业后，乃入耶路大学。耶路大学在美国为最著名大学之一，校内所订课程，必四年乃能毕业，此儿所以久客异乡。今既毕业于该校，遂得一学士学位。美国之学士，盖与中国之秀才相仿。”语次随出一羊皮纸以示母，且告之曰：“此即毕业文凭也。凡得毕业于耶路大学者，即在美国人犹视为荣誉，况儿以中国人而得与其列耶。”

予母闻言，乃询予此文凭与学位，可博奖金几何？盖予母固未知其效用如何也。予乃告母曰：“此非可以得奖金者。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为易。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儿今既以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耶路大学，今后吾母即为数万万人中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此乃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儿此后在世一日，必侍奉吾母，俾母得安享幸福，不使少有缺乏也。”

予之为此大言不惭，非敢自矜自满。不过欲博吾母欢

心耳。母闻予言果甚乐，面有笑容。旋谓予曰：“吾见儿已蓄须，上有一兄尚未蓄须，故吾意汝去须为佳。”予闻母言，即如命趋

服从母命
剃去胡须

出，召匠立薙之。母见予状，乐乃益甚。察其意以为吾子虽受外国教育，固未失其中国固有之道德，仍能尽孝于亲也。予此时胸中爱母之忱，恨未能剖心相示。此后予每尽力所能及，以奉予母，颐养天年。迨一八五八年予母弃养，寿六十有四，计去予失怙时，凡二十四年。予母逝时，予适在上海，未能见一面，实为终生遗憾。

一八五五年予居粤中，与美教士富文(Vrooman)君同寓，地名“咸虾栏”，与行刑场颇近。场在城外西南隅，邻珠江之滨。

重新学习
中国语文

予之寓此，除补习汉文而外，他无所事。以予久居美洲，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至是乃渐复其旧。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粤语，惟唇舌间尚觉生硬耳。至予之汉文，乃于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习者，为时不过四年。以习汉文，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故今日之温习，颇极困难，进步极缓。夫文字之与语言，在英文中虽间有不同之点，究不若中国之悬殊特甚。以中国之文字而论，辉煌华丽，变化万端，虽应用普及全国，而文字之发音，则南北互异，东西悬殊。至于语言，则尤庞杂不可究诘。如福建、江苏、安徽等省，即一省之中，亦有无数不同之方言。每值甲乙两地人相遇，设各操其乡谈，则几如异国之人，彼此不能通解。此乃中国语言文字上特别困难之处，

为各国所无者。

对人民的
残酷屠杀

当予在粤时，粤中适有一暴动，秩序因之大乱。此际太平天国之军队，方横行内地，所向披靡，而粤乱亦适起于是时。顾粤人之暴动，初与太平军无涉。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苗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观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且因骤觅一辽阔之地，为大坑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据此景象，加以粤省人烟之稠密，在理当发生极大之瘟疫，乃竟得安然无恙，宁非怪

惨不忍睹

事。后闻于城西远僻处觅得一极大沟渠，投尸其中，任其自然堆叠，以满为度，遂谓尽掩埋之能事矣。当时有往观者，谓此掩埋之法，简易实甚。掷尸沟中后，无需人力更施覆盖。以尸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余，不令群尸露少隙也。此种情形，非独当时观者酸鼻，至今言之，犹令人欲作三日呕。人或告余，是被杀者有与暴动毫无关系，徒以一般虎

狼胥役，敲詐不遂，遂任意誣陷置之死地云。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獨今世紀中無事可與比擬，即古昔尼羅（Nero）王之殘暴，及法國革命時代之慘劇，殺人亦無如是之多。罪魁禍首，惟兩廣總督葉名琛一人，實尸其咎。

葉為漢陽人。漢陽於太平軍起事時即被占據，遂遭兵火之劫。人謂葉在漢陽本有極富之財產，此役盡付焚如，故對於太平軍恨之切齒。而太平軍之首領，又多籍隸兩廣，於是葉乃遷怒於兩廣人民。一八五四年，既攫得兩廣總督之權位，遂假公濟私，以報其夙怨，粵人乃無辜而受其殃矣。葉之戮人，不訊口供，捕得即殺，有如牛羊之入屠肆。此殺人之惡魔，天所不容，其罪惡滿盈之一日，且不旋踵而至，彼固猶在夢中也。未幾，葉因事與英政府釀成大交涉，為英兵所擄，幽之印度極邊杳無居人之处，遂於此荒涼寂寞之區，苟延殘喘，以度其含垢忍辱之余生，不特為全國同胞所唾罵，抑亦為全世界人所鄙棄也。

予自刑場歸寓後，神志懊喪，胸中煩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日間所見種種慘狀，時時纏繞於予腦筋中。憤懣之極，

同情太平
天國革命

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為正當。予既表同情於太平軍，乃几欲起而為之響應。及後深思靜慮，乃覺此舉鹵莽，究非妥善之策；不若仍予舊有计划，先習國語與漢文，俟其嫻熟，乃依一定之方針，循序而進，庶可达予夙昔之希望也。

第七章 入世谋生

前章言予习国文既极困难，未可遂云有得。而如中国语言，则渐复旧观，谈话无虞扞格。于时颇思于社会中得一职守，此非仅为家人衣食，欲有所藉手，达于维新中国之目的，谋食亦谋道也。

开始寻找职业

有美教士曰派克 (Parker) 者，彼邦医学博士，奉美教会之命来华传道，悬壶于粤有年。此时方为美政府之特别委员，暂代公使事。时吾华尚无各国全权公使。北京之应设公使与否，在磋商中，国际上尚未有互派公使之条约。派克博士之于外交，非有特别经验，其于律学亦非专门；徒以其旅华日久，习中国之语言风俗，故美政府以此任之。予有友曰歇区可克 (Mr. M. N. Hitchcock)，亦美人，与派克有旧，乃介绍予为派克处书记。予前在古夫人小学时，已耳派克博士名。渠亦毕业于耶路大学者，因与予有同校之谊，颇相得。其办事地点，在粤之省垣，惟夏季则至澳门避暑焉。予在派克处，事少薪薄，月十五金耳。予乐就之，意本不在金钱，欲借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顾派克虽摄公使，乃非近水楼台，知予之计划甚左。三月后遽自行辞职，赴香港习法律。

香港有老友蓄德鲁特 (Shortrede) 君，遇予素厚，因主

其家。无何，蓄荐予于香港高等审判厅为译员，月薪七十五金。处境略裕，乃稍稍放胆，潜心治法律。英国审判厅制度，律师

在香港
学律师

资格凡两种：曰小律师(Solicitors)，专司收集证据、抄阅公文及摘述案情始末，以备辩护之材料，而已不出庭；曰大律师(Barristers)，则出庭司辩护者。予从予友蓄德鲁特之言，学习第一种律师事业。余之为此，可谓铸错。盖香港为英国之殖民地，予以中国人而律师于此，是以外人侵入英国法律团体，损彼利益，分我杯羹，必召英律师之恶感。以余之鲁钝，未计及此，一误也。又予所师事者，乃一寻常律师；此时有一总律师，思罗致予于门下，乃舍此就彼，二误也。一时失检，有此二误。他日之离香港，即种因于此矣。

因第一着之误，致香港律师合群力以拒予。一时新闻界，惟予友蓄德鲁特主笔之《中国日报》差无贬词，余皆连篇累牍，肆意攻击。若辈以为予于中西文字，皆所擅长，设于香港律师界得占一席，则将来凡涉于华人诉讼事件，必为予个人垄断，英律师且相将归国，故对于予之学法律，出全力以拒之。因第二

英国律师
全力排斥

着之误，又得罪于总律师。其人曰安师德(Anstey)，曾欲就其权力所及，为予辟一实习律师之途。因上书英政府，请允中国人之在香港者，苟试验及格，有充律师之权利；并草拟章程，附于请愿书后。按法定手续，此举必须经英国议会之通过，乃成为殖民地之单行法，则

其事之不易可知。旋竟邀英政府之允准，著为定律，是总律师之所以为予尽力者，不可为不至。顾予乃不就笼络，事后始知，予诚为负负。予既另事律师派森(Parson)为师，总律师则大恚，每相值于法庭翻译时，辄事事苛求予短，不复如前之谦和。于是予以一身，受双方冲击，觉在香港已无立足余地。抑不独予处境困难，予师派森亦复日坐针毡，身为众矢之的，而无可抵抗。彼乃不得不自谋，取消予学律之合同。予既受此排挤，自念恋恋于此，殊非计，不如辞职，去而之他。予去未久，派森亦以他故弃其香港事业，买棹归英。

离港赴沪

今回忆在港时短期历史，转觉学律未成，为予生幸事。使当日果成一香港律师，则所成事业，必甚微末。且久居英国殖民地，身体为所拘束，不能至中国内地，与上流社会交游。纵使成一著名律师，博得多金，亦安所用之？余既去香港，于一八五六年八月，乘一运茶船北赴上海。船名“佛罗棱司”(Florence)，乃自美国波司顿来者。船主名都玛勒司克(Dumaresque)，此船为所自有。船之名，即船主女公子名也。忆一八五五年予自美归国时，所乘“欧里加”船之船主，以较今日之都船主，不可同日语。都之为人，仁厚而通达，彬彬有礼。彼闻予名后，即极表欢迎，立以由港至上海之船票赠予，不取值。此行程期仅七日，船未抵岸，而予与船主二人，已于此短期内成莫逆交矣。

予抵上海未久，于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月薪七十五

两，折合墨银可百元。因中国向无银元，墨西哥银币输入遂流行也。此职之薪金，固已较香港高等法庭译员为优，即所事亦不若彼繁重可厌。惟予性好劳动，转嫌太简易耳。此时办公时刻外，颇多余晷，在寓读书。如是者三月，旋觉此事于予，亦不相宜。使予果愿独善其身，为一洁己奉公之人，则绝不应混迹于此。盖此间有一恶习，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予既知此，乃深恶其卑鄙，不屑与伍，以自污吾名誉，乃决意辞职，而苦无词。

上海海关

某日予迳访总税务司，故问之曰：“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彼告予曰：“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予闻言退出，立作一辞职书投之，书谓予与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国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予书入后，总税务司来(Mr.Lay)君，初不允予请，面加慰留，令勿去职；且误会予之此举为嫌俸薄，故以辞职相要挟，因许月增予俸至二百两。

不愿贪污
毅然辞职

噫！彼固以为中国人殆无一不以金钱为生命者，宁知众人皆醉之中，犹有能以廉隅自守，视道德为重、金钱为轻者耶？且予之为此，别有高尚志趣，并不以得升总税务司为目的。予意凡欲见重于人者，必其人先能自重。今海关中通事及其馀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

能实行予志，此辞职之本意也。辞职书中，亦不明言及此。四阅月后，卒离去海关，而另觅光明磊落之事业。

同事诸友，见予弃此二百两厚俸，图不可必之事，莫不目予为痴，是燕雀不知鸿鹄也。予之操行差堪自信者，惟廉洁二字。无论何往，必保全名誉，永远不使玷污。予非不自知，归国以来，未及一年，已三迁其业。若长此见异思迁，则所希望之事业，或且如灯泡影，终无所成。又非不自觉予之希望过奢，志向过高，颇难见诸实行也。第念吾人竞存于世界，必有一定之希望，方能造成真实之事业。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予于所事，屡次中辍，岂好为变迁哉？

第八章 经商之阅历

到英商公司
为书记

予离海关后，至某英商公司为书记，此公司专收中国丝茶者。予之入此，不过暂借枝栖。然虽相处仅数月，获益良多，于商家内幕及经商方法，已略知梗概，于他日事业，关系实多。该公司自余就事六阅月，而停止营业，予乃重为失业之人。此时如投身大海中，四顾茫茫，不知方针当何向。

计予为书记，六阅月中，值意外之事二，是亦不可不纪。

某星期四之夕，予自苏州河边礼拜堂行祷礼归。经四川路，见有西人成群在前，人各手一中国纸灯，高举过顶，晃荡不定，行路则左倾右斜，作折线而前，且行且唱，亦有狂呼者，状似甚乐。道旁中国人见之，皆四窜奔走，若有虎狼追逐者。予行既近，与之相距约百码。此时颇有骑虎之势，即欲退避，亦已无及。予仆本执灯为予导，此时乃退匿予后。予告以无恐，迤邐前进，不数武，三四被酒西人已迎面至。一人夺予仆手中灯，一则举足思蹴予，顾被酒已甚，足方举，身已摇摇欲仆。予见其醉态蹒跚，亦不与较，惟避而过之。旋见在后有清醒者，乃目睹其伴侣之行为，不加劝止，且顾而乐之。

告诫酗酒
的美国人

予乃伫立与语，先告以予名，并询以适欲蹴予及夺仆灯者之名。彼等初不肯吐实，继予力言纵知其人，必不与之为难。彼乃告予其中一人名，及在某船中所操之业。嘻，异矣！彼所告之人名，盖即“欧里加”船中大副也。此船非他，即于一八五五年载予归国者，今此船又适为予所处之公司运货。予乃于翌晨作一函，致其船主，详告一切。船主阅函甚怒，掷示大副。大副读未竟，色立变，急奔登岸，向予谢罪。予仍遇以和蔼之色，婉言告之曰：

“君当知美人之在中国，固极受中国人之敬礼者。故凡美人之至中国，尤当自知其所处地位之尊贵，善自保惜，不宜有强暴行为以自丧其名誉，而伤中国人之感情。予之作此函，非欲与君为难，第欲借此以尽予之忠告耳。”大副闻

言，备道感愧。并邀予至其船中，杯酒言欢，订为朋友。予谢之，旋自去。此事遂和平了结。

怒打苏格
兰流氓

二月后，又值一意外事。此事迥不如前，其结果乃令人不适。当予所处公司停止贸易，所有什物尽付拍卖。是日中外人士来者夥多，予亦厕人丛中骈肩立。适有一体量六尺馀，雄伟无伦之苏格兰人，立于予后。觉有人弄我发辫，一回顾则彼郾瞞者以棉花搓成无数小球系予辫上，以为戏乐。予初不怒，仅婉请其解去。彼交叉两手于胸，若不闻者，一种傲慢之态，令人难堪。予仍不怒，惟申言之。彼忽骤举拳击予颊，势甚猛，特未见血耳。予勃然不复能忍，以彼伟岸，予长才及其肩，斗腕力宁有幸者。然当时不暇计胜负，即以其人所施者反之，遽以拳冲其面，拳出至迅，且有力，彼不及防，受创，唇鼻立破，流血被面。此苏格兰人殆体育家，孔武有力，予之右腕旋被执不能少动。予方思以足力蹴其要害，适公司主人自旁来，极力解散，彼乃自人丛中挤出。时有人大声谓予曰：“若欲斗耶？”予即应之曰：“否，予固自卫。君友先犯予，伤予颊，殊无赖。”予发此言，声色俱厉，故使众人皆闻之。旋退入别室，任他人之论短长，充耳不听。后有友告予，谓是日英国领事亦在众中，目睹此事，曾发评论。谓“此中国少年，血气太盛。设彼不自由施行法律（指还击）者，固可至英国领事公署控此苏格兰人。今既已报复，且又于众辱之，此其所为为已甚，不能更控人矣。”此苏格兰人者，予前于道中尝数遇

之，故能省识。自互毆后，不出现者一星期。人言彼方闭户养伤，殆非事实。盖以被创于一短小之中国人，并受侮辱之辞，故无颜遽出耳。

此事虽琐细无谓，而于租界中颇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事阅数日，外人犹引为谈助。更有多数中国人，因闻予为此事，异常推重。盖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凌侮，时有所闻。然从未有一人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此实由于中国人赋性柔和，每受外人无礼之待遇，辄隐忍退让，不敢与较。致养成一般无意识外人之骄恣，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近如日人之战胜俄国，亦足使中国人眼界为之一广，不再忍受无礼之待遇。即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性成，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结果。欧洲各强国，甚且倡瓜分中国之议，幸美政府出面干涉，乃不得实行。今中国人已稍稍知其前此之非，力图自振，且自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逝世后，时局又为之一变。究竟中国前途若何，此时尚难逆料也。

中国人有
胆力自卫

自公司闭歇后，予乃为第四次失业之人。第予本不希望以商业终身者，故虽失业，亦不甚措意。予自归国以来，二年

一篇译文
博得声誉

中于汉文一道，已略窥门径，遂不亟亟于谋事；此后惟译书自食，以度此优游之岁月，无拘无束，亦殊自由。纵不得多金，固大可借此以多识商学上流人物，推广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予借译书之机会，遂得识一洋公司中之华经理。此公司在上海实为首屈一指，其行主亦极负一时之盛名。中外商人，无不与之契合。一八五七年，行主不幸逝世，一时商界中人无不深为哀悼，乃撰一长篇诔文，详述死者一生事业，以为纪念。该公司中人得此诔文，则聘二人以译成英文。任此事者，一为英国领事公署中书记官，其兄即曾著《中国内乱记》者，其一则予也。予之得获此职，实赖该公司华经理之推荐。初不意予所为文，竟博外人之称许，谓较英署书记所译者为佳也。予为此事，不独为公司经理所赏识，即中国商界中人，闻同胞中有人能以长篇诔辞译成精确之英文，优胜于英国人手笔，咸引以为荣誉。自予文入选为墓铭，勒之碑石，而本国人中，遂稍稍知予之微名。第此番之博声誉，与前次迥乎不同。前以殴人称，今则人人知予为曾受西国教育之中国学生也。

经介绍认识曾国藩

未几，又有一事，需予臂助。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沪上绅商界中负时誉者，闻予名，乃倩予撰一西文募捐启，向旅沪外人劝募，不数日，竟得西人捐款二万元。中国慈善会董事，见成效之速，乐乃无极，后复由董事具名，予为作函，报告外人以收到捐款之数目，并谢其慷慨解囊之

谊。此函旋经沪上某某两西报登出。故予为译事三阅月，而上海之中国人，几无一不知予为美国毕业生矣。予之译事，所以能奏此成效而博此名誉者，皆予友曾继甫(译音)〔编者按：当为曾寄圃〕之力也。曾君文学极佳，人咸敬而重之。因其在公司日久，故信用尤著。其所往来皆国中名儒硕学。又以身居商界，故凡中国大资本家及殷实之商家，无论在申或居他埠，亦无不与之相识。予前此所译之诔文及募捐启，皆彼所介绍者。曾君后又介予于中国之著名大算学家李君壬叔，予因李君又得识曾公国藩。曾公盖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予之教育计画，后亦卒赖曾公力为提倡，乃得实行。予尝谓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不能预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毕生之结。即如予之因曾(继甫)〔当为寄圃〕而识李，因李而识曾(文正)，因曾而予之教育计划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画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充类至义之尽，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不可谓非由此滥觞。则又如蛛网之到处牵连，不知以何处为止境也。

予因曾继甫，旋识宝顺公司(Dent & Co.)之西经理。经理遇予颇厚，欲命予至日本长崎为其分公司之买办，时日本与各国通商尚未久也。予则婉辞不就此职，且实告以故，谓：

拒绝充当
洋行买办

“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分，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予之母校及诸同学

闻之，对予将生如何之感情耶？人虽有时困于经济，不得不屈就贱役，为稻粮谋，第予之贫乏尚未至此。设君果任予以事者，则予甚愿为公司代表，至内地一行。如是则予不至以金钱之故而牺牲尊贵之身分。予苟得代表公司以收买丝茶，无论或给常薪，或给用费，似较任奴隶首领为佳也。”予言时，予友曾君亦在座。曾君粗解英语，于予言虽知之不详，固已得其概略。予语毕，乃先辞出，以待彼二人协商。曾君后出语予，谓绘白(Webb)[通译作韦伯](即该公司之经理)评予曰：“容某虽贫，傲骨殊稜稜。”天下贫骨之与傲骨，乃往往长相伴而不相离也。谈判后数日，曾君告予，谓绘白已决计派予至产茶区域，调查装茶之情形云。

第九章 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

坐“无锡快”出发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予等乘一小艇，俗名“无锡快”者，由沪出发，从事于产茶各区域之调查。所谓“无锡快”，乃一种快艇之名，因在运河流域中无锡县所创造，故有是称。无锡距苏州甚近，苏州为名胜之区，与杭州齐名，居民繁庶，物产丰饶，而以丝织品为尤著。苏属城乡市镇间居民往来，咸借“无锡快”为交通利器。其制大小不一，舟中装设颇佳，便利安适，使乘客无风尘之苦。又有一种专供官绅富商雇乘者，则船身较大，装饰尤华丽。此种舟皆平

底，值顺风时，其行甚速。惟遇逆风，则或系绳于桅，令人于岸上牵之，或摇橹以进。摇橹为中国人长技，寻常之舟，后舵两旁有橹，左右舷有铁枢纽，橹著其上。摇时一橹需四人，橹身为平面之板，于船尾处在水中左右摇曳，借水力以推舟，速率极大。惟近年中国通行汽船，操此业者为汽船所夺，故江苏一带河面上，民船已渐归淘汰。从前美国一八五〇年及一八六〇年间，向有帆船驶至东印度及中国，往来装运货物。今则海面航业，已为邮船所夺，其事如一辙也。

予等舟行三日，至杭州。杭州为浙江省垣，地势颇不平，正西及西南、东北，皆有高山。全城面积，可三四英方里。南北较长于东西，为长方形。城之西有湖曰西湖，为著名名胜。湖面平如镜，底为沙泥，水澄碧，游鱼可数。由城脚迄西山之麓，皆西湖范围。傍湖之山，高入霄汉，绵亘直至城北，有若天然堡垒为城屏障者。钱塘江亦在城西，去城约二英里。江水发源于徽州东南高山中，蜿蜒而下，以趋入杭州湾。去城东约四十英里之处，山水由高处下冲入河中，水势湍激，波涛澎湃；声如万马奔腾。钱塘江中于一定之时间，有所谓“钱塘潮”者，潮头高至八九英尺，亦巨观也。当十二、十三世纪时，宋代君主曾建都于此，故杭州之名著于历史。风景绝佳，有少数之公私建筑物，如巨寺、高塔、桥梁、陵寝等，能令此特别之天然景物益增其灵秀。独惜自宋以后，历时既久，美丽之建筑物多半



頹废失修，致令杭州昔日之荣誉渐以湮没。国家多难，恐未易遽复旧观也。

由浙江
往江西

三月十五日，予等离杭州，溯钱塘江而上。有地名江口，去杭城东约二英里，亦甚繁盛。河中帆樯林立，商船无虑千数，大小不一，长约五十尺至百尺，阔约十尺至十五尺，吃水不过二三尺，亦皆平底，咸取极坚致易弯曲之木材为之。因钱塘江之潮流曲折纡回，其底又多礁石，无〔此处疑脱一“论”字〕逆流顺水，恒遇极猛烈之激湍，时虞颠覆。故非有极坚固之质，不克经久受冲击也。舟中以板隔成小室，室各设床榻以备乘客之需。若遇装货时，则此隔扇及床榻可以拆卸，腾出空地以容货物。全舟若装配完全，上盖以穹形之篷，乃成圆筒式，状如一大雪茄。此类船多航行杭州、常山间。浙江与江西接壤处，交通多水道，其装运货物，大半即用此船。常山为浙省繁盛商埠。江西境亦有巨埠曰玉山，与常山相去仅五十华里。二埠间有广道，坦坦荡荡，阔约三十英尺，花岗石所铺，两旁砌以碧色之卵石，中国最佳路也。两省分界处，有石制牌坊，横跨路中，即以是为界石。两面俱镌有四大字曰：“两省通衢”，以鲜明之蓝色涂之。此坊盖亦著名之古物，可见其商务之盛，由来旧也。当予等自常山至玉山时，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等处，犹未辟为通商口岸，汽船之运货至内地者绝少。而此两省通衢，苦力运货，项背相望，耶许相应答也，每日不下数千人。自游历家之眼光观之，饶有趣味。而在中国

爱国之士见之，亦足引起其怀古之思。

于扬子江中，行舟可直达四川边境之荆州。全航路之长，约三千英里，六七省之商务赖以交通。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

西方不应
干涉中国

涉，得完全行驶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也。彼西人者何不与中国以时机，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又如工人问题，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非谓不当输入中国，第当逐渐推行，假以时日，俾人民得徐图他项事业，以恢复元气，不宜骤然尽夺其所业也。

〔此处原文尚有一句，略云：“今更回述予此次出发之情形。”〕三月十五日晨五时，予等自江口起碇。适值顺风，扬帆而下，一日间几行一百英里。暮十时，舟泊七龙（按浙省无地名七龙者，或为七里泷之误）。遥望钱塘江之东岸，其露出水面者，岩石层次，历历可辨，殆全为红砂岩所砌成。岸上随处皆见有红砂岩所造之屋。四围山岭，晚景尤佳。浙江多佳山水，故随处皆入画。

翌日由七龙首途，值大雨如注，舟仍前进不息。下午泊于兰溪，是日约行四十英里。兰溪亦浙省大市场，两湖所产之“工

“工夫茶”
与火腿

夫茶”，咸集此间，由此经杭州以至上海。城中只有一街，长至六英里。其著名土产，为极佳之火腿，全国闻名。予等因阻雨，在兰溪小住半日。日落后，天色渐霁，遂于夜半

十二钟时复行，至衢州。衢州为浙省之州城，去年（一八五八年）三月间，为太平军所困，历四月，围乃解，幸尚无大损失云。在衢州旅馆中一宿，即趲赴萧山〔编者按：当作常山〕。萧山〔当作常山〕去此可三十英里，因关役查验繁苛，与人脚夫亦难骤觅多人，登岸至不便。抵萧山〔当作常山〕后，旋复乘肩舆赴玉山。当晚预雇渔舟，备翌晨赴广信。广信去玉山，亦三十英里。既过玉山，已行入江西境界。此新航路乃向西北行，顺流而下，掠鄱阳湖南岸而至南昌。南昌为江西省会，城垣外观颇壮丽，惜予无暇游览，且不及调查太平军战后之状况若何也。

既过南昌，航路则转向西南，趋湘潭。湘潭即予等最后之目的地。途中历数城，以于历史及商业上无大关系，故略之。湖南之省会曰长沙。予过长沙时，适在夜间。迨四月十五日之晨，乃抵湘潭。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由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迨后外洋机械输入，复经国际战争及通商立约等事，而中国劳动界情势，乃为之一变。此不仅扰乱中国工业制度，且于将来全国之经济、实业、政治上，皆有莫

湘潭是个
重要口岸

大影响也。

予等乃各依其所指定之地点，分往各处收买生茶，以备运往上海。装箱留湘潭约十日。十日后，拟更赴湖北之荆州，以调查华容地方所产之黄丝。

四月二十六日，离湘潭北行，趋予等所欲赴地点。翌晨八时至湖南长沙，是日适空气潮湿，同人中感觉烦懣不欢，乃湘约入城游览。城中情形，与他处略同，建筑街衢等，皆粗劣秽污，无可观者。明日乘舟复行，遂过洞庭湖，渡扬子江，入荆河口，以达华容。计离湘潭后，水程十日，所经处尚有太平景象。居民各安农业，禾黍满望，叱犊时闻。予于此见二村童，共骑一驴，沿途笑语，意志欢乐，他处未见有此也。抵华容后，因觅旅馆不得，遂寄榻于某丝行中。行装甫卸，即有地方保甲二人，来询旅客姓名职业。行主知其故，即为予等代述来意。彼闻为诚实商人，非为匪徒作侦探者，遂满意而去，任予等自由动作，不复来相扰矣。予既宣布来意，旋有无数商人，送种种黄丝来，以备选购。是日得各种丝样，约六十五磅，装运上海。

地方保甲
盘问旅客

两星期后，各收拾行装，准备归计。经汉口后，又赴聂家市（译音）〔编者按：即系本名〕。聂家市属长沙〔编者按：属岳州府临湘县〕，亦产茶区域也。自五月二十六日离华容，于六月五日抵汉口，寓一中国旅馆中。天气既炎热潮湿，所居复湫隘异常，殊少清新空气，至为不适。三日后，有委员三人来查询，一如在华容时。示以在华容所购

之黄丝，及其包皮上所盖由华容至汉口沿途税卡之戳。彼等见此，知非匪徒侦探，遂去，不复相扰。

汉口当时尚未通商，惟此事已经提议，不久且实行。

汉口是最
重要商埠

当太平军未起事之前，汉口本一中国最重要之商埠。一八五六年，太平军占据武昌时，汉口、汉阳亦同时失陷。以是汉口之一部，尽被焚毁，顿成一片焦土。当予至时，商业已渐恢复，被焚之区，亦从新建筑。第所建房屋，类皆草率急就。若以今日（一九〇九年）之汉口言之，沿岸一带，货栈林立，居屋栉比，类皆壮丽之西式建筑，大有欧西景象，非昔比矣。故在今日中国之有汉口，殆如美国之有芝加哥及圣鲁意二城。予知不久汉口之商业发达，居民繁盛，必将驾芝加哥、圣路易而上之。予等勾留数日，遂重渡扬子江，趋聂家市产黑茶之地。

中国印度
茶叶不同

六月三十离汉口，七月四日至聂家市及杨柳洞（译音）〔编者按：应作羊楼洞，在湖北咸宁境内〕，于此二处，勾留月余。于黑茶之制造及其装运出口之方法，知之甚悉。其法简而易学。予虽未知印度茶之制法如何，第以意度之，印茶既以机器制造，其法当亦甚简。自一八五〇年以后，中国人颇思振兴茶业，挽回利权，故于人工之制茶法，亦已改良不少。究印度所以夺我茶业利权之故，初非以印茶用机器制造，而华茶用人工制造之相差。盖产茶之土地不同，茶之性质，遂亦因之而异。印茶之性质极烈，较中国茶味为

浓，烈亦倍之。论叶之嫩及味之香，则华茶又胜过印茶一倍也。总之印茶烈而浓，华茶香而美。故美国、俄国及欧洲各国上流社会之善品茶者，皆嗜中国茶叶；惟劳动工人及寻常百姓，乃好印茶，味浓亦值廉也。

八月下旬，所事既毕，共乘一湖南民船以归。船中满载装箱之茶。以备运沪。于八月二十九日，重临汉口，计去初次离汉时且两月矣。此行不复过湘潭，经汉口后，即自扬子江顺流而下，至九江，过鄱阳湖。鄱阳湖之南岸，有地曰河口。自河口以往，乃遵三月间所经之原路，九月二十一日抵杭州。由杭州复乘“无锡快”，于九月三十日抵上海。溯自三月以迄十月，凡历七阅月之旅行，借此机缘，予得略知内地人民经太平军乱后之状况。凡所历沿途各地，大半皆为太平军或官军所驻扎者，外状似尚平静。至于各地人民，经太平军及官军抢掠之后，究竟受何影响，则无人能知其真象矣。

惟有一事，令予生无穷之感慨。予素阅中国纪载及旅行日记等书，莫不谓中国人口之众。甲于全球，故予意中国当无地不有人烟稠密之象。乃今所见者，则大抵皆居民稀少，与予夙昔所怀想者，大不相符，是则最足以激刺予之脑筋者也。此种荒凉景象，以予所经之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为尤甚。当予游历时，为春夏两季，正五谷播种、农事方殷之际，田间陌上，理应有多数之驴马牛畜，曳锄相接。乃情形反是，良可怪也。

人口稀少
景象荒凉

予自内地归后，十月间复有英友某君，倩予至绍兴收买生丝。绍兴去杭州西南约二十英里，所产丝颇著名。予在绍兴收丝约两月，忽患疟，不得已中途辍业。绍兴城内污秽，不适于卫生，与中国他处相仿佛。城中河道，水黑如墨。以城处于山坳低湿之地，雨水咸滞蓄河内，能流入而不能泄出。故历年堆积，竟无法使之清除。总绍兴之情形，殆不能名之为城，实含垢纳污之大沟渠，为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故疟疾极多。予幸不久即愈，甫能离榻，即急急去之。

第十章 太平军中之访察

亲自去访
问太平军

一八六〇年，有二美教士，不忆其名，一中国人曰曾兰生，拟作金陵游，探太平军内幕，邀予与偕。予欣然诺之。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是年十一月六日，予等共乘一“无锡快”，自上海首途。时适东北风大作，船顺风行颇速，天气复晴朗。同行诸人，兴致殊高。适携有美国国旗，众人乘兴，遂以插船首，迎风招飏，顾而乐之。既念此举殊疏，或误认吾舟谓有国际关系，而加以盘诘，则徒生枝节，乃急卷而藏之。吾侪此行，拟先至苏州，本应道出松江。因闻松江方驻有官军炮艇，恐为所拦阻，不听向前，或被递

送还上海，亦殊不便，乃绕道避之。舟离上海三十英里中，沿途居民安堵，不显有政治上扰乱情状。田家操作自若，方收获也。然予赴内地调查产茶时，苏州已为太平军占领。苏沪密迩，故上海租界中西人咸惴惴，惟恐太平军来占据租界，乃严为戒备。松江各河中亦炮艇密布，西人守卫队亦远出租界界线之外严密巡逻矣。

十一月九日之晨，船抵苏州。沿途畅行无阻，绝未遇一官军，或一太平军。当此战争紧急之际，而巡逻疏略如是，中国人事事不经意，于此可见一斑。予等抵苏州之娄门，先至一军站，站中有护照，欲赴城内者，必先于此领照，乃得入，出城时仍须缴还之。予等欲入城谒其主将，乞介绍书，俾得直赴金陵，沿途无阻。乃以二人留站守候，先遣二人面军站长，问四人可否同时入城。二人去时，有该地警察长，特派一人伴之行。去一小时而返，谓站长已允所请。于是予等同入城。

时城中民政长方公出，遂往谒军事首
领刘某。其人躯干高大，身着红衣，有骄矜
气，望而可知为浅陋无根柢者。彼询予等赴
南京目的，虽返复盘诘，礼遇尚优，旋授一函介绍予等于
丹阳主将，并缮一护照，谓持此畅行于无锡常州间，可无
留难。刘复介绍予等晤四西人。四人中二美人，一英人，
一法人。法人自谓为法国贵族，因在本国丧失其资财，故
来中国以图恢复。英人则自称系英国副将。其二美国人，
一为医士，一则贩卖枪弹者，因索值过昂，尚未成议云。

太平军中的
西洋人

之数人者，其所谓贵族、副将、医士、商人云云，初莫辨其真伪。其为冒险而来，各怀所欲，则无疑也。予闻刘颂赞美歌，口齿颇伶俐。日暮返舟，复遣人以鸡、羊等物相馈遗，以故此行食品颇充裕。十一月十一日晨抵无锡。既至，出护照示关吏，果得彼等礼遇。其地之主将某，设筵相款，宴罢，复赠种种干鲜水果，且亲至舟中送行。予等与谈论甚久，后亦颂赞美歌作终结，与苏州刘某所颂者同。

十一月十二日，离无锡赴常州。自苏至丹阳，舟皆行运河中。河之两岸，道路犹完好。途中所见皆太平军。运河中船只颇少，有时经日不遇一舟。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

太平军对
人民很好

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象，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非如纣之不善，盗跖之率徒为暴，然则仁与不仁，其成败之代名词欤？抵常州，日已暮。自无锡至此，沿途房屋，皆空无人居。偶遇一二老叟，提小筐售物。筐中所贮，橘、蛋、糕饼、菜蔬、鱼、肉等零星食品。见舟来，辄追呼求售。观其状，似因年老不能远逃，故借此以延喘息。然皆愁苦万状，穷蹙无生趣矣。十三日晨六钟，复解维趋丹阳行。丹阳居民，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之对于人民，亦未闻有虐遇事，相处甚得也。是日之晨，途中见有兵千

人。傍晚已望见丹阳雉堞，因暮色苍茫，故寄宿舟中。翌日破晓入城，谒其地主将。先以苏州所得之介绍书投入。后知此主将亦刘姓，彼适他出，有副官秦某（疑即天官秦日昌）出迎，盖文职也。为人和蔼可亲，礼貌周至。予等与谈，偶询以太平军中宗教信仰。秦君自谓对于耶稣教之观念，皆得诸其首领洪秀全。其言曰：

“吾等所崇拜之天主，即在天之父。天父之外，复有耶稣及圣灵。三位一体，合成真人，是曰上帝。耶稣教分为二派，一曰旧派，一曰新派，太平军则弃新派而从旧派。吾等之天王，曾至天上面谒天父。天父命其降世行道，扫除一切罪恶，指引一切迷路，毁灭偶像及其他一切邪教之迷信，晓谕百姓，使人人咸知天主之真体，其责任盖甚重大也。天王之至天上，其为灵魂御空而行，抑为肉体白日飞升，则非吾等所能知。但天王自言，天王之尊，犹不能与天主相提并论。世人之当崇拜天主，乃为宗教上之崇拜；至天王之受世人敬礼，不过犹世上皇帝之尊荣，为臣民者对其君上，当极其尊敬而已。天王之位，锡自天主，与耶稣为兄弟行此所谓兄弟者，非谓其为同父共母所生；第因天王与耶稣。皆为上帝先后所派之天使，命其至世界上普渡众生，为世人赎罪。天王啣此使命在耶稣后，故当兄事耶稣耳。至太平军中之教规，有所谓饮三杯茶者，乃表感谢上帝之心，初不含赎罪意义。其数之以三者，亦与三位一体之教旨无关，即一杯二杯，本无不可。而必舍一舍二而择三者，则以三

太平军的
宗教信仰

之为数乃中国人素来崇尚，如古语称天地人为三才等是也。若言赎罪，则无论何等供养祭献，绝不能赎吾人罪孽于毫末。此权盖尽操诸耶稣之手，世人但尽其真心忏悔之忱，则耶稣自能为之救赎，否则虽祭奉亦无益。即天王自己，亦长日兢兢业业，惟恐或得罪于天主云。”

介绍忠王
和英王

秦某言次，又论及战争时与军民必分处之故，谓中国亘古以来，无论何代，依向来之习惯，凡遇战争时，人民必退处田野，军士则驻守城中，所谓攻城略地，能攻克一城则城外之地，可垂手得也。又言自苏至此，运河两旁荒凉之况，其故有三：一为张玉良军队退败时所焚烧，一为土匪所抢掠，一则太平军之自毁也。当忠王（即李秀成）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并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迨后忠王至无锡，曾有一该地长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警众。忠王与英王（即陈良玉）〔当作陈玉成〕之为人，皆极聪颖，不独擅于军旅之事，文学亦极优长云。

军事形势

秦某又言攻略各地之情形，及一八六〇年春间官军围攻金陵之失败。语次并出一函相示，函为徽州某主将所发，内云曾国藩已受大创，现方为太平军所困，四面受敌。据其函中所言，似曾国藩已战歿阵中矣。秦某复谓张玉良攻金陵败

退后，已受伤咯血，现在杭州养病，一时不能复出。运河一带，居扬子江之北者，皆入太平军掌握。而忠王、英王，则居上游，方谋取湖北。石达开经略四川云贵等省。镇江近方被围，更有西王率军驻扎于此，以指挥江南全境云云。当日太平军势力所及盖如此。

是日于秦处晚餐，入夜归宿舟中。明日复入城，谒刘主将，又不值。仅晤其中军某，因请其设法护送予等至南京。中军允诺，属以所乘舟可暂留丹阳，彼能善为守护，勿使有失。归途出此再乘之，固甚便也。翌晨(十六日)，予等遂徒步出丹阳。行十五英里，至一镇曰宝堰，其地去句容六英里。镇中觅宿颇不易，土人皆贫苦不支，对于外来之客，尤怀疑惧。费几许唇舌，仅于隘巷中得空屋，无几案床榻，以稻草席地而已。次晨，居停老妇以馐粥饷客，濒行酬以银一元。九钟，抵句容。城门尽闭，不得入。盖此时适有谣传，谓太平军败于镇江，将来此暂避，故句容戒严。予等闻此大失望，美教士至欲折回上海，余意必至南京，持论久之，乃复前进。幸离句容不远，觅得肩舆及骡，乃不复退缩。

旅途困难

十一月十八日抵南京。予先至，候于南门外，余人齐集，乃同行入城。城中劳白芝教士(Rev. Roberts)已遣仆数人，迎候于途，遂至劳君寓所。寓近干王洪仁(疑为洪仁玕之误)军署。劳白芝，美教士旧友也。既晤劳君后，彼等殷

南京城中
美国教士

勤话旧，予则先退至己卧室。长途仆仆，颇觉劳顿，因略盥洗，即休息。予晤劳君时，未发一语，亦未尝告以予之姓名。但前在古夫人小学肄业时，曾晤其人，故一见即能识之。渠此时所衣为黄缎官袍，足华式笨履，举步迟缓，益形龙钟。劳氏在南京果身居何职，予实未详。洪秀全之宗教顾问欤？抑太平天国之国务卿耶？

干王表示
热烈欢迎

翌日，予等谒干王。干王为洪秀全之侄。（按干王洪仁玕与洪仁达同辈，于洪秀全为兄弟行，此处云云，恐误。）一八五六年，予在香港曾识其人。当时彼方为伦敦传道会职员，任中国牧师，其主教为莱克博士（Dr. Legge）。莱克博士，即著名善译中国古文者。予曩在香港晤干王时，干语予，将来愿于金陵得再相见，今果然矣。干王本名洪仁，迨至金陵与其叔共事，晋爵至王位，乃曰干王，殆取干城之义欤？干王接见予等，极表欢迎，尤乐于见予。寒暄后，即询予对于太平军之观念若何？亦赞成此举而愿与之共事否？予告以此来初无成见，亦无意投身太平军中，妄思附骥，第来探视故人，以慰数年来晦明风雨之思耳。

对干王提
七条建议

干王复固问，余曰：“实无他目的，但得略悉金陵实在情形，一释传闻之疑，于愿已足。惟此次自苏至宁，途次颇有所感触，愿贡其千虑一得之愚。因言七事：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

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此其大略，至若何实行，自非立谈所能罄。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余之此言，盖度德量力，自谓能尽力于太平军者只此耳。

越二日，干王复邀予等为第二次谈判。既入见，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

又数日，干王忽遣使来，赠予一小包袱。拆而视之，则中裹一小印，长四英寸，宽一英寸，上镌予名。又有黄缎一幅，铃印十三。上书予官阶，曰“义”字。按太平军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予睹此大惑不解，干王以此授予，意果何居？其以是为干旌之逮欤？然未先期得予同意，不可谓招以其道。岂谓四等荣衔，遂足令人感激知己，抑亦隘矣。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乃商之同伴诸人，决计返璧。更亲至干王府，面谢其特别之知遇。且告之曰“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

不接受第
四等封爵

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无功之赏，则不敢受。君果不忘故人，愿乞一护照，俾予于太平军势力范围中，无论何时得自由来去，则受赐多矣。”干王知不可强，卒从予请，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护照，并为予等代备粮食舆马，送至丹阳。予等共乘原舟遄归，于翌年一月初旬安抵上海。途中追忆太平军起事情形，及彼中人物之举动，以为与中国极有关系，当于下章详之。

第十一章 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

与改朝换代有不同

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革，有特异之点。非谓彼果英雄豪杰，以含有宗教性质耳。其魄力至伟，能自僻远之广西，由西南蔓延东北，而达精华荟萃之金陵，历时至十五年之久，亦惟宗教之故。此十五年中，满洲政府几无日不处于飘摇风雨之中。然于历史上究有若何精神，则未易轻许也。

太平军之大战争，以宗教观念为原
质。此观念来自欧西，耶稣教徒实传播
之。其输此种子于中国之第一人，为英人

玛礼孙与
梁亚发

玛礼孙氏，盖伦敦传道会所派出者。其后十年，复有美教士劳氏继踵而起。二氏者，开浚洪秀全知识之功臣也。玛礼孙善著述，曾译耶教圣经为汉文，而译《康熙字典》为英文。虽其书未必当，而后之西人来中国传教者，咸借为津梁。玛氏所译圣经，旋经后人加以润色，汉英字典后亦经多人修正，如梅博士 (Dr. Medhurst)、文主教 (Bishop Boone)、雷博士 (Dr. Legge) 及勃礼区文 (Bridgeman)、威廉姆司 (Williams) 诸人。先后增订，经过多人之手，要不能不借玛氏所译者为蓝本也。玛礼孙于中国有一最著名之事业，曾于中国得第一耶教信徒，名梁亚发。其人能本耶教宗旨，著成传道书数种。洪秀全求道时，即以玛氏所译圣经，及梁氏所著书，诵习研究。第此等书中，微言奥义，非得人善为解释，殊难悟彻。时值美国米苏厘省教士劳白芝君在粤传道，洪秀全乃时至其处请业，二人遂为莫逆交。迨太平军起，洪既雄据金陵，劳氏亦居此处，大抵友而兼师者，故甚清贵。劳苦功高，固宜有此不次之赏。一八六四年，官军既克复金陵，劳氏遂不知所终。

洪秀全为耶稣教徒时，尚醉心科举之虚荣。曾应小试，不幸铩羽。乃专心传道，往来两粤，宣扬福音于客家 (Hakkas) 族中。所谓“客家”者，两广间一种客民，迁徙无常，故俗称为客家云。洪秀全一生之功业，此时传道，不

过为其宗教经验之起点。其后革命事业，乃其宗教经验之结果。

洪秀全利
用宗教

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神志昏聩中，自谓曾至天上，蒙天主授以极重要之职。命其毁灭世界上崇拜之偶像，指引迷途，晓谕世人，使人人咸知天主，信仰耶稣，俾耶稣得为世人赎罪。洪秀全既自以为在天主之前受此重任，故自命为天主之子，与耶稣平等，称耶稣为兄。盖昏聩中构成之幻想，乃自信为真。日至客家中，历叙其所遭如是。谓世人必须信仰一己，乃能获上帝之福佑。遂以崇拜上帝之事。蹈狐鸣篝火之嫌，每日瞻礼祈祷，高诵赞美之歌。广西四境人民闻之，乃大欣动。每日必有多人入教，号召即至。及后人数日增，声势日广。地方官吏对于此一般耶稣教徒，目为异端邪说，妖言惑人，然亦无如之何。

此种人所具耶教之知识，半为西来教士所传播，半为本地中国信徒所讲授。故无论如何，其宗教知识，皆甚浅陋而简单。顾虽浅陋简单，而宗教中真实之势力，则已甚大，足使一般无识愚民，皆成为草野英雄，人人能冒危险，视死如归。此种特性之潜蓄，于政府欲实行解散该教时，乃大发现。彼等揭竿而起，以抵抗官军之压迫。初无枪弹军火之利器，所持者耰锄棘矜耳。以此粗笨之农具，而能所向无敌，逐北追奔，如疾风之扫秋叶，皆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

虽然，太平军之起，固宗教上之逼迫使然。实则亦非真因，不过爆发之导火线耳。即使当时政府，无此等逼迫之举动，

革命的根
本原因

洪秀全及其属下诸人，亦未必能安居于中国内地，而专以传布宗教为事也。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设有人以耶稣教之关系及清政府之操切，为一八五〇年革命之原因，则其所见浅陋实甚。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愧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革命事业之开幕于中国，殆如埃及之石人，见者莫不惊奇。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如石人之有二

太平军的
两面性

面。凡崇拜天主，信仰救主圣灵，毁灭偶像庙宇，禁止鸦片，守安息日，饭前后战争时均祈祷，种种耶教中重大之要旨，太平天国无不毕具。遂使全世界耶教中人，咸逆料满洲政府必为推翻，洪秀全所称之太平天国行且建设成立。此天意或将使中国立一震古烁今之世业，而为全世界人所惊心动魄也。耶教中人此种幻想，亦未免感情用事，过于信任太平军矣。被曷不细为分析，一研究太平军之内容耶？

洪秀全之起兵广西也，马首东向，沿途收集流亡，声势甚壮。中途曾移师直指北京，至天津为官军所败，乃折回迳趋南

成份不纯
走向腐化

京。所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旌旗所至，无坚不摧。第自天津败北，兵力缩减。良由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而使其兵力转弱。盖此等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其所以受创于天津，亦此等人实尸其咎。锐气既挫，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

此次革命，虽经十五年剧烈之战争，乃不久而雾散烟消，于历史上曾未留一足为纪念之盛迹。后之读史至此者，亦不过以为一时狂热，徒令耶教中人为之失望，于宗教上毫无裨补。即如南京占据至十年之久，亦不见留有若何之耶教事迹。广西为其起事之地，亦复如是。至若于中国政

革命使人
民警醒

治上，则更绝无革新之影响。简而言之，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观于此后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九〇〇、一九〇一、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等年种种事实之发生，足以证予言之不谬矣。

第十二章 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

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

革命失望
转向商业

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然毕竟营何种商业，以为致富之资乎？

某日予方徜徉某茶肆，值素识之茶商某某亦在品茗，遂相与闲话。谈次及予前至两湖江西各省调查产茶事，已复及南京之行，议论纷歧，语乃愈引而愈远。已而众茶商言安徽太平县茶，或谓该处有绿茶百余万，已装箱准备出口，不幸尽落太平军之手。此时设有人能冒险向彼军取回者，巨富可立致。予闻言若有所触，心识之。众人旋散，予亦徐步归寓。且行且思，适闻茶商之言，宁非绝好时机乎。第处此乱离时势，前途之危险与困难，不问可知。又况盗贼横行，随在而是。稍有经验之商人，谁复肯以金钱冒奇险，图此毫无凭藉之事业耶。然予以为事有可图，不愿坐失时机。因商之予友曾苗（当即第八章所述之曾继甫）〔当作曾寄圃〕，即一年前介绍予往内地采茶者。其人商业经验

极富，交游亦多，且于我亦非泛泛。曾曰：“此事当深长思之，未敢贸然遽答。君苟能少待者，数日后当有以报命。”已而果然。曾谓：“予已与公司主人讨论至再。”予所提议之策，已决定实行矣。

再去太平
军区域

此事进行之初步，为余受公司委任赴太平调查，毕竟有无此项茶叶？设有此茶，以巨金向太平军中购出，有无危险？购得茶叶后，雇民船运出，更以汽船载之来申，其间有无困难？盖必如是先期筹备，然后亿则屡中也。自上海赴太平有二途：一由芜湖直达，一在芜湖上游百英里处有地曰大通。当时芜湖至太平县，在太平军势力范围中，大通则为官军所驻。由芜湖入内地，舟行二百五十英里。大通虽较近，然须陆行，殊不便，旅费亦巨。且经大通，沿途有重税，芜湖则否。权衡利害，遂决计取道芜湖。濒行邀四人为伴。此四人亦业茶，皆太平县人，故乡在劫火中已两年，因避乱来上海者。既首途，溯江上行。途中经大城三，尽为太平军所占据。居民甚少，田园荒芜，芦苇高且过人。多数市镇，亦寂无居人。惨淡情状，不堪属目。若在平时，此长途所经地方，至少当有五十万户。今则不知流离何所，存者才数十人耳。亦复形容枯槁，衣裳垢敝，憧憧往来，生气萧索，远望之几疑骷髅人行也。

大量绿茶
可供采购

舟行一星期，抵一镇曰山口。于此复遇茶商三人，亦四年前在上海相识者。此三茶商者，在漫天烽火中，可谓硕果仅存。

见予等至，如他乡遇旧，愉快之情，不可言喻。盖当此时此地而有余等，不啻空山中闻足音也。于是于焚毁未尽诸屋中，择一最完善者居之，作为办事地点，以从事调查，并邀所遇三茶商相助为理。渠乃示予某处某处，有存茶若干。并谓山口地方，至少必有绿茶五十万箱。合太平县全境计之，当不下百五十万箱，每箱装茶重可六十磅云。予居此一星期，遂返芜湖，函上海报告调查情形。略谓：“由太平县至芜湖，水程尚平安。以予意度之，当不至有生命财产之危险。予在太平县境内，曾亲见有无数之绿茶。但能携款至芜湖，并雇用数人护送以往，款至太平县，茶即不难运归。”函外并附茶样多种。已而上海复书来，谓茶种良佳，命予速往购办。谓能得几许者，尽量收购，不厌多也。

公司汇钱既至，予偕同伴诸人，运资赴山口，复由山口装茶返芜湖。仆仆道途，往返不知几次。犹忆某日伴予行者十二人，携带银洋
五万多元中有欧洲人六，亦素业茶者，有银八箱，共四万两。尔时市价，每银一两，约易墨银一元三角三分。故予所携者，殆合墨银五万三千元。予雇运茶之舟八，分所携银为二，择二大舟之最坚固者载之。同行之人，亦分为两组。每载银舟，以三西人三华人守之，并将手枪、腰刀及消防具，所以防意外者。吾侪并舟人计之，人数可四十余。然虽多，皆不习武事，设遇警实不足恃。可为缓急之助，惟此数西人耳。虽然，此辈大半皆冒险之徒，或为逃亡之水手，不过在上海受公司雇佣，遂来此为护送之人。究竟能否临难

不避，此时亦殊不可必。就中有一英人自言为兽医，身高六英尺，状貌雄伟，望之精神烨然。后乃知此人心志，亦不坚定，则知人之难也。

明火执仗
的数千人

予既部署粗定，遂解维趋芜湖。舟中诸人，咸鼓其冒险精神，有陈元龙气概。芜湖山口适中处，有城曰泾县，某日至此而泊。城中驻太平军，其主将曾验予在南京时所得之护照，并知予曾识彼中权要者。予舟泊于湖之小湾，小湾面积，适可容数舟。载银二大舟居中，余舟环之。入夜，以枪械分子众人，令皆实子弹。又另增佣金，每舟各派一人行夜。分布既毕，始各就寝。就中一年老之茶商及予，睡不成寐。余人因日间劳倦，头着枕，已鼾声动矣。予心既悬悬，不能安寝。卧观天际，见黑云片片，飞行甚速。一弯新月，时从云隙窥人。既而云益浓厚，月不可见，夜色乃益昏沉，黑暗中一无所睹。依枕无聊，长夜将半，耳际忽闻隐隐有呼啸声，由远渐近。乃大惊，披衣起，醒各舟人。此时声益近，听之历历可辨，似有数千人，同时呐喊。深夜静野中有此，益觉凄厉。数分钟后，已见对岸火光熊熊，有无数火捻，闪烁于昏黑可怖之世界中。幸此群匪与予舟，尚隔一河。又幸夜黑，予舟尚未为所见。

在危险中

予等咸知危险即在目前，向同伴商抵御之策，如临时会议然。咸谓众寡悬殊，果对垒者，当以一当千，竟无一人主战。彼为兽医之英人，创议尽献所有勿与抗，发言时已面无人

色，战慄不止，此公可谓虚有其表者。余人议论歧出，莫衷一是。予等诚不值为此区区四万两之银而牺牲生命。但此金系受他人委托，奈何不设法保护之。慷他人之慨，资寇盗之粮，人且鄙予等为无勇懦夫，谁复以一钱相托者。计必临难不苟，庶几扞心自安。乃谓众：“诸君且勿自扰，匪果来劫，予请挺身与其酋开谈判。君等第执枪械，守卫银箱。鄙意匪众苟知吾侪为何等人物，并示黄缎护照，明告若辈，脱果取吾金者，当诉之南京。必追还原物，不虞有丝毫损失。如此或竟幸免，亦未可知。”予发言毕，众人勇气得稍振，共坐船头，静待其来。默念数分钟后，不知当得若何结果。人人自危，咸注目对岸火光不少瞬。久之，呼啸声渐低，火捻渐分作无数小队。背予舟方向，徐徐引去。行时每一队皆小作停顿，乃复前行。如是者约历两小时。予莫解其意，或谓殆对岸备有船只，此群盗匪分队登舟也。时已向晓三钟，天忽雨，果见有无数盗舟纷纷驶去，有数舟且掠予舟旁而过。直至四钟，乃不复见盗舟踪迹。予等遇此奇险，竟安然无恙，可谓天幸。设非黑夜天雨，或舟不停泊于湾僻处，则不堪设想矣。迨五钟后，一切恐惧焦灼之念，尽归乌有，人人额手相庆，感谢上帝。

侥幸脱险

更二日，遂安抵山口。予于两星期内，得绿茶十六船，六西人监送至芜湖，更由芜湖易舟运上海，是为第一批。其第二批复十二船，予自护送之。时值盛夏，河水乃干浅。有数处舟不能行，必掘深河底，乃得通过。予命舟人挖泥，

舟人难之。予以身作则，躬自入水掘河，水及予腰。众乃不复观望，踊跃将事，河道遂通。

离开公司
自己营业

予从事贩茶之事，凡六阅月，前后共得绿茶六万五千箱，然尚不及太平县所有者十之一。乃予忽膺重疾，芜湖不得良医，则就医上海，缠绵病榻，历两月之久始愈。愈后自知体弱不胜劳剧，遂弃所业，不复为茶商。泾县夜中遇险事，过后思量，犹为心悸。当时予虽持镇静态度，然神经系已受非常震动。意此二月之病，未始不种因于此。吾人处世，以生命为基本。倘果为土匪所得，则一死真等于鸿毛。且余既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太平军当时因茶叶畅销，昂其价格。为此手续繁重之事，以博微利，即多金亦属奢愿难偿。静言思之，顿觉前此之非计。不如善自珍摄，留此有用之身。盖至此而余前此之金钱思想，为二竖子破坏无余矣。

予于太平县之役，虽无所获，然任难事而能坚忍，遇危险而能镇定，颇受中西商人疾风劲草之知。以故余因病辞职，病愈即为某公司聘予至九江，为茶叶经理人。虽非所愿，亦姑就之。半年后，辞职自营商业。计在九江三年，境况殊不恶。而余魂梦不忘之教育计划，亦于此时获一机会，有实行之希望焉。

第十三章 与曾文正之谈话

一八六三年，余营业于九江。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书于余者，署名张世贵〔编者按：似为张斯桂〕。张宁波人，余于一八五七年于上海识之，当时为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该舰属上海某会馆者，嗣升迁得入曾文正幕中。余得此书，意殊惊诧。盖此人于我初无若何交谊，仅人海中泛泛相值耳。地则劳燕，风则马牛，相隔数年，忽通尺素，而书中所言，尤属可疑。彼自言承总督之命，邀余至安庆一行，总督闻余名，亟思一见，故特作此书云。当时总督为曾公国藩，私念此大人物者，初无所需于予，急欲一见胡为？予前赴南京，识太平军中渠帅。后在太平县，向革军购茶，岂彼已有所闻欤？忆一年前湘乡驻徽州，为太平军所败，谣言总督已阵亡。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以法，故以甘言相诱耶？虽张君为人，或不至卖友，然何能无疑。踌躇再三，拟姑复一函，婉辞谢却。余意暂不应召，俟探悉文正意旨，再决从违。故余书中，但云辱荷总督宠召，无任荣幸，深谢总督礼贤下士之盛意；独惜此时新茶甫上市，各处订货者多，以商业关系，一时骤难舍去，方命罪甚，他日总当晋谒，云云。

曾国藩叫人写信来

两阅月后，张君之第二函至，嘱予速往，并附李君善

第二次又
写信来催

兰(即壬叔)一书。李君亦予在沪时所识者。此君为中国算学大家，曾助伦敦传道会中教士惠来(Rev. Wiley)翻译算学书甚夥。

中有微积学，即予前在耶路大学二年级时，所视为畏途，而每试不能及格者也。予于各科学中，惟算学始终为门外汉，此予所不必深讳者。李君不仅精算学，且深通天文，此时亦在曾文正幕府中，因极力揄扬予于文正，谓曾受美国教育，一八五七年赖予力捐得巨款赈饥。且谓其人抱负不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凡此云云，来书中皆详述之。书末谓总督方有一极重要事，欲委予专任，故劝驾速往。并谓某某二君，以研究机器学有素，今亦受总督之聘，居安庆云。

决定进
入政界

予得此书，疑团尽释，知前此之浅之乎测丈夫也。遂复书，谓更数月后，准来安庆。乃曾文正欲见予之心甚急，七月间予复得张君之第三函及李君之第二函。两函述文正之意，言之甚悉。谓总督欲予弃商业而入政界，居其属下任事。予初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若再因循不往，必致坐失事机。乃立复一书，谓感总督盛意，予已熟思至再，决计应召来安庆。惟经手未完事件，必须理楚。种种手续，当需一月之摒挡。最迟至八月间，必可首途矣。此书发后，张李二君遂不复来书相催。是为予预备入政界之第一步。

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

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练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以故文正得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佐曾之数湘人，后亦皆著名一时，尝组织一长江水师舰队，此舰队后于扬子江上，大著成效。当时太平军蔓延于扬子江两岸，据地极广。而能隔绝其声援，使之首尾不相顾者，则舰队之功为多也。不数年，失陷诸省，渐次克复。太平军势力渐衰，范围日缩，后乃仅余江苏之一省，继且仅余江苏一省中南京一城。迨一八六四年，南京亦卒为曾文正军队所克复。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鸿章)，不可同日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是即一八六三年秋间，予得良好机缘所欲往谒者也。

给曾国藩
极高评价

予既将九江商业结束后，遂乘民船于九月间抵安庆，迺赴文正大营，得晤故人张世贵〔张斯桂〕、李善兰、华若

到安庆

汀、徐雪村等(译音)。此数人皆予上海旧交相识，见予至，意良欣慰。谓总督自闻予历史后，此六阅月之内，殆无日不思见予一面。张、李二君之连发数函，亦即以此。今予既至，则彼等之劝驾已为有效，推轂之力，当不无微劳足录云。予问总督之急欲见予，岂因予以中国人而受外国教育，故以为罕异，抑别有故欤？彼等咸笑不言，第谓君晤总督一二次后，自能知之。予察其状，似彼等已知总督之意，特故靳不以告予。或者总督之意，即彼等所条陈，未可知也。

首次和曾
国藩谈话

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早起，予往谒总督曾公。刺入不及一分钟，阍者立即引予入见。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时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已而总督询予曰：“若居外国几何年矣？”予曰：“以求学故，居彼中八年。”总督复曰：“若意亦乐就军官之职否？”予答曰：“予志固甚愿为此，第未习军旅之事耳。”总督曰：“予观汝貌，决为良好将材。以汝目光威稜，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予曰：“总督奖誉逾恒，良用惭悚。予于从军之事，胆或有之，独惜无军事上之学识及经验，恐不能副总督之期许耳。”

文正问予志愿时，予意彼殆欲予在其麾下任一军官以御敌。后闻予友言，乃知实误会。总督言此，第欲探予性情近于军事方面否耳。及闻予言，已知予意别有所在，遂不复更言此事。后乃询予年事几何？曾否授室？以此数语，为第一次谈话之结束。计约历三十分钟。语毕，总督即举茶送客。予亦如礼还报，遂兴辞出。举茶送客，盖中国官场之一种礼节。凡言谈已尽，则举杯示意，俾来客得以兴辞也。予既出，归予室。关怀之旧友，咸来问讯，细询予见总督时作何状。予详告之，诸友意颇愉快。

问志愿

余见文正时为一八六三年，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英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稜，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鬃鬃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曾国藩的形象

文正将才，殆非由于天生，而为经验所养成者。其初不过翰林，由翰林而位至统帅，此其间盖不知经历几许阶级，乃克至此。文正初时所募之湘勇，皆未经训练之兵。而卒能以此湘军，克敌致果，不及十年而告成。当革军势力蔓延之时，实据有中国最富庶之三省。后为文正兵力所促，自一

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历十五年之夙患，一旦肃清，良非细故。溯自太平军起事以来，中国政府不特耗费无数金钱，且二千五百万人民之生命，亦皆牺牲于此政治祭台之上。自此乱完全肃清后，人民乃稍稍得喘息。中国之得享太平，与满政府之未被推翻，皆曾文正一人之力也。皇太后以曾文正功在国家，乃锡以爵位，为崇德报功之举。然曾文正之高深，实未可以名位虚荣量之。其所以成为大人物，乃在于道德过人，初不关其名位与勋业也。综公生平观之，后人溢以“文正”，可谓名副其实矣。

全国人才
汇集于此

今更回述予在安庆之事。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予来此约两星期，在大营中与旧友四人同居，长日晤谈，颇不寂寞。一日，予偶又询及总督招予入政界之意。诸友乃明白告予，谓彼等曾进言于总督，请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总督颇首肯，议已成熟，惟厂之性质若何，则尚未决定耳。某夕诸友邀予晚餐，食际即以此机器厂问题为谈论之资。在座诸君，各有所发表，既乃询予之意见。盖诸友逆知总督第二次接见予时，必且垂询及此，故欲先知予之定见若何也。

予乃告之曰：“予于此学素非擅长，所见亦无甚价值。第就予普通知识所及，并在美国时随时观察所得者言之，则谓中国

关于机器
厂的建议

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刨等物；由此车床、锥、刨，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既有多数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是即予个人之鄙见也。”诸友闻言，咸异常欣悦。谓愿予于总督询及此事时，亦能如是以答之。

数日后，总督果遣人召予。此次谈论中，总督询予曰：“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著手？”总

能造机器
的机器厂

督此问，范围至广，颇耐吾人寻味。设予非于数夕前与友谈论，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者，予此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而命之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且以予今日所处之地位，与总督初无旧交，不过承友人介绍而来；此与予个人营业时，情势略有不同，若

贸然提议予之教育计划，似嫌冒昧。况予对于予之朋友，尤当以恪守忠信为惟一之天职。予胸中既有成竹，故对于此重大问题，不至举止失措。以予先期预备答辞，能恰合总督之意见，欲实行时即可实行也。于是予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予对总督之言，与前夕对友所言者略同，大致谓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枪炮之各部，配合至为复杂；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较他物尤为重要，故于此三致意焉。总督闻言，谓予曰：“此事予不甚了了，徐、华二君研此有素，若其先与二君详细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

予辞出后，即往晤诸友。诸友亟欲知予此谈之结果，闻予所述情形，咸极满意。自此次讨论后，诸友乃以建立机器厂之事，完全托付于予，命予征求专门机器工程师之意见。二星期后，华君若汀告予，谓总督已传见彼等四人，决计畀予全权，先往外国探询专门机器工程师，调查何种机器于中国最为适用。将来此种机器应往何国采购，亦听予决定之。

江南制造局的诞生

建立机器厂之地点，旋决定为高昌庙。高昌庙在上海城之西北约四英里，厂地面积约数十亩。此机器厂，即今日所称“江南制造局”，其中各种紧要机器工程，无不全备者也。自予由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

万现金，专储此厂，鸠工制造，冀其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第十四章 购办机器

自予与曾督第二次晤谈，一星期而有委任状命予购办机器，另有一官札授予以五品军功。军功为虚衔，得戴蓝翎。盖国家用兵，以此赏从军有功之人，为文职所无。文职官赏戴花翎，必以上谕颁赐，大员不得随意赏其僚属。又有公文二通，命予持以领款。款银共六万八千两，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余筹备既毕，乃稟辞曾督，别诸友而首途。

接受委任

予此行抵上海，为一八六三年十月。其时适有一美国机械工程师名哈司金 (Haskins) 者，为上海某洋行运机器来华；事毕，方欲挈妻孥返美。而予不先不后，适于此时抵沪，得与其人相值，时机之巧，洵非意料所及者。予既识哈司金，遂以购机器事委其主任，与订立合同。二人皆取道香港，经苏彝士地峡以达伦敦，本可同行，惟哈司金偕其眷属乘法公司轮船，而予则乘英公司船。哈以行期已迫，匆匆别，期会于纽约。船既放洋，途中惟至星加坡略一停泊，遂过印度洋，由锡兰地方登陆，易舟更过孟加

由欧赴美

拉海湾，于埃及之开罗城登陆。尔时苏彝士河之工程，方开凿未竣，于是予乃由开罗乘火车，过苏彝士地峡，赴亚立山大城，复由亚立山大乘舟至法国之马塞。马塞为法国南方第一海口，哈司金已由此乘舟迳赴英国。予则于马塞上岸，乘火车赴巴黎，作十日游。巴黎之公园、教堂及各处繁盛之区，游览殆遍。此世界著名繁华都会，予得大扩眼界，略知其梗概焉。十日后，遂于法国加来司地方，乘舟过英吉利海峡至英国之多尔维，由多尔维改乘火车抵伦敦。是为予初次身履英伦之一日，借此良好机会，使予得睹世界第一大都会，于愿良足。予在伦敦，曾往惠特维尔司机器厂(Whitworth's Machine Shop)参观，无意中遇一十年前在中国所识之西友，其名曰克里司特(Christy)。予居伦敦一月，乃乘哥拿脱(Cunard)公司之汽船过大西洋，于一八六四年春初抵纽约。

订造机器

予毕业耶路大学，于今十年。予之同班诸学友，将于七月暑假时，开十周年纪念联合会。此时方在正二月间，离会期尚远。哈司金因须预备机器图样，订货条款及估价单等，故已偕眷先予至纽约。予以哈氏谙练可恃，遂以选择机器等事，畀以全权。当此一八六四年时，正南北美战争之末年，美国国内多数机器厂，皆承造国家急需之要件，工作忙迫异常，而以新英国省中为尤甚。以故外来购机器者，急切骤难成议。幸得哈司金素识各厂，乃克于马沙朱色得士省非

支波克(Fitchberg, Mass)城中，与朴得南公司(Putnane & Co.)订约，承造此项机器。然亦须半年后，方能造成运回中国云。

予乘此六阅月休息之暇，遂至纽海纹赴耶路大学，参与同班所开之十周年纪念联合会。旧雨重逢，一堂聚话，人人兴高采烈，欢乐异常。虽自毕业分袂后，十载于兹，而诸同学之感情，仍不减当年亲密。予乃有缘得躬与其盛，何幸如之。此会宗旨，既专以联络旧情，作赏心之乐事，故予于胸中所怀，只字不道。况此时南北美战争尚未结束，美人以国事方殷，亦无暇他顾。故于予此次来美所任之事，咸未注意，几无一知之者。第予自念今兹所任购办机器之事，殆为一种应经之阶级，或由此将引予日夕怀思之教育计划，以渐趋于实行之地也。高会既终，友朋星散，予亦兴尽而返。

抵非支波克后，对于南北美战争，忽有感触。因余曩曾入美籍，美国实余第二祖国也。因嘱哈司金暂居此，主持一切，告以将赴华盛顿投效美政府，尽六阅月之义务。设于此六月内发生意外事，致予一时不能遽归，则此机器装运回国之事，当若何处置，拟悉以奉托。哈氏忻然允予请，乃以种种应需之要件，如订货单、提华单、机器价值单，以及保险装运等费，一一交付哈氏。并告以若何手续，点交与曾督所派驻申之委员。筹备既毕，旋即束装就道。时有斯不林非尔地方之总兵名彭司(Brigadier-General Barnes)

准备参加
南北战争

者，方在华盛顿任将军之职，专司义勇队事务。总兵有子曰噉林(William)，为香港著名律师，曾与予同时肄业于耶路大学者也。一八六三年，彭总兵至纽海纹探视其子时，予于耶路大学图书馆中，与有一面之素。此时探得彭君之办公处，在噉拉旅馆(Willard Hotel)中，予乃迳往谒之，

对于第二
祖国之心

告以来意。因言：“虽他无所能，然若任予以军差之职，传递军书于华盛顿及最近之大营间，供六阅月之驰驱，至所幸愿。且此六月内，予当自备资斧，不敢耗美国国帑。”又言曩在耶路曾晤总兵，总兵亦尚能忆之，乃询予现任何事。予告以自耶路毕业后，向居中国。此来因奉曾大帅国藩之命，至美购办机器，以为中国建设机器厂之预备。刻已于非支波克城由朴得南公司订约承造，另有一美国机械工程师，监督其事。因此项机器制造，须六月后方能告竣，故予甚愿借此余暇，得略尽义务，以表予忠爱美国之诚也。彭总兵闻言甚悦，且极重视此事，乃谓予曰：“鄙人极感君之美意，但君现受中国国家重任，故鄙意君宜仍回非支波克，调度一切，以免贻误。此间传递军书，以及趋赴前敌，尚不乏健儿也。”予闻总兵言，知其意已决，遂亦不更置辞再以为请。予此意虽未获实行，而自问对于第二祖国之心，可以尽矣。

第十五章 第二次归国

予所购办之机器，直至一八六五年春间始成，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予则不复循来时旧路。盖予之愿望，此生至少环游地球一次。今既得有机会，大可借此游历，以扩眼界，以是决计由旧金山西行。此时太平洋铁路公司，筑路由芝加哥过鄂马哈以达旧金山，工程犹未完竣。故予此行，只能绕道，先乘一沿海轮船，由纽约以至巴拿马地峡，过地峡后，更换船沿墨西哥海岸，以达旧金山。

由旧金山
西行回国

抵旧金山后，迟二星期以待船。由此间赴上海，例横过太平洋。惟尔时驶往远东之邮船，尚未组成大公司，且须美国国家津贴，以故东行之船极少。予欲另览他舟不可得，不得已乃乘一南多克 (Nantucket) 之三桅船。船资由旧金山至横滨，每人须美金五百元。是行乘客并予凡六人，船名“亚衣得老及司” (Ida de Rogers)，年龄颇老大。船身长约一百五十英尺，舱中既未装货，亦无压重之石，所载惟一舱淡水耳。船上人役，为船主及船主夫人并一六龄之幼子，此外更有大副一人、水手三人、厨役及中国侍者各一人。此船即船主所自有。船主名诺登 (Norton)，为南多克人。南

六名乘客
同坐帆船

多克地方出产之航海家，目力甚近，所见不出五步。迨一及金钱，则眼光尤小，锱铢必较。又不独于金钱为然，凡与人交涉，无论事事物物，较及锱铢，利人之事，一毛不拔。船主诺登，足为此种人之代表。予于此行，本极乏味，乃有机会得以研究南多克种人之行为，不可谓非阅历也。

有金门口者，为旧金山出口必由之路。当未过金门时，予等每日之佳肴为咸鲭鱼，咸而腥，不堪下箸。而船主视

天天吃咸
而腥的鱼

为珍品，若毕生食之不厌者，遂无日不以是饷客。奈予等口之于味，偏不同嗜。而尤劣者为舟中庖人之烹调法，于是余等每饭如仰药矣。庖人为船主于旧金山临时雇来承乏者，其是否素操此业，实未可知。凡烹咸鲭鱼，未入镬时，法当先浸以水，令其味稍淡。今乃无需此繁重手续，而以速成为工。

又不独于鲭鱼为然，即所食玉粟粉制之饼，亦多不熟者，故予等每食不饱。而船主家庭之风趣，亦有令人见而作恶者。船主每发言，非最秽褻者不出诸口。船主夫人虽无之，而于其夫之褻辞秽语，亦处之泰然，有若司空见惯。其幼子年可六龄，箕裘克绍，且能跨灶，种种秽辞，习之极纯

船主和他
的小孩

熟，不顾而唾。其父母闻之则大慰，殆以为能亢宗；时而回顾乘客，冀邀旁观之称誉。乘客中有英人某，一日方口啣烟斗立于旁，闻是儿口出种种秽言，不能复耐，因顾船主夫妇曰：“此儿佳哉，口齿玲珑若百舌，微贤夫妇教育不及此。”船主闻言大乐，对客频颌其首，初不知客之嘲己也。其妻亦信

以为真，则左右顾盼，大有自矜之色。凡此怪状，无日不触于耳目，即欲逃避，亦苦无术。因舟小舱狭，甲板上竟无六尺余地，容人著足，惟餐室尚凉爽，为全舟最佳处，故予等长日居此中，以观可厌之丑剧，无可如何也。

行程未及半。泊于檀香山极北之小岛，以装淡水，并添备粮食。予等咸乘此机会纷纷登岸，至田野间散步，神气为之一舒。游行竟日，日暮乃返舟。忽见船主购有多数之火鸡及雏鸡，畜之前舱。予等见此，以为船主购此享客；是殆前此长食盐鯖鱼，船主或亦抱歉，故备此盖愆者，不觉食指之动。迨明日就食，餐桌之上，果有嫩鸡，深幸期望之不虚。乃异味之尝，只此一次，翌晨即复原状；火鸡之肉，则永不出现。怪之，私询厨役，始知此鸡船主之贩卖品，以备售之横滨云。船主之计划良得，但众鸡不惯风涛，于未抵横滨之前数日，无一存者，船主逐利之术犹未工也。长途困顿，度日如年。抵横滨后，亟换英公司汽船以赴上海。

予至上海后，始知一切机器，已于一月前运到，幸皆完全无损。计予离中国年余，大陆已一度沧桑，曾文正已与其弟国荃，克复南京，肃清太平军之大乱矣。时文正方驻徐州，调度诸军以平捻匪。徐州在运河上游，为江苏最北之地。捻匪乃当日安徽之一股土匪也。

余往徐州谒文正，同行者为华君若汀。舟自扬子江仙女庙地方入运河而抵扬州。弃舟陆行，乘骡车，经三日达徐州。曾督对

专折请奖
授五品官

于予之报告，极为嘉许。乃以予购办机器之事，专折请奖。中国官场之常例，专奏之效力极大。以予毫无官职之人，遂得特授五品实官，此亦特例。其奏章略言：

容某为留学西洋之中国学生，精通英文。此行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委托，庶几宏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拟请特授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以示优异，而励有功。

曾督幕府中办奏稿者，于予未离徐州前，即录此稿示予，以得曾督识拔为贺。故予于禀辞时，即面谢曾督之提携，谓愿将来有所成就，不敢以不舞鹤遗羊公差也。

予留徐三日，即来上海。十月间奉到曾督札文，谓保奏五品实官，已蒙核准。于是予以候补同知之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为译员，月薪二百五十金。若以官阶论，当日之四品衔候补道，无此厚俸也。

此时任上海道者为丁日昌，与予交颇投契。丁之居官，升迁甚速，由上海道而盐运司，而藩司，未几竟升为江苏巡抚。予亦借丁之力，旋得加衔而带花翎。当丁任盐运司时，予曾随至扬州。在扬州六个月，译哥尔顿所著之《地

从事翻译

文学》(“Colton's Geography”)一书。六月后仍回上海，就译员之旧职。公余多暇，复译派森著之《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予以为此书与中国甚有用也。此时予幸得一中国文士，助予译事。其人不独长于文墨，精于算学，且于中国政界事务亦甚谙练。彼旋劝予勿译此书，谓纵译毕，

亦恐销路不广。因在中国法庭中，因契约而兴诉讼者极少；即或有之，而违背契约之案件，亦自有中国法律可援，外国之法律，实不合于中国情势云。一八六七年，文正得李文忠襄助，平定捻匪，乃至南京就任两江总督。未抵任前，先于所辖境内巡行一周，以视察民情风俗。而尤注意者，则其亲创之江南制造局也。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

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计划

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
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
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

向政府提出条陈

者，遂跃跃欲试。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与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当丁升任江苏巡抚，予即谒之于

苏州公署，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请其代奏。文祥满人，时方入相，权力极伟也。予闻丁言，惊喜交集，初不意苏州之行，效力如是，于是亟亟返沪，邀前助予译书之老友（南京人），倩其捉刀，将予之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寄呈丁抚，由丁抚转寄北京。略谓：

组织中国
汽船公司

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其款可由上海镇江及其他各处运往北京之漕米项下，略抽拨数成充之。漕运旧例，皆运米而不解银，每年以平底船装运，由运河驶赴北京。故运河中专为运漕而设之船，不下数千艘。运河两岸之居民，大半皆借运漕为生。但因运法不善，遂致弊端百出。水程迢迢，舟行纡缓，沿途侵蚀，不知凡几。值天气炎热，且有生蛀之患。以故漕米抵京，不独量数不足，米亦朽败不可食。官厅旋亦知其弊，后乃有改用宁波船，由海运至天津，更由天津易平底船以运京。然宁波船之行驶亦甚缓，损失之数，与用平底船等。愚意若汽船公司成立，则平底船及宁波船皆可不用，将来漕米即迳以汽船装运。不独可免沿途之损失，即北方数百万人民仰漕米以为炊者，亦不至常食朽粮也。（此后招商局轮船，即师此法以运漕。）

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

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

派青少年
出洋留学

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

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

开矿产
修铁路

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按中国当时尚无良好矿师，足以自行开采。人民迷信风水之说，阻力多端。予之此策，第姑列之，使政府知中国实有无穷厚利，不须患贫。且以表示予之计划远大，冀政府能信任予言也。）

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苟留心一察天

限制教会
的权力

主教情形，即可知予言之非谬。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几有管辖全权。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讯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

是实不正当手段，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故政府当设法禁止。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予友谓予，官厅批答公事，例有准驳。吾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此条陈上后两阅月，丁抚自苏驰函告予，谓文相国丁内艰。盖中国礼制，凡现任职官，遭父母之丧，谓之“丁艰”。丁艰必退職，居丧三年，

机会不巧

不得与闻政事。予得此消息，心意都灰，盖至此而元龙湖海豪气全除矣。抑蹇运之来，天若不厌其酷者。得第二次恶耗。希望几绝。盖文祥居丧不三月，亦相继为古人矣。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怏怏哉。失望久之，烬余复热。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办事必俟机会，机会苟至，中流自在，否则枉费推移。余非不知此，然时机者，要亦人力所造也。

已而天津人民忽有仇教举动，惨杀多数法国男女僧侣，其结果使中国国家蒙极大之不幸。予乃因此不幸之结果，而引为实行教育计划之机会，洵匪夷所思。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是因仇教之恶果，而

转得维新之善因，在中国国家未始非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也。

天津仇教事。发生于一八七〇年春间。所以演成此惨剧者，则以北方人民，类皆强悍而无识，迷信而顽固，遂因误会以酿成极大之暴动。先是天津有恶俗，贫民无力养其子女者，恒弃之道旁，或沉溺河中。天主教僧侣，悯其无辜，乃专事收育此等弃儿，养之医院，授以教育，稍长则令其执役于教会之中。此实有益之慈善事业，顾蚩蚩者氓，误会其意，造为无稽之说，谓教会中人取此弃儿，藏之医院及教堂中，将其双目挖去，以配药剂，或则作为祭祀之供献品。此等荒唐可哂之谣言，恰合于天津愚民之心理，故一时谣传极广。因市虎之讹，竟激起人心之愤。久之又久，祸机乃不可遏，遂不恤孤注一掷，取快一朝，虽铸错而不悔也。计是役焚毁天主教医院及教堂各一所，杀毙教中法国男女僧侣无数。

天津教案

此暴动发生之际，崇厚适为直隶总督。此人前曾任俄国公使，今甫督直而即值此暴动，可谓大不幸。盖中国律例，凡地方有变故者，长官须负其责，故崇厚遂因此革职，发配边远地方充军。迨后中国政府，允以巨款赔偿被害人之家族，并建还所焚毁之医院、教堂，更以政府名义发正式公函，向法国道歉，事乃得寝。幸尔时普法战争未已，法政府在恐慌中，故未遑以全力对付中国。否则必且借题发挥，肆意

交涉结果

天津教案

诛求，以履其贪饕，交涉恐未易就范。但此次虽无难堪之要素，然后来中国属地安南东京之一片土，卒因是不我属矣。

中国政府当日曾派大臣四人调停，四人为曾文正、丁日昌、毛昶熙、其一人刘姓忘其名。是时捻匪渐平，尚未肃清。李文忠身在戎行，未与闻斯役。丁奉派后，电招予为译员。电至略晚，不及与同行，予乃兼程赴津。抵津后，尚得与闻末后数次之谈判。此交涉了结后，钦派之诸大臣，留天津未即散。而予乃乘此时会，十余年梦想所期者，得告成功焉。

第十七章 经理留学事务所 (派送第一批留学生)

曾等四人
联名入奏

钦派四大臣中，曾文正实为领袖。当诸人未散时，予乃乘机进言于丁抚，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并商诸其他二人。予知丁于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故曾当已略知此中梗概，丁又素表同情于予，得此二公力助，余二人当无不赞成矣。一夕，丁抚归甚晚，予已寝。丁就予室，呼予起，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将四人联衔入奏，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两日后，奏折拜发，文正领衔，余三人皆署名，由驿站加紧快骑，飞递入京，此

时曾督及余人皆尚在津沽也。丁抚旋荐陈兰彬于予，谓将来可副予为中国留学生监督。陈乃中国翰林，在刑部任主事垂二十年。丁抚之荐陈，盖有深意。尝谓余：“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予闻丁抚此议，极佩其思虑周密。丁抚旋发函召陈，数日后，津中有为曾、丁诸公祖饯者，予及陈兰彬均在座，丁抚遂为余等介绍。予之与陈，素未识面，今则将为共事之人矣。陈居刑部二十年，久屈于主事末秩，不得升迁，以故颇侘傺不自得，甚愿离去北京。居京除刑曹外，亦未任他事，故于世途之经验甚浅。其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所惜者胆怯而乏责任心耳。即一羽之轻，陈君视之，不啻泰山，不敢谓吾力足以举之。

一八七〇年冬，曾文正办天津教案事毕，回任两江。抵南京后，奉到前所上封奏硃批，着照所请。曾督即驰书召予，商此事之进行。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既抵南京，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有种种应办事宜，势不能无办事机关，于是乃有事务所之组织，酌设监督二人、汉文教习二人、翻译一人。监督即陈兰彬及予任之。二人之责任，亦复划清权限。陈君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

筹办出洋

文有无进步，予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至关于经费之出纳，则由予二人共主之。此外所聘汉文教员二人，一名叶绪东，一名容云甫(译音)，翻译则为曾兰生。此当日留学事务乃所组织情形也。

留学期限
为十五年

既稍有头绪，乃议派送之学额并招考章程。旋决定学生人数，照予前次所拟，暂定为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每批学生放洋时，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此规定学额及招考章程之大略也。

予与曾督筹议甚久。议定后乃返上海，为第一步之进行。先于上海设立一预备学校，此校至少须能容学生三十人；因必有此数，方能足第一批派送之定额也。时有久居曾督幕府之刘开成者，奉派为该校校长。刘在曾督幕府，专司奏稿，为曾督第一信任之人，故任以此职。予接见刘君，觉其人实予良好之臂助，即平常相处，亦可称为益友，对于予之教育计划，尤抱热心。后此四批学生，预备期满，

陆续派送，皆由刘君一手料量，始终其事焉。

当一八七一年之夏，予因所招学生未
满第一批定额，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
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

学生多广
东香山人

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职是故也。

一八七一年冬间，曾文正公薨于南京，
寿七十有一。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
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

曾之逝世

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Everest）高峰，独耸于喜马拉雅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深望继己之李文忠，有以竟其未竟之志云。

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荐举以自代之人，顾其性情品格，

李鴻章遠
不如曾

与文正迥不相侔。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其外貌似甚卤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设有燃犀史笔传之，则其一生行为，如探海灯烛物，秋毫无遁形矣。（铁樵谨按：文忠事迹俱在，功罪自有定评，不必因此数言，遂累盛德。昔眉山、伊川意见不合，遂以君子而互相水火。是容先生此语，亦未必便为失言。此书悉照原本意思，不敢稍有出入，致失真相，阅者鉴之。）

一八七二年夏季之末，第一批学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而赴美国。予先期行，抵美后，即乘火车过华盛顿而至纽约，再由纽约赴斯不林菲尔，将于此预先布置学生住宿诸事。盖予与彼等，约于此处期会也。当由纽约赴斯不林菲尔时，道经纽海纹，遇海德列先生(Prof James Hadley)。

第一批留
学生赴美

海闻予任此重职，复来美国，班荆道故，不胜欢欣。予告以一人先至之故，海君嘱予往谒康纳特克省之教育司，谓渠当能代予筹划。予如言谒教育司拿德鲁布(Northrop)君，告以来意，请其指示。拿谓当将学生分处于新英国省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但须相去不远，庶便于监视。俟将来学生程度已能入校直接听讲时，乃更为区处。予如其教，即至斯不林菲尔觅一适宜之所，以为办事处。盖斯不林菲尔地处新英国省中心点，居此易于分配学生，使各去予不远也。况予于

一八五四年所识之好友麦克林夫妇(Dr and Mrs. A. S. McClean)亦居此，公余之暇，得常与良友把晤，亦人生乐事。后因从教育司拿德鲁布及他友之言，乃迁居于哈特福德地方，其地即康纳特克之省城。此后二年，办事处皆在哈特福德之森孟纳街(Sumner Street)。予虽迁居哈特福德，顾未忽置斯不林非尔，仍以其处为分派学生之中心点。后之学生来美者，皆先至斯不林非尔，然后再分派各处，直至一八七五年乃已。

一八七四年，李文忠从留学生事务所之请，命予于哈特福德之克林街(Collins Street)监造一坚固壮丽之屋，以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永久办公之地。次年春正月，予即迁入此新居。有楼三层，极其宏敞，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居。屋中有一大课堂，专备教授汉文之用。此外则有餐室一、厨室一、及学生之卧室、浴室等。予之请于中国政府，出资造此坚固之屋以为办公地点，初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政府不易变计以取销此事，此则区区之过虑也。而詎知后来之事，乃有与予意背道而驰者。

在美建造
永久房舍

第十八章 秘鲁华工之调查

向华推销
美国大炮

一八七三年春，予以谋输入一种新式军械于中国，曾归国一行。此行程途迅速，不敢少延，盖此时予固有教育职务在身也。

予所谓新式军械，乃格特林(Gatling, 人名)新发明之物，为战争中利器，炮亦即名“格特林”。予甚愿中国有最新式之军械，犹望中国有新学问之人材也。故特至格特林公司，欲与商订合同，予愿为之经理，专销此种军械于中国。初时颇为困难，公司中因未识予之为人，故于予商业上之经验，未敢遽信。彼盖未知予于一八六〇及一八六一两年在太平县贩茶之事，固尝大著成效，冒众人所不敢冒之险者。后费种种手续，亲谒其总理格特林（即创此新炮之人），与之谈论此事，几于唇焦舌敝，始得总理之允诺，托予为中国之经理人，为之推广新炮销路。予既归国，抵天津甫一月，即致电该公司，订购格特林新炮五十尊，价约十万美金。公司初颇轻予，今初次即成此大宗交易，实彼等意料所不及。后复陆续订购不少，于是公司对于予所经理之事业，大为满意；而对予之态度，遂不复如前之落漠矣。

反对贩卖
华工出国

予在津经理军械贸易时，直督告予，谓有秘鲁专使来此，拟与中国订约，招募华工赴秘鲁。命予往谒专使，与之谈判此

事。予奉命往见，秘鲁专使颜色极和霁，历言华工在秘鲁营业若何发达，秘鲁政府若何优待，工资之厚为中国所绝无。故彼甚愿中政府速与秘鲁订约，鼓励多数华工赴秘鲁，俾此贫困之华人，咸得获此良好机会，以各谋其生活云云。此种币重言甘之辞，在他人闻之，鲜不堕其术中，顾予则非其人也。予于华工之事，所见已多，深知此中真相。因以质直之辞告之曰：“贩卖华工，在澳门为一极寻常之事，予已数见不鲜。此多数同胞之受人凌虐，予固常目击其惨状。当其被人拐诱，即被禁囚室中不令出。及运奴之船至，乃释出驱之登船。登船后即迫其签字，订作工之约，或赴古巴，或赴秘鲁。抵埠登岸后，列华工于市场，若货物之拍卖，出价高者得之。既被卖去，则当对其新主人，再签字另立一合同，订明作工年限。表面上虽曰订年限，实则此限乃永无满期。盖每届年限将满时，主人必强迫其重签新约，直欲令华工终身为其奴隶而后已。以故行时，每于中途演出可骇之惨剧。华工被诱后，既悟受人之愚，复受虐待之苦，不胜悲愤，辄于船至大洋四无涯际时，群起暴动以反抗。力即不足，宁全体投海以自尽。设或竟以人多而战胜，则尽杀贩猪仔之人及船主水手等，一一投尸海中以泄忿。纵船中无把舵之人，亦不复顾，听天由命，任其飘流。凡此可惊可怖之事，皆予所亲闻亲见者。予今明白告君，君幸毋希望予能助君订此野蛮之条约。不惟不能助君，且当力阻总督，劝其毋与秘鲁订约，而为此大背人道之贸易也。”

华工被卖
之惨状

秘鲁专使闻予言，大为失望，初时和颜悦色之假面具，猝然收去，代以满面怒容。即予亦自觉悻悻之色，不可遏止。盖述此惨无人理之往事，不期而发指也。因亦不顾秘使之喜怒若何，语毕，遽兴辞而出。予对秘使所言，在未曾目击者，或疑予言不无过甚。不知语语皆真确，无一字虚妄。当一八五五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又某次予在广州时，曾亲获贩猪仔之拐匪数人，送之官厅，拘禁狱中，罚其肩荷四十磅重大木枷两月，亦令其稍受苦楚也。予即报命直督，告以与秘使谈判之言。总督谓予曰：“汝此次返国大佳，否则予亦将电召汝归矣。今予即命汝至秘鲁一行，以调查彼中华工实在之情行。汝其速返哈特福德，部署一切，以备启行。”

去古巴
调查

予勉奉命返至哈特福德，陈兰彬亦适奉政府之电，派其赴古巴调查华工情形。此双方进行之举，盖亦出于李文忠之意。予乃先陈兰彬而启行。行时有二友为予伴，一为吐依曲尔牧师(Rev. Twitchell)，一为开洛克博士(Dr. Kellogg)，开君即予后日之妻兄。予至秘鲁，以迅速之手段，三阅月内即调查完竣，一切报告皆已造齐。返美时，陈兰彬犹未首途。直俟陈自古巴返，造齐报告后，予之报告书乃与之一并封寄李文忠，以文忠时方掌外交事务也。

予之报告书中，另附有二十四张摄影。凡华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借此摄影，一一呈现于世人之目中。予摄此影，皆于夜中秘密为之。除此身受其虐之数华工外，无一人知之者。此数名可怜之华工，亦由予密告以故，私约之来也。秘鲁华工之工场，直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摄影特其一斑耳。有此确凿证据，无论口若悬河，当亦无辩护之余地。

彼秘鲁所派之专使，欲与李文忠订约招募华工者，仍久滞天津，专俟予之调查报告到津，以决订约之成否。后有友人发函告予，述秘使在津之行为，谓彼初犹坚不承认予之报告，斥为空中楼阁，毫无事实可据。然予已预防其出此，故于报告中密请总督暂秘摄影之片，勿示秘使。俟彼理穷词遁，专以“无证据”为言时，然后再出此影以示之，使彼更无一辞之可措。总督果从予言，秘使出不意睹此真确可据之摄影，乃噤不能声，垂头丧气而去。自予报告秘鲁调查情形，政府遂以华工出洋著为禁令。“猪仔”之祸，乃不如前此甚矣。

导致政府
发布禁令

第十九章 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最后一批学生，于一八七五年秋间抵美。同时偕来者，

有新监督区岳良〔当为区谔良〕、新翻译邝其照，更有汉文教习二人，皆为李文忠所派者。兹数人予曩在中国亦皆识之，而于区、邝二君交尤熟。此次更动之原因，出于陈兰彬一人之意。陈以急欲请假回国，遂请政府另派新监督以代其职。又陈于古巴调查华工之役，深得汉文教习叶绪东之臂助；故此次归国，并欲携叶偕行。而旧日翻译曾兰生，亦以他故，政府命其交卸回国，予于数月前已知有此更动，不以为意也。

被任为驻
美副公使

自陈归北京三月，中政府忽派陈兰彬并予同为驻美公使，叶绪东亦得参赞。以常理论，是为迁擢，事属可喜，然予则不以为荣以为忧。予友皆贺予升迁，盖亦未就全局之关系一着想。若专就予一身言，以区区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全权公使，是政府以国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今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是恶可者？默揣再四，乃上书总督，略谓：“过蒙逾格擢升，铭感无既。第公使责任重大，自顾庸朽不堪负荷。拟乞转请政府收回成命，俾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俟将来留学诸生，学成种种专门学术，毕业归来，能为祖国尽力，予乃卸此仔肩。如是量而后入，予个人对于祖国，得略尽其天职。且此学生皆文正手植，譬之召伯甘

棠，尤愿自我灌溉之，俾得告无罪于文正。况政府既已派陈兰彬为公使，则外交事务以陈独当一面，必能胜任，固无需予之襄助也。”是书予倩容云甫属稿缮就，寄之中国。容云甫即偕第一批学生来美，与叶绪东同为汉文教习者也。书上后四月，总督有覆函来，不准不驳，亦允亦否。盖命予为副公使而兼监督之任，俾予于留学生方面，仍得有权调度一切也。

新监督区岳〔译〕良，大约即陈兰彬所举荐，此行与一妻二子俱来。区君较陈兰彬为年少，虽非翰林出身，固亦中国饱学之文士。其人沉默静穆，对于一切事物，皆持哲学观念，不为已甚。其于前人布置已定之局，绝不愿纷更破坏之。观其所言所行，胸中盖颇有见地。惜此君任事未久，于一八七六年即辞职归国。

一八七六年，陈兰彬以全权公使之资格，重履美土，一时携来僚属极多。中有一人曰吴子登，予约于二十年前曾在上海识之。其人亦为翰林，第不知何故从未指分各部授职，亦从未得政府之特别差委。闻其人好研究化学，顾所研究亦殊未见其进步。凡与吴交者，咸赠吴以性情怪僻四字之考语。当区岳良辞监督职时，陈兰彬乃荐此性情怪僻者以继任，李文忠亦竟贸然允陈之请，于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凡此

留学生
之大敌

行径，予初不之知，乃陈兰彬属下代理秘鲁公使某君告予者。然则陈兰彬之荐吴继区，可知陈亦极顽固之旧学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矣。陈之此举，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对党代表地位，揜拳擄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甚矣，知人之难也。

留学带来了新思想

陈既挟此成见，故当其任监督时，与予共事，时有齟齬。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间为调停人。但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则予每代学生略为辩护。以是陈疑予为偏袒学生，不无怏怏。虽未至形诸词色，而芥蒂之见，固所不免。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冶，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

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正当矣。

陈兰彬自赴华盛顿后，与哈特福德永远断绝关系。因有以上种种原因，故其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推彼意想，必以为其一己所受纯洁无瑕之中国教育，自经来美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其所污染。盖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虽然，陈之此种观念，亦未免自忘其本矣。独不思彼一生之发迹，固由于此素所厌弃之事业耶？设无此留学事务所，则彼亦安能以二十年刑部老主事，一旦而为留学生监督？更安得由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华盛顿公使？是则此留学事务所者，固大有造于陈兰彬，不啻为其升官发财之阶梯。陈苟能稍稍念木本水源，则不当登高而撤梯。乃不谓其尽忘前事，极力欲破坏予之教育计划，而特荐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吴之为陈傀儡，又恰合其身分。盖舍吴而外，固无人能受陈黑幕中之指挥也。吴既任监督，而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

反对者

一八七六年秋间，吴既任事，对于从前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顾有所不满意，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为种种谣言：谓予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

向北京的密告

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

吴子登日毁予于北京友人及李文忠前，予初毫无闻知。后文忠有书来，以吴报告之言转告，命予注意。予乃知吴媒孽予短，因亦作书报文忠。书中略谓：“凡此捕风捉影之谈，皆挟私恨者，欲造谣生事，以耸听闻。予固知造此言者，其人性情乖张，举止谬妄，往往好为损人不利己之事。似此荒谬之人，而任以重职，实属大误。今彼且极力思破坏从前曾文正所创之事业。夫文正之创此留学事务所，其意固将为国家谋极大幸福也。吴子登苟非丧心病狂，亦何

与陈、吴
不能共事

至欲破坏此有益于国之事？愚以为若吴子登其人者，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恶足以任留学生监督？且举荐吴者实为陈兰彬，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予之与陈共事，无论外交方面，教育方面，意见咸相左。予今试略举一事：一八七三年政府派

陈赴古巴调查华工情形，陈奉命不敢遽往，迟至三月后乃首途。且于未行之先，先遣他人为之试探。所遣者为叶绪东及一教员，并有美国律师及通译各一人。迨诸人调查既竣，事事完备，陈乃至古巴略一周旋，即返美呈报销差矣。凡冒炎暑任艰巨之事，皆叶绪东一人当之，陈兰彬特坐享其成耳。今则陈兰彬已升迁公使，而叶绪东乃仅得参赞。予之为此言，非有所私憾之陈兰彬而德叶绪东，第见政界中往往有此不平之事。无功受禄转来不虞之誉，劳苦功高反有求全之毁。总督明察，当知予之所言，非有所掩著。盖予固甚愿辞公使之职，仍退处于监督旧任，俾得专心于教育事业，冀将来收良好之效果。即如某日因事致书于美国国务院，予与陈兰彬意见不合，致有争论，尔时予曾语陈，谓无论副使公使若何尊荣，皆不在予心目中，予已预备随时辞职，以便足下独断独行。斯言也，亦足以表明予之心迹矣。”

予为此详细之报告以覆总督，欲其知予之历史及陈、吴二人之行为也。至于总督以何言告陈兰彬，则非予所得知矣。第

美国政府
歧视中国

此后公使馆及留学事务所两处，表面上似觉暂时平静，并无何等冲突。会有数学生程度已高，予意欲送其入陆海军学校肄业，乃致书美国国务院，求其允准。美国国务院复书，则以极轻藐之词，简单拒绝予请。其言曰：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也。嗟夫，中国之见轻于美人，其由来也渐矣。先是有美国工党首领某某二人，创议反对华工。太平

洋沿海一带人民咸受其煽惑，即美政府及行政各部亦在其催眠术中，而以美国国会为尤甚。当时有上议院议员名白伦(Blaine)者，最为兴高采烈，首先创议反对华人。推白伦之心理，亦非与华人有深仇夙恨，不过其时脑中有欲作总统之妄想，遂假此题目以博誉于工党，冀得太平洋沿海一带之选举票也。自有此议以来，美人种族之见日深，仇视华人之心亦日盛。不独此次予之请求为其直捷拒绝，即从前一八六八年中政府与美政府所订之勃林加姆(Burlingame)[即蒲安臣]条约亦无端遭其蹂躏，视如无物。此种完全违背公理之举动，实为外交界从来所未有。而美国国会中人，乃不惮蔑视条约，以为区别种族之预备。故后来禁止华工之议案一经提出，即由国会通过，立见实行。予此次请求之被拒，乃蔑视中国之小焉者耳。

予之所请既被拒绝，遂以此事函告总督。迨接读总督覆书，予即知留学事务所前途之无望矣。总督覆书，亦言美政府拒绝中国学生入陆海军学校，实违背一八六八年之条约，惟亦无如之何云。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八年，留学事务所已过之历史，予已略述如前状。而此致美政府请求学生入陆海军学校之一函，亦即为予任学生监督最后所办之公牒。一八七八年以后，则予身之职务，乃专在公使馆中矣。

留学生撤回中国

予向美政府请求之事未成，总督意似不悻。吴监督子登闻之，遂又乘风兴浪，思设法以破坏此留学事务所。顾吴一人之

力犹有未逮，因暗中与陈兰彬密商，设为种种伪言，以极细微之事，造成一绝大文章，寄之北京。适此时反对党中有一御史，因美国华工禁约之举，遂乘机上一封奏，请即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以报复美人之恶感。政府阅之，亦未敢贸然准其所奏，乃以此事质之总督李文忠、公使陈兰彬与监督吴子登三人，询其意见。李文忠此时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陈兰彬因曾任留学生监督，此中真象理应洞彻，故政府亦垂询及之。陈乃以极圆滑之词答政府，谓学生居美已久，在理亦当召回。其措词之妙，可谓至极。吴子登则更无犹豫之词，直捷痛快以告政府，谓此等学生当立即撤回，归国后并须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云。此三人各陈所见，初无一语询予。予于此事，已无发言之权。盖彼等咸疑予怀私见，即有所言，亦不足信也。留学事务所之运命，于是告终，更无术可以挽回矣。此百二十名之学生，遂皆于一八八一年凄然返国。

美国人中，理想高尚、热心教育、关怀于东西人种之进步者，正复不少。其对于中国解散留学事务所召回留学生之举动，未尝不竭尽全力以争之，爰即联名上书于总理衙门（即外务部）反对此事，惟措词极其和平，态度始终镇静耳。其中主张最力者，为予毕生之良友吐依曲尔君及蓝恩(Lane)君。赖彼二人提倡，联络多数之大教育家及大学校长，签名书中，思有以阻止中国为此退化之事。此书为耶路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手笔，虽后来未获

美国朋友
的信件

收效，顾其词严义正、磊落光明，诚不愧为文明人口吻。
爰录其文如下：

总理衙门（即外务部）鉴：

予等与贵国留美学生之关系，或师或友，或则为其保人。今闻其将被召回国，且闻贵国政府即欲解散留学事务所，予等咸规规自失，且为贵国忧之。今请以某等观察所及，及得之外界评论者，为贵衙门一陈之。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
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夫在学生方面，今日正为最关重要时

中国学生
品学兼优

期，曩之所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之精华矣。譬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之人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后日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

至某等授于贵国学生之学问，与授与敝国学生者不少异，绝无歧视之心。某等因身为师保，故常请贵国所派之监督或其代表来校参观，使恍然于某等教授中国学生之方法。惜贵国所派之监督轻视其事，每遇此种邀请，或不亲临，或竟无代表派来也。贵衙门须知此等学生，乃当日由贵政府请求美国国务卿，特别咨送至予等校中，欲其学习美国之语言、文字、学术、技艺，以及善良之礼俗，以冀将来有益于祖国。今学生于科学、文艺等，皆未受有完全教育，是所学未成。予等对于贵国之责任，犹未尽也。乃贵政府不加详细调查，亦无正式照会，遽由予等校中召之返国。此等举动，于贵国国体，无乃有亏乎？

某等对于贵国固深望其日跻富强。即美国国人平日待遇贵国学生，亦未尝失礼。贵政府乃出此种态度以为酬报，揆之情理，亦当有所不安。

至于他人之造谣诬蔑，谓中国学生在校中肄业，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等言，

对谣言进行驳斥

此则某等绝对不能承认。何也？苟所谓无益有损者，指其荒芜中学而言，则某等固不任咎。以某等对于此

事，从未负丝毫职务也。况贵政府当日派送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虽未告成，然已大有机会可竟全功。当此事业未竟、功过未定之日，乃预作种种谣言以为诬蔑，是亦某等所不乐闻也。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见其忽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不代为戚戚；且敝国无端蒙此教育不良之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缄默也。愿贵衙门三复此言，于未解散留学事务所之前，简派诚实可恃、声望素著之人，将此关于学生智育德育上诬蔑之言，更从实地调查，以期水落石出，则幸甚幸甚。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与悼亡

留美事业
枯株复生

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今日政府，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非计。此则余所用以自慰者。自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国学生陆续至美

留学者，已达数百人。是一八七〇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株复生也。

当诸学生撤回未久，予亦出使任满，去美返国。时陈兰彬已先予一年归。故事，凡外交官任满归国，必向政府报告一次，谓之销差。予亦循例入都，道出天津，谒直督李文忠。谈次及撤回留学生事，文忠忽转诘予曰：“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予闻言，莫知其命意所在，答曰：“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文忠曰：“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予曰：“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身居四万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当谨遵意旨，惜当日未奉此训示耳。”文忠怒形如色，忿然曰：“予已知此事之戎首为谁矣。”于时吴子登亦自京来津，约予往晤，以理不可却，访之。吴语予，渠在北京，京人士遇之极冷淡；此次谒李文忠，不知何故逢怒，命此后勿再来见，甚怪事也。予察吴状，似甚狼狈。此为予与彼末次晤谈。嗣后此人销声匿迹，不复相闻问矣。

李鴻章怒
斥吳子登

既抵京，循例谒政府中各重要人物，如恭亲王、庆亲王及六部尚书等，耗时几一月，乃得尽谒诸大老。北京地方辽阔，

北京的环境卫生差

各达官所居，相去穹远。往来伐步惟骡车，既重且笨。车中坐处，状类衣箱，其底即轮轴。轮与箱间无弹簧，故行时震动极烈，行亦甚缓。街衢复不平，车辙深至数寸。行路之难，可想而知。道中浊尘扑衣，秽气刺鼻，漫空涨天者，初非泥砂，乃骡马粪为车轮马蹄捣研而成细末，陈陈相因，变为黑色，似尘土也。飞入耳鼻毛孔中，一时不易擦净。行人皆戴眼纱，头及两手，亦有风帽手套等物，以为抵御。水含盐质，洗濯尤不易去秽。不图首善之区，而令人难堪如此。

予居京三月，颇欲设法禁止鸦片之输入，灭绝中国境内之莺粟。乃上条陈于政府，请其采择施行。旋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告予，谓目前殊乏办理此事之人材，故一时未能实行。于是予此计划，束之高阁者垂二十五年。直至近数年来，始见此问题于万国公会中提出讨论焉。

在美国的家庭生活

一八八二年，去京赴沪，居沪者四阅月。得吾妻自美来书，谓攫病甚剧，乃急归视。翌年春间抵美，则病者垂危，喉音尽失。予于途次，颇虑不及面。今犹未为失望，不得谓非上帝厚余。一月后，竟得转机。尤幸之幸者，予妻体素荏弱，又因予常漫游，虑或遇不测，恒抑抑不欢。余归国时，适有美教士某君告予妻曰：“容君此行，殊为冒险。恐中政府或以留学事务所事，置之于法。”女子善怀，闻此不殊青天之霹雳，所以病也。予之返中国，可一年有半。妇已积思成癯，令人增伉俪之好。一八八三年之夏，妇病良已，

至诺福克(Norfolk)避暑，归时渐复旧状。医谓宜迁地调养，庶不复病。因于冬间卜居于南部乔治亚省之亚特兰德(Atlanta, Ga.)又曾移居纽约省之亚特朗德(Adirondaks, N.Y.)。但此迁徙之调养，功效亦仅。居亚特朗德久之，一八八五年冬，复病胃，饮食锐减，复思迁居他处。予重违其意，乃徙于纽求才省之色末维尔(Summerville, N.J.)，不幸又感寒疾。居色末维尔约两月，仍返旧居。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予遂赋哀弦矣。于亚特朗德〔编者按：应为哈特福德Hartford〕西带山公塚(Cedar Hill Cemetery)间购地葬之。中年哀乐，人所难堪，吾则尤甚。今老矣，以吾妻留有二子，差幸鰥而非独。然对子思其母，辄复凄咽。吾二子皆能养志，品行亦佳，无忝耶教人格，此则余引以自慰者。

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指教育计划)。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两儿失母时，一才七龄，一才九龄。计嗣后十年，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予外姑开洛克夫人，助予理家政、抚幼子者凡二年。最难堪之际，赖能勉强支持焉。

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归国

一八九四年，中日因朝鲜问题，遽起衅端。予颇不直

中日战开
两条献策

日本，非以祖国之故有所偏袒，其实曲在彼也。日人亦非不自知，特欲借此兴戎，以显其海陆军能力耳。战事既开幕，予之爱国心油然而生，乃连发两书寄予友蔡锡勇君，蔡君前在公使馆为予之通译兼参赞者也。每书皆有条陈，规划战事，可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争，直至无穷期而力不竭。

第一策：劝中国速向英伦商借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国乃可乘此暇隙，急练新军，海陆并进，以敌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一面由中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时蔡为湖广总督张文襄（之洞）幕府，得书后以予策译为汉文，上之张督。此一八九四年冬间事也。

去伦敦活
动借款

予初不意张督竟赞成予之第一策，立电来美，派予速赴伦敦借款一千五百万元。此时驻伦敦之中国公使，为李文忠属下之人。彼已先知予来英伦所任之事，故予亦无需另备特别公文，有事即可迳往谒公使。予抵伦敦不及一月，筹商借款已就绪，惟担保品尚未指定。予乃托公使转电政府，请以关税为抵押。不意总税务司赫德及直督李文忠不允所请，以为日本此时方要求一极大赔款，此关税指为日本赔款之抵押品，尤且虞其不足云。实则此亦遁辞耳。盖李文忠素

与张文襄意见不合，战事起后张李二人尤时有争议。张对于李所提议之和约，极端反对；然李方得慈禧太后宠，内有大援，故竭力主张和议。赫德之依附中央政府，又为必然之趋势。于是张督拟借款一千五百万之议，乃置诸不闻不问之列，此大借款遂以无成。而予之为经手人者，乃处于进退维谷之地位。伦敦承商借款之银行团，几欲以此事控予于法庭也。

予以借款无成归纽约，乃电致张督，
请其指示此后进行方针。张覆电亦无他语，
但速予立归中国。予之去中国，十三年于
兹矣。当一八八三年归美时，自分此身与中国政府，已永远脱离关系。詎知事竟不然，至今日而犹有人欲招予归国也。但此次招予之人，乃与予素未谋面；其人之学问、品行、政见若何，予除一二得之传闻者外，实毫无所知，而彼转似能深知予者。盖张已上奏清廷，召予归国，奏中褒誉，至无以复加。余因思归中国一探真相，果有机会能容予再作一番事业与否？惟予前在中国时，本属于李文忠门下，今兹则将入文襄幕府，适处于与李反对地位矣。

应张之洞
邀请回国

未首途之前，予所不能不注意者，即
对于予之二子，必先为布置妥贴，使得受
良好教育。因托予妻兄开洛克博士（Dr.
Kellogg）为二子之保护人。长子覲彤，此时已入耶路大学雪费尔专门学院，年龄较长，力足自顾。幼子覲槐，尚在哈特福德中学（Hartford High School）预备。予深虑其

两个儿子

废学，乃商之予友吐依曲尔夫妇(Rev. and Mrs. Twitchell)，令覲槐寄宿其家。吐依曲尔故一国之善士，学行俱优。彼视余子犹子，而余子得亲炙其家庭教育，亦幸事也。屏当既竟，即航海归国。

一八九五年初夏抵上海，购中国官场礼服，耗费不资。时文襄已由湖广调署两江，故予迳至南京，往总督署谒之。忆予于一八六三年，第一次见曾文正于安庆，觉文正之为人，具有一种无形之磁力，能吸引吾人，使心悦诚服。今见张督，则殊无此种吸力。张之为人，目空一世，而又有慵惰不振之态。谈次，于一千五百万借款之决裂，偶一及之即轻轻略过，亦不告予政府不允之故。但予于此中真象，早已了然。盖张李既冰炭，而李在北京政府中之势力，远胜于张。故张所主张借款之策，政府竟不采纳。张自不乐自言其失败，故仅以官话了事。次乃及李文忠。张斥其为贪鄙庸懦之匹夫，谓李水陆两战皆大失败，坐是革职，几不能自保其首领。中国因李一人，乃受此最可耻辱之挫败，言次若有余恨者。旋询予中国新败，当用何策补救？予谓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

中国应实行新政策

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所谓新政策，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与之订立十年合同。十年后若有成效，则更继续聘请。惟所聘之顾问，必须有真确之经验，高深之学识，纯洁之品行而后可。既聘之后，其所陈之嘉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

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

以上所言，乃予对张督所发表之意见。顾张闻予言，始终未置可否，亦不发表其意见。默然静坐，有如已干之海绵，只能吸水入内而不复外吐也者。故此次之谈话，较前与曾文正之晤谈，乃大异其趣。曾文正之招予，将任予以何职，胸中已有成竹。其见予也，不过示予以进行之方针耳。张则对于中国全局，既无一定之宗旨，亦无方针之可言。而于予所献之计划，则又嫌其太新太激烈。不知予此次之回国，因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故所言如此。且舍此计划，实无救亡之良策，不能以激烈为予答也。张而果如曾文正之磊落光明，则一时纵不能实行予言，正不妨略以数语为鼓励，使予知其人具有举行新政之决心。予之计划，目前虽不能实施，而对于将来，尚有一线之希望也。乃张则不独无此言语，且无如是之思想。于是予与张之交际，以此处为起点，亦即以此处为终点。此后更无机会再见其人。张之电招予归国，仅于其未归武昌之前，派予一江南交涉委员差使，聊以敷衍予远来之意。迨后刘忠诚（坤一）实授两江总督抵任后，张仍回武昌原任，去时亦未招予同行。可知张之意见，与予不合，故不欲予之臂助。虽不明言，而其心已昭然若揭矣。在予方面，此次归国，既非谋升官发财而来，则亦何乐与之周旋，以仰其鼻息。予

张之洞不能采纳

居刘坤一属下，任交涉委员，亦不过三月之久，旋即自行辞职。在中国官场中，必谓予此举为不敬上官，予则不暇计及矣。此三月内，每月领薪百五十元，而无一事可为，不啻一挂名差使。此即予居张、刘两督属下之短期经验也。

张荫桓与
翁同龢

一八九六年，予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遂至上海。于时脱然无累，颇得自由。已而予又得一策，拟游说中央政府，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因欲为此条陈之预备，乃先将国家银行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并聘一中国文士，助予合译。而当时助予者有黄君开甲。黄曾出洋留学，曾为政府任为圣鲁易博览会之副监督者也。予之译事既毕，乃怀译本入京，并携一中国书记同行。至京，遇予之旧友张荫桓君。其人即于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在华盛顿任中国公使者。张因邀予寓其家，寄榻于此凡数月。此时张荫桓身兼二职，一为总理衙门（即外交部）大臣，一为户部（后改度支部）左侍郎。而户部尚书则为翁同龢，光绪帝之师傅也。张见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极为注意。将予译本详细参阅，加以评断。谓其中有若干条，不合于中国国情，难期实行，但择其最紧要而切实可行者，列入足矣。予如其教，斟酌损益后，乃上之户部尚书翁同龢。翁与张意见相同，亦甚以为然，遂以遍示部中同僚，征求意见。数星期后，部中重要之数大员，咸来予寓，对于予之条陈，赞赏不置，谓此事即当奏之清廷云。不数日，遂以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拟成奏折，

由张荫桓署名，翁同龢则从中赞助焉。

今试述予之计划：予以为欲立国家银行之基础，必由政府预筹一千万两之资本，以为开办费。中以二百万两购置各种机器，

国家银行的计划

以鼓铸银币、印刷国债券及一切钞票；以二百万两为购地建屋之用；所余六百万两存贮库中，以备购金、银、铜三者，将来铸成各种泉币，以流通全国。此一千万两，只足供国家银行第一年之开办费。将来中国商业发达，则国家银行亦当随商业发达之比例，而逐年增加其资本。此其大略也。

此事既有端绪，旋即着手进行，派委员，购地址。予则受户部之委任，将赴美国，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并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方法。户部奏折，亦邀清廷批准。部署粗定，乃忽横生枝节，有为张荫桓及发起诸人意料所不及者。先是有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编者按：即盛宣怀〕其人者，与翁同龢交颇深。此时忽由上海来电，嘱翁同龢暂缓此举，俟两星期彼抵京后，再为区处。翁得电，遂允其请，而垂成之局，

被盛宣怀贿赂破坏

乃从此破坏矣。盖□〔盛〕道台之名，中国无人不知其为巨富，家资累万，无论何种

大实业，□〔盛〕必染指。□〔盛〕虽身居上海，而北京为之耳目者极多，京中一举一动，无不知之。北京有势力之王公大臣，亦无不与结纳。即慈禧太后最宠幸之太监李莲英，□〔盛〕亦交结其人。以故□〔盛〕之势力，在政界中卓卓有

声。此次银行计划，遂亦为□〔盛〕之贿赂所破坏。有人谓□□□〔盛宣怀〕此次来京，犖金三十万两，贿买二三亲贵及政府中重大人物，以阻挠其事。于是筹备设立国家银行之一千万两现银，遂为□〔盛〕一人攫去，以营其私业云。

清朝政治
极端腐败

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自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之后，东方空气，乃略为之扫荡清洁。中国人对于国家腐败之情形，始稍稍有所觉悟也。

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既为□□□〔盛宣怀〕所破坏。乃另政方针，拟向政府请求一筑造铁路之特权。予心中所欲造之铁路，为由天津直达镇江。天津居北，镇江居南，在扬子江口，两地相距，以直线计，不过五百英里。若绕山东，过黄河，经安徽，以达湖南〔编者按：当作江南〕，则此路须延长至七百英里。予所规划之路线，则拟取其近者。惟德国政府抗议，不允有他线经过山东。谓山东造路之权，为德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云。此种理由，殊为奇特。任翻遍中国法律或国际法律，皆不能得其根据之所在。但彼时中国国势孱弱，不能提出此问题，以争回固有之主权。而外交部中，亦无人能引证条文，驳

斥德国要求之无理，深恐惹起国际交涉，
一惟外人之命是听。以故政府只许予造一
曲折之铁路，即上所云绕山东过黄河者。

铁路计划
又告失败

予以极力欲成此事，遂拟以此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乃政府又命予招中国资本，不许外人入股，且仅限于六月之期。六月之内，若不能招齐路股者，则将特许状取消。当彼时中国资本家，欲其出资任股以兴造铁路，殆难如登天。予既明知此事势有所不能，遂不得已，复将此铁路计划舍去。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

一年前予在北京时，常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当予筹划银行、铁路等策时，绝不意康、梁等亦正筹划维新事业也。康、梁等计划进行之极点，即为后来之戊戌政变。其详俟下章言之。

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变

一八九八年九月之政变，乃清史中一
极可纪念之事。因此事光绪帝几被废，所
有皇帝之权力，尽为慈禧太后所夺，而已

光绪是维
新的伟人

则几成一国事犯，慈禧直以奸细目之。溯光绪即位之初，年才五龄，虽名为继承大位，实则执舵者仍慈禧耳。直至光绪婚礼后，乃将朝政交还。顾光绪虽亲政，而慈禧如电

之眼光，仍无时不鉴临，以为监督。皇帝之一举一动，莫不特别留意。总之慈禧之对于光绪，始终不怀善念。盖慈禧当同治在位时（一八六四年）曾垂帘听政，故引起其好揽大权之野心。此念一起，不复能制。自是以后，遂无时不思窃取威权，绝不愿安居深宫，百不闻问也。光绪当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惟慈禧之眼光，则为嫉妒心所蔽，乃视光绪之举动，大不以为然。甚且目之为痴人或狂夫，谓宜幽之冷宫，加以严酷之约束。平心论之，光绪实非痴，尤非狂。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其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天之诞生光绪于中国，殆特命之为中国革新之先导，故其举措迥异常人，洵伟人也。

参加维新
逃出北京

中国政治上当存亡危急之秋，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侵入北京。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遂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

全世界人见此，莫不惊奇，以为得未曾有。予睹此状，乃决意留居北京，以观其究竟。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迨一八九八年秋，遂有政变之事。因此变局，光绪被废，多数维新党之领袖，皆被清廷捕杀。予以素表同情于维新党，寓所又有会议场之目，故亦犯隐匿党人之嫌，不得不迁徙以逃生。乃出北京，赴上海，托迹租界中。即在上海组织一会，名曰中国强学会，以讨论关

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予竟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一八九九年，有人劝予，谓上海租界亦非乐土，不如迁地为良。予乃再迁至香港，请英人保护。居香港者二年，后遂归美国。归时幼子觐槐正毕业于耶路大学，予适见其行毕业礼也。

一九〇一年春，予至台湾游历，谒见台湾总督儿玉子爵。子爵盖于日俄战争时，曾为大山大将之参谋长者也。予晤子爵时，因子爵不谙英语，而予又未习日文，乃倩舌人以翻译。子爵曰：“久仰大名，又数闻时人盛道君之事业，深以不得把晤为憾。今日识荆，异常欣幸。第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极恶之消息报君，滋抱歉也。”予闻而大异，急欲知彼所谓恶消息者，究为何事。子爵答曰：“中国闽浙总督方有公文来，嘱予留意，谓君设来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子爵言时，意颇镇定，无仓皇状，面且有笑容。此恶消息虽出予意料之外，然予初不以是之故惊惶失措，亦以从容镇定之态，答子爵曰：“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子爵闻言，庄重而对曰：“容先生幸毋以予为中国之警吏。君今请安居于此，慎无过虑。予决不能听君往中国就戮也。第尚有他事，欲求教于君，不识君肯指示否？”予询以何事，子爵即出一中国报纸，指示予曰：“此条陈果为何人所献者？”予见此亦不加思索，立应曰：“是予所为也。”且语且以右手拍胸，自示承认之坚。在

和台湾总督的谈话

旁诸人，睹予此状，咸极注意。并有日本军官数人在侧，颇为予言所动。予又续言曰：“报纸所载，尚略有错误。君若见允者，予请得为更正之。报纸所云之数目为八万万，予当日所提议则四万万也。（按四万万美金，约合墨银八万万元。报纸所载之数，或照墨银计算耳。）”子爵见予慷慨自承，且更正数目之误，转笑容可掬，异常愉快。盖子爵示予报中所载，乃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两年间，予所上于张之洞之条陈，请张转奏清廷者也。时在李文忠于对马岛签和约之前半年，予上此条陈，请政府将台湾全岛为抵押品，向欧洲与中国通商之国，借款四万万金元，以九十九年为期。用此借款，中国仍可招练海陆新军，以与日人继续争战。此议虽未实行，而一经报纸揭载，几于举国皆知，子爵亦不知于何处得此报纸。予甫至台湾，即遇此质问，亦可异也。予以有道德上威武不屈之气，故敢于子爵前直承不讳，并更正报纸之误点，更告之曰：“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于此之条陈于中政府，以与日本抵抗也。”

关于抵押
台湾问题

此次予与日本台湾总督之谈话，实为予一生最可纪念之事。予初闻子爵告予恶消息，以为此日本台湾总督者，必将予交付中政府；予之生命，且丧于其手。迨见其满面笑容，予已知此身所处之地位，安如泰山。于是胆乃益壮，即对日人而谈日本之事，亦毫无顾忌。以予之心地光明，胸无宿物，乃极荷子爵之激赏。子爵自谓不久将升迁归日，

欲邀予偕行，谓将介绍予以觐明治天皇，并结识彼国中重要人物。予此时适患气喘之疾甚剧，不宜于旅行，因掬诚谢之。谓得此宠招，深为荣幸，惜病躯不堪旅行之苦，致力与愿违，辜负盛意也。言毕，遂兴辞而出。出时子爵复告予曰：“君之身命，今甚危险。惟若居台湾，在予治权之下，予必极力保护，当派护兵为君防卫，不致有意外之变云。”明日果有护兵四人来，夜间在予寓之四围巡逻。日间逢予外出，无论何时，此四护兵必随行。二居予前，二居予后，加意防护。予居台湾数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迨后予自台湾首途赴香港，乃亲往子爵处，面谢其隆情焉。

[附一]《西学东渐记》译文正误表

按本书译文简洁流畅，不背原意。译者之一恽铁樵在本书第十七章第六段末有一按语，自述翻译的态度说：“此书悉照原本意思，不敢稍有出入，致失真相。”这一自白，大致可以承认并未言过其实。虽然，由于时代的关系，译者翻译此书也不免受了风靡当时的严、林译文的影响，于意义虽不背原文，在词句间则时有增删。同时，也还有少数翻译错误的地方。

下面的表并未涉及译文较原本有所增删之处，而只就其翻译错误的地方加以指出，为读者之一助。（所以叫做正误表，不叫校勘记。）表中标明为“误”的一栏系原译文字，标明为“正”的一栏则是原文的正确含义。

页次	误	正
4	……海雷派克司，即一八六四年主张第二次之鸦片战争者，因其于此事著异常劳绩，故英皇锡以勋爵云。	……海雷派克司，实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发动者，因其于此事卓著劳绩，遂于一八六四年得授勋爵云。

页次	误	正
4	随老农后，芸草阡陌间。	于获者之后而拾其落穗。
6	旋复得名誉博士学位	旋复得神学博士学位
7	第一部之华英字典	第一部之英华字典
14	其人足为新英国省清教徒之模范（按新英国省为美国东部之数省，纽约州亦在其内）。	其人足为旧日新英格兰诸州清教徒之模范（按新英格兰为美国东部六州之总称，纽约州不在其内）。
21	……白洛及，乃教拉丁文者。	……白洛及，乃教希腊文者。
26	计自解缆后约行两星期，始至马加撒海峡。	过马加撒海峡，计须抢风行驶约两星期之久。

页次	误	正
10	……推广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	……予所主要关心者，惟推广交游耳。
50	太平军中人物若何……此余所亟欲知也。	太平军之性质若何……此余所亟欲知也。
52	丹阳居民，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	丹阳居民，似已恢复信心，田地亦似均已耕耘。
53	其言曰：“……耶稣教分为二派，一曰旧派，一曰新派，太平军则弃新派而从旧派。……”	乃背颂对上帝之赞美诗，继曰：义军有赞美诗二，一旧而一新，彼等已弃其新者而取其旧者。……
57	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以圣经为课程之一。

页次	误	正
57	<p>干王……赠予一小包袱……中裹一小印……上镌予名，又有黄缎一幅，钤印十三，上书予官阶，曰“义”字。按太平军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p>	<p>干王……赠予一小包袱……中裹一小印……上镌予名，而冠以“义”之头衔。“义”者，以王为一等爵，则“义”为四等耳。又有黄缎一幅，上书此衔，而钤以干王之印记。</p>
80	<p>喊林，为香港著名律师</p>	<p>喊林，为旧金山著名律师</p>
83	<p>泊于檀香山极北之小岛</p>	<p>登陆于夏威夷群岛中极北之一岛</p>
85	<p>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p>	<p>丁为一具有进步倾向之人，且勇于实行一切改革之措施。</p>
91	<p>丁抚旋荐陈兰彬于予，谓将来可副余为中国留学生监督。</p>	<p>……决定由丁抚举荐陈兰彬与予共同负责留学事务。</p>

页次	误	正
101	<p>对于一切事物， 皆持哲学观念，不为 已甚。</p>	<p>对于一切事物， 皆具颇为明智之见 解。</p>
113	<p>一八八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予遂赋哀 弦矣。于亚特朗德西 带山公冢间购地葬 之。</p>	<p>余妻终以肾炎， 于一八八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谢世。余乃于 西带山公墓觅地为家 茔而葬之。</p>

(杨 坚)

[附二]今昔译名对照

A		H	
埃浮立司脱高峰	(珠穆朗玛峰)	海湾水溜	(湾流)
		亨角	(合恩角)
B		K	
勃林加姆	(蒲安臣)		
波司顿	(波士顿)	康纳肯克	(康涅狄格)
D		L	
多尔维	(多佛)	南多克	(楠塔基特)
E		M	
鄂马哈	(奥马哈)	马加撒海峡	(望加锡海峡)
F		马沙朱色得士省	(马萨诸塞州)
		马塞	(马赛)
费拉特尔费亚(费城、费拉德尔菲亚)		米苏厘	(密苏里)
非支波克	(菲奇伯克)		

	N		圣希利那岛	(圣赫勒纳岛)
			斯丕林费尔	(斯普林菲尔德)
纽海汶		(纽黑文)	新英国省	(新英格兰)
纽求才省		(新泽西州)		
				X
	Q		希拉	(希腊)
乔治亚省		(佐治亚州)		
				Y
	S		耶路大学	(耶鲁大学)
色末维尔		(萨默维尔)	亚特兰德	(亚特兰大)